

武俠小說
說之七
俠士魂
小樓署眉



俠士魂目錄

特載一

蔡元培先生論舍己爲羣

陸殿揚先生羣育

特載二

愛國新烈士小傳

(一) 郭烈士欽光事略

(二) 周烈士瑞琦事略

(三) 徐烈士瑞琦事略

(四) 劉烈士景福事略

(五) 孫李吳三烈士事略

特載三

愛國新英雄小傳

(一) 鄭毓秀女士

(二) 金亞梅女士之歷史

(三) 愛國新烈士之素訓

特載四

盧煒昌先生潭腿實驗談

鐵棋子

李摩天

羅萬有

周昌強

吳懷義

劍吾

王犀

記印度大詩人太阿兒

華蕙娘

高顯忠

魏七

漁舟女俠

病骸

病骸

王無爲

病骸

王無爲

王無爲

王無爲

瘦鵑

蟄叟

企青

區區

於仲良

女愛國家

劍亞生

胡生

憶恨

白額虎

仲琴

書某冶工事

我香山人

記女子敢死隊

逸虎

葉五

譙國子

歐戰中之無耳將軍

逸虎

節婦報仇

天悲

記歐戰中二學生

牖啓

明金正希先生軼事

天白

志成

朱鵲魂

八先生

朱甦

戴英志

李宗俊

朱坤寶

朱甦

樵俠

姚竹天

張生

憶恨

盜女

泗水閣主人

記兀者王允文

無爲

韓鳳山

曾琦

義士傳

無爲

何生

樂鈞

黑虎

無爲

鐵杖生

海虞瘦竹

李紅玉

無爲

古寺老僧

無埃

碧霞

無爲

黃善初

城基

奇女

無爲

華盛頓歐文兒時之軼事

關名

弱女復仇記

隨緣

夏鐵丁

某少女

韋碧霞

笋女

俠賊

姚玉虎

女俠

陸蘭清

紅媽

波蘭社會黨記

俠盜

屠阿葆

劍士報恩記

義僕

白勝魁

佚名

佚名

李宗俊

襟亞

無埃

志恩

李劍亞

若鵬

蘭臺散人

唐九芬

孟僕

余希澄

夢甦

天悲

畬園

濮狄生復仇記

歌十八

髯丈夫傳

一箭秋

白飛鼠

管豹

蕭泰郎

義嫗

鐵髯

一陣風

孫節婦

一飯之恩

劫灰鴛影

記捕蛇者二則

某軍撫

南冠

醉紅

扶聲

鏡雲

聲豪

王無爲

鐵牛

懷白

芝軒

澹齋

鳳郎

烟橋

吳增鼎

半帆

東海

俠士魂目錄

記周玉

徐寶山軼事

鄱陽盜

勞玉如

詩時

嘯虎

鄭良臣

阿鵬

特載一

凡一國之民。必有其特性。而後可以對外。如英人富自治性。美人富尚公性。斯巴特之民尚武。日本之民尚忠。胥足爲歷史上之談資。吾國之民。向以勤儉號於世界。然此爲個人私德。無裨於國。積弱所由來也。不意此次青島問題起。國民本其愛國熱誠。抵制日貨。全國一致。當其要求懲辦國賊。士罷學。商罷市。工罷作。舉國不謀而合。能使奸人胆裂。列強驚服。則我國人之合羣性。大可用也。使由是以往。羣策羣力。共謀國是。生則俱生。死則俱死。則吾國人之合羣性。雖與德國克虜伯砲比其烈。亦無愧色。誰謂吾國人無特性者。編者深望吾國人保持此特性而勿失。故以蔡陸二君羣育之言載於編首。讀者諒焉。

蔡元培先生論舍己爲羣

積人而成羣。羣者所以謀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羣有危險。非羣中之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保羣。而羣將亡。則不得已而有舍己爲羣之義務焉。

舍己爲羣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羣中。羣亡則己亦隨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羣。羣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卽羣不亡而已。先不免於亡。亦較之羣亡俱亡者爲勝。此有己之見存者也。一曰。立於羣之地位。以觀羣中之一人。其價值必小於衆人所合之羣。犧牲其一而可以濟衆。何憚而不爲。一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衆人。此無己之見存者也。見不同而舍己爲羣之決心則一。請以事實證之。

一曰從軍。戰爭罪惡也。然或受野蠻人之攻擊。而爲防禦之戰。則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攻於德。比人奮勇而禦敵。雖死無悔。誰曰不宜。

二曰革命。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隸於惡政府。則雖生猶死。故不憚流血而爲之。例如法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中國數年來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運動。而被拘被殺者若干人。臨陣奮鬥而死傷者若干人。是皆基於舍己爲羣者也。

三曰暗殺。暗殺者。革命之簡單手段也。殲魁而釋從。懲一以儆百。而流血不過五步。古者如荆軻之刺秦王。近者如蘇斐亞之殺俄帝。尼科拉司第二。皆其例也。

四曰爲真理犧牲。真理者。和平之發見品也。然或爲教會君黨若貴族之所忌。則非有舍己爲羣之精神。不敢公言之。例如蘇革拉底。創新哲學。下獄而被醜。哥白尼爲新天文說。見讎於教皇。巴枯寧道無政府主義。而被囚。被逐是也。

其他如試演飛機。探險南北極之類。於今日亦爲敢死之事業。雖或由好奇競勝者之所爲。而亦有起於利羣之動機者。得附例之。

陸殿揚先生羣育

近世教育宗旨。除德智體三育外。尤有羣育焉。但今我國教育家不甚注意羣育。並恐有不甚明了羣育之意義者。茲詳釋之。

(一)何謂羣育。人爲合羣動物。(Social Animal)不能一日離羣獨活。衣食住三者。非獨力所能供給。固不僅交際娛樂已也。輒近分工之制愈細。有賴於合羣互助之處愈多。羣策羣力。則成功愈偉。羣育者。卽訓練人類如何生活於羣衆之中。而保持其地位。如何利用羣衆之力。以趨於正規而達於善果。

(二)羣育與德育之區別。驟視之。羣育似爲德育之一部。不必另立。其實不然。道德之說。往往限於一身。而不及社會人羣。故德育與羣育爲相對的。而非相合的。譬如此次學生之五四運動。聚衆毆人。幾至於死。妨礙秩序。擾亂治安。於德育上不可謂非有欠缺也。其後學罷課。商罷市。工罷業。結隊游行。激刺人心。於德育上亦不可謂非有遺憾也。故舊學者每視爲不合。斥爲囂張。不知此卽羣育之表現。國賊之罷免。巴黎專使之拒簽和約。卽羣衆之力所致。將來有裨於國民全體者甚鉅。反之。余有友數人。不苟言笑。恂恂儒者。每離羣索居。以爲無求於人。人亦不可干己。在舊道德中。不可謂非完人。然其生也。無防於社會。則與羣育之旨不合。德育僅及修身。爲對己之責任。羣育更求利羣。爲對人之責任。我國之人。往往不顧公衆道德。公益之舉。鄙不肯爲。甚有故意破壞之者。此卽由於缺乏羣育之觀念。

(三)羣育之真理。西諺曰。聯合卽勢力。(Union is strength.)所謂衆擎易舉是也。個人勇往之精神。不屈之毅力。固足重。然羣衆聯合之力更足多也。美國獨立。以十三州抗英。兵力不充。糧芻不給。數瀕於危。然卒成巴黎之約。離英獨立。固由於華盛頓輩之力戰。法國之援助。要亦由於殖民同心一德所致。法之革命。其主旨有三。曰自由平等博愛。此卽所以發揮羣育之義。此次大戰後。威爾遜總統發起國際聯盟。原意聯合世界各國。以正義

人道爲宗旨。以公正和平爲方法。以免將來戰禍。其當初理想。亦與羣育之旨脗合。約翰杜威博士之言曰。「平民教育。尤當注重羣衆生活。當此開通之世。交通便捷。一隅發生之事。即可影響他處。如奧太子被弑於塞人。而全世界牽入戰爭旋渦。瘟疫之傳布亦然。故我人生存。決不能屏絕社會而獨善其身。」誠哉是言。卽以衛生而論。亦非社會羣衆合力經營不爲功。如自己家屋之內。整理潔淨。而街衢污穢。鄰居不潔。則疾病毒菌。不可得而絕也。中國舊諺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最背羣育之旨。必須剷除盡淨也。

(四)羣育之要素。羣育絕對非結黨營私之謂。蓋羣育者。謀他人之利以爲己利。而值黨者。各謀其私利者也。惟各謀其私。故同利則合。利害衝突則分。此種結合。有害於人羣。故君子羣而不黨。羣育既須因利人而利己。則其要素有二。

(甲)互助。君不見蹴足球者乎。十一人爲一組。與敵對戰。其勝負之分。決非因一二人之矯悍強捷所致。必也十人如一人。互相聯絡。互相扶助。進退一致。球雖輾轉往來。不脫己組之人。人人出力。而人人不貪功。如是勝可操券。否則欲以一人之力。往來衝突。多見其不自量力。鮮有不敗者也。此種互助之精神。不僅於遊戲爲然。治事最要。一機關之組織。倘能如人身之構造。手之使臂。運用自然。則事半功倍。收效自宏。推諉依賴。不得謂之互助。卽解衣推食。亦不得謂之互助。互助者。必人治其事。各出其力。有不能者使之能。有無事者使有事。至若代人工作。(如學校試驗代同學作文章解算題等)濟人錢物。(如施捨乞丐等)不特不能收互助之益。反足養成惰性。使人墮落。此種互助之精神。最要施之於學校。使青年學子咸知(一)人羣所需之事。

物。決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功。設貪功急進，必致愆事。(一)量力以治事。不希微倖，卽所以助人。(二)破壞之舉，不特己力用於消耗之地，他人之力，亦因之有損。

(乙)犧牲。羣育第二要素，卽須犧牲自己以助公衆，公衆之利益，往往與己身目前或暫時之私利相衝突。然試思己身卽羣衆之一，衆羣之利，亦卽己身之利，則助公衆者，正所以助己身。設人人祇顧自己之便利，則紛亂立見矣。此肯犧牲自己之精神，卽羣黨之大利。推而廣之，可永泯爭端，使社會國家世界蒙其福。昔美國十三州勝英之後，戰事既闌，國基未奠，內部爭端以起，幾使流血所換得之自由付之流水。幸於一七八七年，斐拉台而非亞訂聯邦憲法，各州犧牲私利，捐棄偏見，尊重中央政府之權力，此幼稚之共和國家，遂日見鞏固。而後世美人克享自由和平之幸福，設是時十三州而渙散者，則美人將永淪爲英屬，而世界不復有所謂合衆國矣。是故犧牲自己者，卽爲自己謀最大幸福也。今我國南北之不能卽和，卽以雙方當局無此犧牲之決心，而羣衆受其害者，何可勝言。(揚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是卽不肯犧牲也。此頗足以代表我國近時一輩人之思想行爲，是故我國學校中訓練青年，今當於犧牲一端，特別注意，使曉然於人羣之組合，端賴個人犧牲之精神，犧牲愈多，結合愈堅。

我國自革命以還，政界之傾軋紛爭，愈趨愈劇，南與北爭，黨與黨爭，一黨之中，復派別林立，分愈細而爭彌甚，馴至人各一心，互相破壞，此種惡現象，影響於教育者甚大。學校學生，社會人民，所見所聞，皆此黨派之紛爭，目染耳濡，有不同化模仿者乎？是誠人羣之大患，故羣育於我國今日，尤爲切要，是以不嫌辭費而詳言之，誠能獎勵

互助之美德。則嫉妬之心不生。提倡犧牲之精神。則紛爭之念可除。嫉妒紛爭。人羣之蠱賊也。去此二者。則無破壞而祇有建設。我國庶有豸乎。國家民族既蒙其利。則我在羣中有不食其賜者乎。

特載二

愛國新烈士小傳

郭欽光君事略

郭君欽光。字步程。廣東文昌人。少嶷崎。沉默寡言語。年十二。畢業於羅峯高等小學。旋負笈游穗。肄業初級師範。苦志力學。砥節礪行。所爲文。峭拔奇宕。與人抵掌談國事。輒奮臂欲裂。晞噓終日。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日本挾其兵力。以二十一條件臨我。舉國憤悵。奔走駭汗。而袁氏謀自帝方急。務以壓力窒吾民。是時督粵某公。秉承袁意。集會結社。都列禁令。而君遽以學界名義。與同志開國恥會於東園。登壇演說。至於嘔血。壇下軍警森樹。皆露白刃。疾目君。君屹然不爲動。持說愈昂。然僉壬方暮夜。走使館。恐二十一條件之不速允。大錯已鑄。人心亦漸灰。而君志愈堅。行愈篤。常自謂國危而俗偷。不如早死。勝於撐兩目以俟外人之屋我國。五年夏。既畢業於師範。逾年。遂北上。肄業於北京大學文預科。四日之役。奮袂先行。見當局下逮捕學生之令。憤然大痛。嘔血盈斗。至法國醫院。已有不起勢。時有告以章宗祥已死者。尙能大笑以答。迺見於生斯長斯之祖國。事可知矣。因益嘔血。延至七日。渣然。棧垂盡之民氣。日政府待我留學諸君之事。不圖乃見於生斯長斯之祖國。事可知矣。因益嘔血。延至七日。渣然。遽逝。享年僅二十四。時距君兄之卒。亦僅二年。君早失怙。中復喪兄。老母在堂。遺孀在室。孩雛在抱。傷心慘目。有非生人所忍聞。求仁得仁。君或無恨。然國賊不死。山東不復。君之目是終不瞑也。

周烈士瑞琦事略

國事日非。身殉者踵接。郭君之死。曾不斯須。而周君又見告。周君諱瑞琦。桂之靈川人。自清末季卒業京師大學。卽屏俗家居。今以愛國積憤。投河殞命。夫非世而赴清冷。褰裳而辭溷濁。逝者已矣。存者奚悲。然而匪石之誠。猶回天地。滔海之節。亦固宗邦。當茲陽九道消。衆人皆醉。信宜作頑民之氣。激志士之心。免遂淪胥。一劫不復。斯其抱憾。能弗沉哀。况室有伊威。經可遺授。竟能恕置。合眼滄溟。尤豈非所謂從容就義者歟。茲特錄周君瑞琦絕命書如左。大學諸友並轉學界諸君鑒。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琦畢業以來。十年不出戶庭。罔知世事。近知國內和會遽停。外交又大失敗。我真不知死所矣。五中憤欲裂。不知所云。青島乃聖人發祥之地。乃吾國華。又用武必。要之港。要塞一步。門戶洞開。何以能國。我聞得諸君開會方爭。決一死以作諸君之氣。勉爲一語。爲諸君及國人告。此次毋再貽譏。五分鐘熱心是幸。不多言。瑞琦絕筆。

徐烈士曰哲事略

自青島交涉失敗。國人激於義憤。慷慨奮起。相與奔走呼號。而學界尤甚。往往有因而死者。徐君菊畦其一也。君諱曰哲。菊畦其字。江西吉水人。父鶴仙先生。學行卓卓。君稟承家學。奮勉銳進。於民國三年。以江西心遠中學生。考入北京清華學校。苦學六載。遂以青島交涉死矣。當學界之因交涉失敗而奮起也。君多所屬。屬而尤盡瘁於激揚民氣。喚醒國人之講演。且暮沐雨櫛風。游講都市。口詔手畫。聽者咸爲感泣。而竟積勞傷體。中暑致疾以死。嗚呼。時民國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距生之某時。得年十九。夫血氣之倫。誰獨無死。盡瘁於己。有補於人。則信可以

齊彭殤矣。然念學問之靡涯。惟壯志之莫伸。此吾人之不得不爲君哀也。然吾人之哀君。豈獨在開會追悼而已。要必時時思君之所以死。而求無慚於後死之責。則庶乎其真追悼君而已。茲錄烈士遺文如左。

余贛之吉水人。以辛丑九月生。祖道耀。經商。父元誥。仕於蘇。仕於晉。廉潔有知名。余生而子弱。四歲不能行。三歲母氏以產卒。幸祖母撫養持攜。無勞不至。如是者蓋十年矣。六歲。讀書於樂羣小學。樂羣者。家立私學。是時朝野上下。以改革爲務。樂羣應時而起。國文英文及各科學皆備。余年幼。於各科皆茫然。而國文則有進。翌年。教師易人。余轉入南昌大同高等小學。校中重精神。尙體育。尤致力於國文。故在校一年。體日健。業日進。校長周先生。革新家也。鼓吹民主思想甚力。故於改革前觀念亦大增。是時二次革命發於贛。余歸里。亂少定。復返省。改入心遠中學校。課繁且深。蓋爲直入大學或專門之預備者。各科講演用英文。夫以初皆英文者。而欲直接閱書聽講。其所得能幾何。放業無進。少年光陰。輕輕放過。誠可惜也。翌年。應試清華學校。幸獲選。及入校。益覺英文學業之不足。於是急起直追。努力前進。而終年之勞。僅稍得於英文一科耳。三年之久。國文日見荒蕪。乃改絃易轍。日必以一時讀經。一時讀史。有餘力復朗誦國文。瀏覽百家。教師饒溥泉先生。循循善誘。一年以來。學業大進。則饒師之賜也。明年。則又疲精敵神於英德文之間。國文之有退無進。又如往昔。今雖升學高等。來日如何未可料也。五四運動之後。本校有通俗演講團之組織。月之十六。徐君晉京演講。道感風寒。返即臥病。翌日移居醫院。熱度驟增。第三日稍就不安。越夕。病忽加厲。咳苦氣促。竟於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半棄世。瀕危尙以國事爲詢。嗚呼。死猶不忘國。則其生時可知矣。悲慟之餘。無心爲君敘。謹以其自序付刊。以誌不忘而已。羅隆基誌。

劉烈士景福事略

此次對外風潮。山東學界。以愛國而捐軀者。前有孫君法朱。各界曾在省會開追悼會。茲又有第一中學郭君和中方君希權。而劉君景福。更以悲憤之故。投身滄海而死。哀耗傳來。濟垣各界。異常悲痛。茲特錄烈士事略如左。劉烈士運增。字景福。年十六歲。牟平縣人。住縣南三甲村。口吃。沈默寡言。天性孝友。爲文多血誠語。兼有奇氣。畢業於本村國民學校。父母以鍾愛故。留校補習二年。不令外出求學。忽於民國七年三月間。潛來城內。自新高小學肄業。自青島問題惡耗傳來。報載有北京大學生郭欽光周瑞琦死國事。每向同學歎曰。二烈士一爲廣東人。一爲廣西人。尙捐軀報國。鼓勵民氣。吾等密近青島。災成切膚。竟不關痛癢。罔或聞知。無怪人鄙我山東人。爲涼血動物也。言訖鬱悒者久之。嗣牟平公民愛國會成立。該校學生七人。與烟臺甲種商業學生七人。於六月六日。赴文登海陽游行演說。烈士不與焉。至十二日。烈士屢向教員言曰。同學外出。資斧告罄。衣服污敝。生亦國民一份子。願送銀送衣。且從諸同學演說。遂偕同學曹君。逕赴海陽夏村各鎮集及南鄉一帶。演說數日。所至皆歡迎焉。回校後。適值城隍廟會期。奸商運入某貨甚多。烈士會同同志調查。任勞任怨。不遺餘力。雖炎天蒸炙。不憚勞瘁。六月二十七日。廟會已完。烈士屢邀同志游海濱。藉解鬱憤。翌日下午一時。同學先行。烈士遲行十餘分鐘。○（此時間諒在校內書命投渤海爲國盡忠八字）及至城牆口海岸。烈士若故後之低頭而行。不勝懊憤。同學從遠處招語不答。少頃。忽向海深處急奔。爾時潮流洶湧。烈士已捲入驚濤駭浪中矣。救之已死。歸探其衣囊。有鋼絲編機模型一件。及親筆自書命投渤海爲國盡忠八字。嗚呼烈矣。

孫李吳三烈士事略

孫君法朱。字文菴。榮城人也。性沈毅好學。凡書經目。必手錄一遍。終日危坐。未嘗有倦容。夜半猶吟唔不輟。勸之者曰。君體素弱。何不少節。則曰。我年既冠。無異於人。敢自安於暴棄乎。且我鮮有嗜好。聊以增樂趣耳。君誠厚我。我亦非甘自苦也。平居似不能言。每及忠義大端。則侃侃而談。勢如泉湧。雖善辯者不能與爭。聞者莫不肅然。蓋天性然也。素以文墨驚師長。自校中罷課。分部自治。君應編輯之責。會中文件。多待君而後定。任大投艱。不少推却。夜以繼日。寢食爲之俱廢。君素患氣喘。至是乃益甚。及籌罷市事宜。聞張某作梗。拍案罵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語未了。而倒於案間。十餘分鐘之久。喉中隱隱氣始動。數斗心。血隨痰嘔出。猶顧謂同人曰。君等好爲之。勿以我爲念。及官廳迫商家開市。同學每流涕泣。呼於街市之間。君皆厲疾爲之先導。竟以痼疾之軀。不勝摧折。於民國八年六月十三日。溘然長逝矣。嗚呼痛哉。年二十七歲。無子。有弟二人尙幼。父母俱存。

李鴻儒。字雅卿。年二十四歲。河南浙川人。係中華大學學生。武漢學生潮痛心時事。六月三日演講於勸業場。被軍警毆傷。且曾被拘於警察四署。罷課後反里中途發。又聞同學有重傷死者。悲憤不欲生。乃投河而死。

李君瀕死之際。曾草一絕命書。字字沉痛。語語悲憤。約達二百餘言。大意爲無力爲國除賊。不忍坐視危亡。并有種種警覺國人之語。

吳用霖。黃梅人。係省立第一師範學生。前因遊行演講。軍警在抱冰室側擊傷脅部。勢甚危險。罷課後返里。君因性烈。益見時事日非。傷發。嘔血身死。

特載三

愛國新英雌小傳

鄭毓秀女士（錄民國日報）

歐和會議。凡世界上感受不平待遇之人。無不欲向之聲訴。其能使事實上收改進之功與否。雖未敢必。但只察其呼籲奮起之情。已足爲社會之反影。此次各國婦女在和會中非常活動。彼等之主旨及目的（一）臨時救濟。凡開戰以來。關於婦女權利義務之不平。及受戰事影響之調劑等。將於和會之中。取得一最良法。（二）根本革新。則係欲將戰前或自來女子所受享不正平之待遇等。一概除去。如生活「最大之工資問題。已於工人待遇條例中解決。」教育（女子教育各國設施不一。其形式或精神上應改良者極多。此事尤極繁複。只有勸告各國注意而已。）道德（關於此事之改革。國際婦女團體之呼聲極高。運動極力。誓欲將賣笑及其他不正當行爲盡行廓清。和會亦極表同情。惟此種社會問題。究竟原因甚多。欲爲根本之解決。自非先決許多之問題不可。）參政（彼等此項運動。不僅在戰後。今更以自然之趨勢。故較諸以上諸端。獲效極宏。）等等。尤其拳拳大者。在彼等心目中。雖認爲此次運動無異失敗。然吾人試綜和會全局觀之。已不能不謂其得有較善之結果矣。吾東方婦女久受傳說支配。至今尙黑壓沈淪於苦海之中。所謂「內言不出於閭。又謂「家醜不可外揚。」此皆爲箝制呼籲之有力成語。且更當此國步艱難之時。誰復能注意及此。海外即有三數勤學女生。但均深自寶愛。

靜爛自持。不敢以輕躁飛揚。遺譏國人。故平時既未聞有不平呼聲。和會之中。亦無團體行動。惟屬諸私人。則頗有足述者。粵人鄭毓秀女法學士。此次由華至法。道出美州。備受彼美人士歡迎。女士到法。適中國代表將中國問題提出和議。時歐人對於華人行動極爲注意。女士下車時。卽有報館記者多人。往車站迎晤談話。次日卽有簡單之談話在報上發表。但於女子問題尙無甚關。此後遂與各國婦女團體接洽。會同訪威爾遜總統兩次。女士除婦女問題外。更與威總統譚及膠州問題及其他中日不平等事件。並竭力與法美朝野人士聯絡。充分爲國民外交上之活動。其在各處演說會中演說中國問題與世界和平及傳達華人思想解釋一切誤會。收效極良。其對於輿論界之聯絡。不須多金。遂得法報同情之鼓吹。厥功尤偉。女士湛深法學。對於吾國革命盡力尤多。固常謂中國內政無清平之日。則無論舉辦何事。皆不能收效。故年來奔走東西。足無停趾。皆不外爲政治上之運動。但既不求名。更不擢位。實極難得。此次南方國會雖有委托。女士仍盡力而不居名。記者關於婦女問題。曾與女士長譚數次。綜女士之意。中國婦女問題應先決者有二。一。家族制度之改善。二。女子教育之積極進行。曾謂中國女子質地之良。有如素繅。徒以受家族制度之壓抑固塞。不能發展所長。但稍稍放任之後。因無良好教育以維繫真道德。又每每矯枉過正。發生許多極可痛惜之事。故有心人惟有空懷志願。不能提倡。又痛論女子大學兩宜設立。及中國女子教育之幼稚。謂種種罪惡。女子皆不應自負其責。蓋社會上自來卽未常與女子以自新之路。且更以種種不正觀念。如以陰陽善惡相對待等。此皆國人亟宜覺悟者。女士又謂國內現象。雖然如此。但余在海外。亦仍竭力進行。各國同志。向余詢及國內婦女團體及組織情況。余雖慙然慚愧。惟爲國美體面計。

仍不得不詭詞以答。且更不能不暫以余個人意思代表二萬萬姊妹隨彼等之後。向和會提出條件。其最重要者。(一)女子須有分家權。(二)教育平等。(三)被選舉權。女士更逐說明。謂有真正獨立方有真正互助。故宜先扶植女子在家庭應能獨立。此係解放之初步。第二然後社會國家予以與男子平等之教育。以充足其前進之足力。上二者俱備。是於被選舉權遂不可不有矣。但吾人非與人爭政權。實以為發表吾人之意思及保護吾人之利益計。殊不能放棄此共和國民應享之權利。但此非他人之事。吾實朝夕矻望吾國中姊妹排除舊習。不顧危難。亟起自圖。女士言之甚長。此不過紀其大者。女士之最希望者為有意志有組織之團體。速起自圖。及國內有力人士之熱忱扶助。今記者不惜於此百忙千緊之中。述此空寂無人過問之問題。或為不為讀者所喜。然正為其國人置此問題於空寂無人過問之中。故使吾社會悠久徘徊於陰森黑暗之地。今既於海外得此一綫之曙光。固不自覺而欣然樂為傳述。

金亞梅女士之歷史

中國著名女西醫金亞梅女士之歷史最有趣味。數十年前有西醫麥加弟氏。富而多暇。游歷中國各省。研究言語風俗。在東方居留至五十年之久。一日彼在一患疫之村莊停留。聞一小屋內有小孩哭聲。察之則其家全家均死於疫。獨一女嬰孩未死。麥氏無嗣。遂養此孩兒。挈之回美。授以醫學教育。即金女士也。後在紐約一醫學校畢業。至今美人幾無不知其名。金女士雖自幼長養於美國。然愛祖國之心甚摯。時時在美作文或演說。為中國鼓吹。其肖像時見於美報。中國政府並委以聯絡兩國友誼之任務。前美政府委柯蘭君來華調查女士與之價

行。旋柯君先返國。金女士在中國過冬。今復取道日本回美云。

張女士之熱誠（閱天行）

七月六日。滬商學報界同志。假座虬江路大戲院演劇。資助我學生聯合會。甚盛事也。同學范君肇基。與予皆在場中司驗券事。兩夕。聞見頗均有足記者。時任招待女賓者。為張唐兩女士。奔走往來。絕無倦容。余深佩之。至劇將闌。游人稀少。輒與兩女士閒話。時守門者。兩女士外。祇寰球學生會費君。與余四人而已。張女士歷述其此次參觀學生舉動。所經之困難情形。使人聆之。肅然起敬。泫然增悲。愈長而愈不能忘也。女士固某校之畢業生。現任某校教務者也。當北京五四運動發生。後海上學生有聯合會之組織。刻期成立。屢發通告至某校。校長則秘而不宣。至會中第三次宣言發出。始漸聞之。於是組織學生分會。加入總會。校長復一再勸阻。至罷課決定。約期至公共體育場宣誓。而校長又禁止參與。女士以大義所在。不容後人。遂勸導同志諸生往與。此一舉也。固已大拂校長之意矣。其校分會長林君。亦熱心人也。於某次參與游行事。以事遲到。而女士以時限已迫。不及待。領隊先至體育場。林以為侵越權限。甚啣之。尋林又以事辭職。同學遂舉女士代之。是時女士於內則處理校中會務。對外則任本校代表。兼交際職。往來奔走。勞瘁不堪。此暑假將至。會中同學。以校中會務。當有主持。又非一二人所能勝任。決議將重要職員留校。約十人。而校長初令。必得學生家屬之簽字。始能留校。女士遂奔走各家屬。請其簽字。幾費唇舌。始達目的。而校長復宣言。必得家長面述始可。於是又奔走請各家長蒞校陳述。間有家屬不在滬。與在而頑固不化者。慘淡經營。始獲達最後允許留校之目的。方事之殷。女士之父母。以為女士不應奔走。

社會力迫之歸。不歸則不之納矣。噫。處境至此。亦可謂窮且迫已哉。雖以壯夫處此。苟意志稍不堅定者。藉是息肩。亦足告無罪於當世。顧女士不然。婉却嚴命。留宿校中。奔走進行。一如往日。同學十人之重任。悉擔負之。且校中辦事員。多方掣其肘。減學校之公役。使膳食不給。女士與同學數人。乃自執炊爨。顧入市市蔬菜。凌雜有非女士所宜者。而處境益苦矣。連日任劇場招待。必至人散乃歸。其第一夕散時。魚更三鐘。女士則涼涼踽踽。一人獨歸。抵校門。又不敢猛擊。恐校長知而又加非議也。不料足音甫近。而門戶已關。蓋同學諸生。已秉燭倚門以待焉。顧女士於來季。母校講席既不便蟬聯。他校事亦不易覓。本擬入某女大學讀書。而困於經濟。言至此。唏噓不已。余爲前後籌惟。竟亦無法以轉圜。僅有同一唏噓而已。悲哉。

兆燮讀斯文。竟不禁淚浪浪墮襟上也。嗟乎。芸芸衆生。就義者恆苦。趨利者恆樂。不見夫今之男子。憑藉權勢。鬻國媚敵。以博一己之安富尊榮者何限。今之女子。容悅術盡。取男子之金錢。以供其珠衣美食。徜徉於餐館劇場者。又何限。而獨至一二有志之士。誠心愛國。動不爲身。願受環境之壓迫。至於既窮且窘。幾無所容其身。若女士比者。豈少也哉。今稍冷其摯愛之心。與時俗爲俯仰。富厚逸樂。固可操券。願矯拂而爲此。豈非愚不可及耶。雖然。我中華民國一縷之命脈。正賴此少數未死之人心。有以維繫之耳。得其人。而表彰之。猶冀響應者衆。或藉以祈天永命也。閱君有心哉。女士其無怠。宜與蔣兆燮跋。

盧煒昌先生潭腿實驗談

煒昌先生與陳公哲姚蟾伯兩先生同爲繼霍先覺遺志創辦精武會之人亦編者之道義交也爲人熱誠懇摯和藹可親數年來嘗諄諄以習練技擊爲勸不敏如編者固知技擊爲強身保國之要素無如頻年社事奔走歷碌無狀終不得追隨良友從事體育爲憾然一俟俗務結束自當一申我志此則爲先生本十年來潭腿之實驗敬告精武會初學會員之書亦卽 先生學習拳術之進化史也蓋其入會前本一萎靡不振之病夫既而排除一切蹶蹶從事百折不回不數年之鍛練竟成一金剛不磨身矣其毅力其決心安得不令人敬之羨之嗚呼吾同胞乎吾國國命非已千鈞一髮不絕如縷乎欲挽救國命於千鈞一髮不絕如縷之際非吾同胞自覺自悟急起直追人人以 先生之法自效國

家社會庶有豸焉俠魂謹誌

未從事技擊以前余所陷之苦境幾莫可以筆墨形容、藥爐茶竈、與余結不解長緣者、亦既廿有餘年矣、是時形容枯槁、冷汗長流、家人至稱余爲蒼蠅集目、亦可見當時之枯寂無生趣矣、己酉春、以熱病誤於醫藥、在再半年、始行發作、幾至不起、後以過服寒涼之品、又染瀉疾、精武體育會開會數日、始克到會上課、職是故也、入會之始、阻力叢生、家人無識、固無足怪、斯時余適長廣志學校、全體教員、無不力尼余行、余遊心西籍已久、固信體育之確有利而無害、於是力排衆議、積極進行、以正義曉家人、以過慾保身體、獨居三年、勤加鍛練、所得效果、竟出預料之外、斯時戚友、頓改其非笑口吻、轉而贊許備至矣、余今日得享康健之樂、固

重受堅築初基之貺，然初基之成，全賴迷信真理之決心也。技擊作用，如調和氣血，強固體魄，使筋骨漸成堅韌，固已盡人皆知。至其能於生理上，增進人之道德，於耐苦上，促成人之智慧，人鮮有道及之者。是固不可不言，以免湮沒其偉大之功用也。人之喜怒無常，多由氣質之偏，為德不終，亦因精力之弱。大仁大勇，非氣質精力兩有過人者，不足以當之。吾國社會，日以德智相號召，而結果適得其反。觀此，其亦有幡然變計者乎？企予望之矣。余上拳術課甫三日，即覺渾身酸痛，坐臥不安，兩膝骨痛楚尤甚。斯時戚友，又以內傷之言相恐嚇，此際決心最難堅定，繼思與其為無用之病夫，曷如以身而殉志，於是廣續練習，猛進不已。不料難關甫過，精力頓增，向之酸楚惡動者，不數旬已成爲矯捷遒恆之身于矣。後以經歷情形，詢諸教師，始知渾身乏力之時，是爲換力，蓋人未練之先，氣力偏注，未能分配體質全部，是名浮力，一經鍛練，四肢動作頻繁，浮力不敷支配，故覺渾身關節疼痛異常。迨習之既久，食量增而實力亦增，斯時氣血調和，筋肉發展，演藝時力由兩腋直透指尖，由脊背迂達兩踵，精氣神三者併合，非但練久不覺其苦，且愈練而愈覺其趣味濃郁也。世界徒手體操，考其發展體力之速，當以吾國拳術爲最，但其所當注意之要點何在，練者亦不可不知。人祇知四肢發力之猛，而不知其總機括則在腰脊之間，四肢動作，形式雖不無可觀，尤在以腰力運行，而精神始有附麗，故拳術要點，究在精神，而不在形式也。各種徒手體操，則反是，故終難與拳術相頡頏。學者明夫此，則於技擊之道，思過半矣。徒手體操最難，發力唯然，故老幼強弱之習此者，無不相宜也。精武體育會開辦以來，會員以此問題，見詢者屢矣。閱者設思以雙拳而不握絲毫重物，焉有耗力之

虞學者縱極狠練，亦祇用其固有之一種浮力耳。此而云傷，則鎮日奔走之苦力輩，爲糊口計，雖極疲憊，亦逼而負重疾趨者，不將絕跡於天壤間耶？以余而論，帶病磋磨，尙獲奇效，而謂體質健全者，轉因而受傷焉，其誰信之？吾國士夫，每好憑空論事，初不計其的當與否，積非成是。真理莫明，拳術之日就湮沒，未始非受若輩影響也。練拳者多爲世詬病，嘗考其故，未始非淺學者恃技凌人，有以致之。精武會開辦之始，多有斥爲提倡匪學者。余曰：拳術爲百藝之一，有若文學，無人不可學也。防習武者爲匪而廢棄拳術，亦將防習文者爲匪而廢棄文學乎？匪亦啖飯者也，恐人類啖飯而成匪，將竟令其絕粒以亡。天壤間寧有是理乎？此不成理論之語，可不攻而破。第余所認認過慮者，淺學者未明拳術，精奧動輒冒昧欺人，致貽社會口實耳。精武會定章，有月費從重，年費從廉一條，正所以促進學者所詣，曉以利害，而剷除其好勇狠鬥之性也。果也。八年來，會員咸斤斤守禮，絕無藉故凌人舉動。此無他，語以拳術精微，毋使其自信太過，促其生理發育，令彼德性潛滋，標本並治，其收效乃如此。前此各界之呵斥，尤當視爲發人深省之一助。余嘗宣諸同學，互相誠勉也。練拳所忌，慾固爲一端，晚睡亦所當禁。會員有酷嗜拳術，而不能持久者，大半因失睡，有以致之，不能竟其志，良可惜也。迨學至一年，初基已立，則最忌貪多，蓋貪多則姿勢不正，姿勢不正，則實力難增。演藝時無一種猛鷲態，雖盡諸各種武藝，不啻買椟還珠耳。學者苟能堅守一藝，非盡挾其精華不已，久之則心領神會，曲引旁通，一藝精而無藝不精矣。每逢寒燠，不時之際，學者對於技藝，易生厭惡心。此蓋生理作用使然，非學者本願也。此時切忌停止練習，每日必勉觀同學演藝，藉提其已怠之精神，更須勉強自

練藉毛管排洩作用以暢其內部之機能，余嘗感受風寒，均以此法恢復康健，但寒邪入內，頭重脚軟，最難發力，使能強自忍耐，非得汗不止，汗出則加衣，以令其透發，斯時覺渾身如脫重縛，飄飄乎其欲仙矣。唯人無論強弱，練習無論何時，汗出不宜當風，加衣後方可靜坐。精武會訓練學者，必以潭腿為磨練筋骨之第一步，一輩老同學，亦似盡窺其微，每日開始練習，或每逢開運動會之先，必淬其全力於潭腿，藉以鼓動其氣血，運行於四肢，余嘗觀察會員中，其進步速者，多得力於潭腿，反是則竟有屆中等畢業時期，而成績反遠不如初等者。潭腿功用之宏，誠足令人驚嘆，而莫敢須臾離矣。其手法分十二路，每路動作，均能發展練習者之四肢及肩膊脊背肺部腹部及指趾等肌肉，其動作簡單，以三數手法，令四肢左右重演，毫弗累及腦力，尤令人精神有所專注，余初練時，得其形式，未窺奧妙，不免忽略視之，蓋畏難好易，乃人情之常，不知學無進境，卽坐是弊。學藝之初，每逢手法不能發力，便以為無用，不知此正為吾身肌肉之弱點，使能勤以赴之，忍痛以鍛練之，日積月累，則血管擴張，肌肉發展，不期力而力自來，初窺堂奧，便覺一種愉快情形，迥非筆墨所能述，斯時心有領會，鏗而不舍，發力既順，竟能直貫指尖，故拳之所到，其力直射定點而週還，一者有猝牽之使退者，然至定點時，筋骨肅然有聲，渾身血脈為之一振，精神上覺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感覺，此為入藝之第二步，然終覺上身力猛，下步虛浮，發力時，每有身如懸旌之憾，繼而詢悉腰力之為用，日夕研求，漸獲進境，練藝時，非但氣勢猛鷲，而且足踵堅定，腰力發出，四肢咸受節制，上肢前衝，下肢後掙，中部堅穩，身搖足動之弊悉除，此為入藝之第三步，然授藝者之能事已盡於此矣，余仍積極鍛練，嘗以

潭腿一路、鼓氣行之、俟完乃洩氣、雖在寒天、練至兩路、已汗出如瀋、至六路已憊不能支、教員見之、謂爲練氣之起點、而氣力已因而潛滋暗長矣、現正守此法進行、他日若有所得、當再捉筆告閱者、潭腿手法無多、然包括拳術精義不少、練習之始、多有譏此派不下站莊功夫、難期實效者、不知效用所在、竟能越站莊功夫數倍、且能引起學者之興味、有以促成其進步焉、斯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領略其妙處、所云站莊者、兩足左右開步、身向下坐、如潭腿之騎馬式、欲使腰力下注於兩腿、藉以堅穩其步武耳、初學者既病其乏味、成功者亦嫌其偏枯、惟站足而弗開步、偶一跳躍、無不盡失其堅穩之效能、因上身未發力之故也、不若潭腿之或蹠一足、或躡全身、支配渾身實力、養成各部自立之效能、嗟咄間但須有一足趾著地、即可支拄全身也、細察潭腿十二路動作、多著重於兩腿、就中以寸腿爲多、踢時足趾高度、不逾一尺、故以寸名、踢時站地之足、用力較離地之足爲多、否則全身搖動、或向前傾、初學者甫踢、即欲以前足著地、以後足無力支拄全體故也、支拄之力、不在乎多、而在乎勻、蓋力勻則踵趾相應、後踵離地、則前趾發力以支拄之、後踵之策應、前趾亦然、踵趾咸著地、堅穩之步武成矣、寸腿之外、有十字腿、其發力尤著重於站地之後足、此外如第八路之穿心腿、與第十路之連環腿、其發力咸聚於足後跟、學者非先將兩腿各關節之筋絡、日以繩引而伸之、使成彈性、則用時必不能恰到好處、第十一路之後躡腿發力時、非用大腿之力不爲功、其蹴人以足踵、故用時必先將足趾向上勾緊、與寸腿之足趾下壓、適成一反、華足趾上勾、則脛骨之旁筋突起、踵骨藉其掩護、不致因蹴人而受痛楚、此潭腿十二路中、用腿之大略也、第一路第四式之撩拳、動作最難得勢、身

既隨手步拘轉，稍一用力，則體向斜傾，不用力又不能使撥拳恰臻定點，致全失實用上之效能，扶偏救弊之法，自不能不注全神於斜上向後之左手，余嘗細察初學者動作，至此式時，左手沈下後，不能向上作勢，使膀成水平形，甚或將膀拘轉，掌心不向北而轉向南，此影響於撥拳之大弊也，蓋拳術之爲用，在能聯絡肢體，使其交相策應而已，使左手能於右手上撩時，取勢迅達其應駐之止點，免令發力失其平均，則撥拳動作，自能洽合矣，潭腿每路收式，亦有機括存焉，其左手高舉，自右肩而下之動作，實欲運用右拳取敵，而先以左掌作斥堠也，右手既從上探敵，手亦必向上迎，而平膀打出之右拳，遂直達對家胸脯矣，倘若對家先來襲擊，仍可以左掌下壓，而右拳或平衡或上托，皆維吾心之所運用，第二路之動作，凡三，均靠肢體之互相策應，始有效用，窩肚拳之發力，全靠如挽弓絃之後手腰步拳之發力，全靠使勁，引回之左膀，十字腿之能堅立不動，亦靠沉肘引回之右膀，學者苟能詳細領會，依法勤行，自不難盡窺其堂奧矣，第四路潭腿之用掌，初學最難知其由何處發力，蓋相疊之四指，未能上豎，則用掌之效力全失，學者於出掌時，試勉將四指上豎，而以他手一摸靠近，腋下之上膀筋肉，必較硬於四指未豎以前，則知掌力，實爲此筋發出，使力直達掌沿，俾克遂其實用，至大指之必須緊貼掌心，乃恐其觸人而轉自受傷，故藏之，免爲累耳，第三路潭腿第三十二式之劈拳，其發力全用膊筋，手肘切忌屈曲，於左手旋轉向西方身後時，右拳高舉至東而劈下，其動作均以肩膊之關節爲樞紐，若手肘屈曲，其力到肘即止，而劈拳即失其用矣，第七路之彈拳，其彈力之大小，每視上式輾拳發力之大小以爲衡，苟輾拳劈向左脅時，能用力以作勢，則彈拳之反張力必

速而且猛，此拳只用肘肱之力，若上勝少動，則不成其爲彈拳矣。第九路之碰鎖亦然，其下式分掌之力，亦全恃碰壓之手作勢，始能運用速而且猛也。十二路潭腿手法最簡，學者多忽之，殊不知其精華內蘊，有總括各路潭腿之功，有培植拳術根基之力，其進步橫掃之手法，既能擴張人體之廣背筋，與兩勝之三頭筋（爲人體發力總樞紐）而同時催助勝力之腰部，復得極端發展，使能久鏖弗舍，竟其功用，各藝堂與當已得其八九矣。此路潭腿之得力處，在進步時前足由直而曲，後足由曲而直，同時腰部由內俯而外拗，肢體均得其發力之定點，方能恰到好處，否則徒具形式，於實際無裨也。綜余所經歷而言，必以拳術爲體育要素者，亦自有故，蓋近年學校之採用徒手器械操，非不能發展體力，唯細考其運用肢體之法，每用力而不用氣，非若拳術之一氣呵成，既運用其肢體，復催促其呼吸，使氣血環行，無微不至，餘如變化之層出不窮，能增學者之興趣，能作正當之防衛，壽人壽世，功效靡窮，非筆墨所能縷述，亦在善學者之悉心體會而已，抑尤有進者，余昕夕研求，罔或少輟，良以斯術不啻爲余排除萬難之樞紐，痼疾既賴以昭蘇，精神亦賴而振奮，至如鍛煉筋骨，特事之小焉者耳。

●●姜泣羣徵求民國野史續編

材料 紀念圖畫

吾民國承滿清衰亡之餘七週於茲無如餘孽盤踞惡魔繼起取海波瀾則兔起鶻落國步無更新之望社會現狀則雲譎波詭道德有淪亡之象言論自由摧殘殆盡信史不彰士氣難伸泣羣不敏爰輯是書海內外不乏同志如蒙不棄將鴻著鉅篇賁賜者無論民國前後之秘述軼聞偉績俠傳皆所歡迎請於陽歷三月底以前寄至上海新聞路新康里一一七四振民編輯社收俟纂輯成書於五月底出版後自當分別奉贈以耐盛意如欲現金（每千字自一元至四元紀念圖畫自五角至五元）與書券（以振民編輯社交通圖書館出版者爲限）亦可照辦惟採用與否原稿不還却贈者注明

姜泣羣俠魂謹啓

俠士魂

蛟川莊病骸批

古董姜俠魂輯

鐵棋子

病骸

鐵錚井、徑、關、外、著、名、鍾、客、也、以、犯、事、遁、至、梅、城、居、東、關、髮、白、如、銀、目、光、炯、炯、有、一、子、名、雄、年、纔、七、歲、錚、愛、之、常、摩、其、頂、曰、若、知、而、父、事、乎、而、父、奔、走、南、北、垂、五、十、年、黃、河、上、下、游、聞、余、名、者、如、兀、朮、之、於、岳、家、軍、足、跡、所、至、宵、小、遁、跡、焉、今、老、矣、弗、能、操、斯、業、兒、勿、忘、好、繼、而、父、志、也、雄、慙、笑、而、已、他、日、以、一、木、匣、授、雄、曰、我、爲、汝、繪、一、鵠、汝、取、此、中、物、投、之、投、必、盡、數、以、次、而、遠、其、離、雄、揭、視、則、棋、子、也、試、爲、之、始、也、十、中、一、二、繼、四、五、終、八、九、焉、錚、曰、可、矣、授、以、他、匣、蓋、已、易、瓦、爲、鐵、矣、不、及、數、月、而、鵠、穿、錚、曰、進、矣、遠、其、鵠、可、也、又、數、月、棋、一、一、穿、穴、過、無、遺、子、錚、掀、髯、笑、曰、精、矣、余、授、汝、者、止、此、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雄、漸、長、無、行、好、博、博、負、輒、與、人、鬪、會、父、死、貧、不、能、自、食、行、益、放、人、有、攜、物、以、行、者、輒、要、於、途、而、奪、之、拒、之、則、出、利、刃、刺、諸、途、有、可、怒、捕、之、急、遂、潛、遁、去、梅、人、額、手、謂、大、害、已、去、地、方、可、無、事、矣、越、數、年、事、漸、寢、有、司、久、亦、置、之、雄、忽、挈、妻、妾、至、車、馬、煊、赫、僕、從、羅、列、乃、構、新、廈、置、沃、田、稱、一、方、富、戶、鄰、人、咸、竊、竊、私、議、謂、非、然、而、得、即、博、而、贏、耳、相、約、不、與、通、往、來、雄、殊、不、計、日、者、召、耆、老、數、人、謂、曰、此、間、地、瘠、民、貧、餓、孳、載、道、余、以、歷、年、奔、波、積、有、薄、資、欲、以、其、半、濟、貧、乏、父、老、其、爲、余、輸、力、焉、聞、者、咸、驚、喜、出、望、外、皆、應、曰、諾、於、是、發、倉、粟、

突能運家子
亦能運家子
二也

只寫一投
棋子耳較
魁兵相接
尚熟開致
二條

量布帛凍者燠之餒者飽之居民感激一方讀鐵雄之名遐邇咸知翌年紅羊事作土匪蜂擾揭竿荷械羣欲入城肆掠人民驚皇紛紛遷徙有司束手不知所措將募士兵以為衛雄曰勿須速闔城門諭民安居匪余獨當之可也有司以其誇不之信雄曰是何事可兒戲乎有司姑從之雄乃登城而望見匪自西北來遂伏於郭陰而自隙窺之未幾匪已近郭見門閉將拾級而登雄以一物擲之匪立仆再近再擲之仆者相踵匪駭懼皆後奔雄自後擲之又相繼仆匪益慌四散奔竄雄一擲之一匪一棋但見左右前後鐵棋紛飛棋所到處匪皆倒地匪愈聚愈衆棋亦愈錯雜擲必中匪子無虛發匪中無倖免者積尸盈野厥狀至慘雄乃告居民曰匪已平今而後可高枕臥矣咸以未曾攻擊胡能肅清不信雄啓城門示之則縱橫臥道上者皆匪也皆大驚指為神雄乃告之故且言其嫻技之由焉後有司聞其事於上上嘉其功賜褒草焉

李摩天

病骸

李子材山西人怯弱如好女子家貧以教讀自給一夕夢見一偉丈夫昂然入拍肩謂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咕嚕何為階前去地三尺有至寶合贈汝盍往取之言畢去子材醒而異之出視階前庭葩吐艷細草滋綠未必其下遂有異物徒謂夢境迷離而已越數夕方據案讀忽聞有人歌曰閱世千年兮錄未斂氣貫長虹兮刃摩天願為人間嗚不平兮効雄飛世無知我兮不得前晉節悲壯聞而大異察其音不遠疑為鬼物急滅燭就寢次夕復然姑出視之見去立處不盈尺也始恍然悟意夢境非虛遂手械掘之深至三尺忽鑿然一物出土中大奇即而視之尺許風胡也遂寶之更名曰摩天日夕摩挲愛之甚至有所往輒佩之一日盜入友人室友來告急摩天佩劍

往見盜衆蜂擁勢甚猛烈念一已不能敵欲走避之忽劍自匣中出白光一練盤旋衆盜頂衆盜大懼願不取一
練劍乃自斂事聞於邑宰葉公葉粵西人好武事召摩天至詢其事奇之欲索其劍李不可曰物有定主背之不
祥公曰然則汝可從吾遊脫有急當爲吾助李諾之從之十年葉待遇殊優渥故得不餒後葉公卒丹陽署中李
護夫人如粵西行至中途盜劫夫人公子去飄忽無蹤徧覓不得李大窘然受葉公殊恩誓必殲此盜遂日夜蹤
跡一日行抵萬山中隔樹起伏人跡罕至腹餒甚偶見一茅屋老嫗在門前汲李前揖之嫗視李曰官人餓矣盍
少進食老身尚能爲漂母也李訝其先知因謝曰姥姥飯我甚善他日當爲淮陰報耳嫗卽治具飲以醇餐以雞
黍食畢方欲解囊贈嫗金身已倒地懵然不復知越數時豁然醒見已所臥者爲繡閣非老嫗家也大驚訝忽一
女子翩然入含笑立牀前李疑盜黨欲刃之見佩劍已失益恚恨怒目視女女並不怒笑謂李曰郎勿疑妾非盜
亦非黨盜者特欲偶郎耳李曰陌路相逢何遽言偶女曰妾薛竈名英娘薛燭後也家有古劍至妾父而失父劬
有遺命曰得此劍者可爲兒夫覺謹誌之不敢違然能識此物者其人必在風塵外妾特隨身於盜隱訪其人
意適遇郎君耳問嫗何人曰是妾生母在彼伺容者特以蒙藥入君食中耳李曰蒙藥青眼寧敢固拒惟主
母與公子未得尙非言娶時耳女曰夫人公子固在是妾方欲浼之爲冰人耳李大驚曰然則卿劫之耶曰然劫
夫人公子所以劫郎也言訖卽命婢召夫人來婢諾未幾夫人至公子亦至咸無懼色英娘呼夫人爲母而弟公
子夫人曰吾來此謂遇險矣不謂英娘視我猶母甘旨之奉不絕也汝當妻之勿負渠好意也李大喜卽拜夫人
於地下越數日與女合巹爲女固孔武有力者旣婚遂遣散盜黨同歸粵西出所蓄金數十萬市良田構大廈一

邑稱巨富時馮公子材提督粵西聞李名命為五十夫長李素無勇惟恃一劍屢著戰功累遷記名總兵得俊勇巴圖魯名號褒封三代乞馮回家子孫世科第病骸曰得此劍者可為兒夫然則冰人劍也非夫人也

羅萬有

王無為

羅萬有字景閱籍餘杭十餘歲讀書不能成誦父怒其鈍不令讀因而廢書改學拳術景閱故多力性甚麤野方十五齡能肩荷二百斤一晝夜行三百餘里稍習技擊益有過人者三年力益而技精弱者遇之固披靡向之以勇力鳴者亦鮮能獲勝由是稍得名年二十授徒於西子湖濱從者如市雖老拳師享時譽者殆莫能過景閱竊自負以為所學已足每語人拳術輒自譽曰吾過人遠矣且首屈一指數其師景閱師曰潘燮和技擊造詣蓋深遠然方是時以技擊鳴者衆類各有特長未易輕為軒輊景閱諛師譽己於是招僂輩忌有毛鴻翻者精悍善鬥技擊尤嫻熟而名遠不逮景閱景閱藐之鴻翻啣而思復躡居其鄰亦教授拳技日使徒之能者挑景閱景閱不知也一日景閱晨興授技忽牆外砂石交下使覘之反命曰毛老師弟子所為也景閱既藐鴻翻怒曰趣使至旋報曰毛老師謂師自往也景閱盛氣覓鴻翻遇之於門外甫交數語彼此皆怒形於色景閱負力意嘗勝即曰某也僂請尙力鴻翻晒之伺其將進側身反摧其後景閱遂仆鴻翻弟子乃騰笑以辱之景閱歸而解其徒嘆曰余淺之乎測人矣今方知拳之未易言也遂遁三年不反湖濱無復道其人毛鴻翻聲聞則日著嘗演拳通衢觀者如堵一日薄暮鴻翻方鬪技一偉丈夫突出請門則景閱也先是景閱遊衢州訪名師請益三年頗有進至是謀

毛之為此不能敵也

並刃妻子
亂亦甚矣

復鴻翻而不知鴻翻之技亦與日俱進門不勝傷臂而逸自是匿迹三十年然有知者則謂其習技於湖州時湖州王棠名滿浙水實老拳師鴻翻日惴惴其將復一夕方解衣就枕微聞窗外有微風振落聲景閔已趨其宇下微呼曰某也升堂矣鴻翻家四圍皆高墉插玻璃片其上殆無一人能逾者至是知不敵急披衣欲遁而景閔已躍窗入把其臂且笑曰老友別來無恙臂把處若加桎梏鴻翻怒欲鬥景閔謝曰爾我皆行將就木豈尙效少年所爲耶鴻翻曰然則奈何夜深相急曰非也吾新自湖歸此間少故人聞君授徒於此故就談耳鴻翻亦深謝前過相與促膝話生平頓忘前怙鴻翻嗟曰君誠進於道矣吾始以爲至此問罪耳乃辱相愛若是非始料所能及也起家人使治酒暢飲達旦始與辭爲別灑行時毛家人忽大嘩報往拔來不知所措驚詰之始知毛家被有慘變毛妻子均飲刃先是鴻翻曾誤傷一趙姓者趙亦習拳然殊未精見傷於鴻翻旬日而死趙有弟亦技擊中人勇力與鴻翻相捋鴻翻雖有虞心而不計及其必復但戒家人某至則以外出爲辭是日趙弟果至家人告以外出忿曰是必泄我然欲避將不任也遂逾內寢并刃其子妻馘首以歸灑行告其家人曰爲語汝主人妻子首級今且擊祭吾兄若惠顧當相還也鴻翻忿欲死欲往而慮不勝景閔聞之裂皆曰復仇而戮及妻擊此胡可貸呼鴻翻家人使爲導至門外一躍而入旋以二首級授家人使返報鴻翻疑其祇取回二首級也意猶忿忿日既夕景閔方歸色慘變面澀血若受創甚劇者鴻翻驚曰得勿遭所敗乎景閔嘆曰吾本不欲死是值而忿氣所積一拳竟碎其顛雖幸不辱命而吾守毀矣因唏噓不樂慰藉良久始已越數日忽告鴻翻曰吾欲爲方外人請從此別揚長自去不知所之

周昌強

王無爲

事因快矣
何如惡禍

德仇相報
無有已時
故昔人慎

周昌強閩永福人狀豐碩富有膂力能舉石春旋舞見者驚其神力性善怒一語相侵輒奮臂欲鬪尤惡見不平事或爲人凌辱不啻身受也時永福有拳師林見可者以少林拳鳴爲人強悍性不辨善惡黨於劣紳劣紳以爲恨欺壓平民道路側目昌強不善所爲將培之或告昌強曰見可進乎技徒力不足勝未必克也昌強亦中慚遂罷無何劣紳與昌強鄰人爭田僞造契據鄰人將訟劣紳使見可恐之三數語不合見可拳傷鄰人昌強聞呼號聲欲往救家人牽裾不願曾有以劣紳事告者昌強裂眦曰彼語欲死吾未如之何矣奮然振臂往適見可以足蹴鄰人昌強念徒手不足勝鄰人門外有石獅二重各七百餘斤舉其一遙擲見可殪之餘怒未息逕造劣紳紳方食昌強一拳碎其顛紳死昌強昇其屍於市呼曰殺人者某也然此人萬死不蔽辜惡貫盈久特假手於某耳洋洋然歸忽見兵弁在門或告以故蓋見可死或以聞於吏遣兵勇來捕也昌強大怒挺身而鬥斃兵弁二餘皆竄昌強家祇一妻及一幼弟以拒捕故慮禍扶幼弟及妻亡將抵建安爲兵所困蓋永福已移檄通緝也昌強欲鬥以幼弟及妻爲念謂捕者曰殺人誠我然吾妻及弟則不與若不并捕吾請就縛否則致死抗命衆皆諾之遂就捕入獄翌日解往原籍妻及弟從往日哭於獄門決有日矣妻及弟忽三日不臨視夜夢妻披髮而至流血滿面頓足哭曰某紳之弟酖吾及幼叔斃而異之方自慘但有血腥觸鼻大悟壞械字越獄亡昌強有感居獄之左近懼爲人暫匿於其家問戚以妻弟皆死矣死因莫由知其狀則儼然夢寐所見大恚曰復及家人吾亦將復之矣卽夜計紳家脅殺其弟亡走福州意無知之者然其怪望而知之幾復遭捕入鼓山爲僧始免自是不復

與人事或有門不計曲直解之而已。一日途遇一農人奔甚急。後有追者。農人狀垂死。面失色。追者悻悻若盛怒。狀尤凶險。異而蹤之。及一溪。農人不得渡。復慮追及。遂自溺。追者猶投石示懲。昌強頗怒。躍水中。拯農人。既登岸。農人奄奄一息矣。追者猶欲加劇。昌強止之。追者欲強取農人。昌强大怒。格仆之。然不意其遽致死也。良久。農人漸甦。詰其故。始知農人有隱慝。爲人所知。追者其一也。追者意在得錢。農人靳不予。甯死無恤。昌強慰而遣之。而追者仆地。久不起。撫之。已冰。知死。其拳下也。泣曰。吾又毒手斃人矣。歸寺不食十日而死。彌留爲寺僧言生平甚悉。此某僧爲余言者。余以其人雖近頑暴。豪俠良有足多。故記之。

病骸曰。技勇用之得當。甚可貴。否則轉釀禍。故不可不慎也。

吳懷義

王無爲

懷義吳姓。先世爲滇人。祖遷鷄林。父子陸採藥山中。遭熊搏。裂肩死。懷義時年十七。狀猶童。見子陸。三日不歸。知有異。入山得遺履。視血迹上危岩。緣之。遺屍赫然。僅餘頭腹。大慟。念是山多熊。且人遇虎狼。必無遺體。決爲熊歸。求善獵者。入山射殺數熊。祭其父。夜聞呼曰。懷義。汝當入帽兒山。有老杉穴。中者取其雄。聲酷類父。志之。翌日。懷手銃往。竟日達山麓。天且暮。念深夜入山。非計。宿林莽。亦畏虎狼。欲歸。甫轉身。聞有嘆息聲。回顧。殊無人。然甫行。卽聞後有履聲。追且急。乃祝曰。父有靈。當不令兒飽虎狼兒。今止此宿。詰朝往取熊也。遂藉地臥。中夜聞大呼曰。虎。卒速避。驚而起。殊無所見。久之。月色大明。山麓一木一石。無不瞭然。方凝思。視遠處。隱隱有物。彪彪而弛。知爲虎。匿叢林以避。須臾。虎逾其宿處而過。竟以免。遲明。窮索帽兒山。凡可以穴。熊處均覓之。熊性深穴。處拔草木。

登。歐。尤。喜。穴。古。木。關。東。多。大。樹。逾。十。圍。者。不。可。計。數。熊。多。憑。焉。最。後。登。絕。頂。得。老。杉。幹。十。餘。圍。近。之。中。析。析。有。聲。視。幹。左。有。穴。執。槍。憑。之。一。熊。出。彈。之。中。腹。血。流。如。注。人。立。而。嗥。既。而。奔。撲。懷。義。更。彈。之。中。臂。奔。少。緩。續。發。數。彈。殞。視。之。雌。也。更。遲。半。小。時。遠。處。來。一。熊。重。可。四。百。斤。奔。絕。迅。轉。瞬。至。前。見。人。猛。撲。懷。義。急。伏。老。杉。後。熊。垂。睫。覆。目。人。立。始。辨。物。懷。匿。樹。後。熊。疑。走。山。下。奔。之。墜。澗。死。雄。也。車。載。歸。斷。頭。以。祭。

劍吾

王無爲

劍吾者閩永福人在閩榕以拳勇著宗少林棍術尤精辛亥歲死於兵是歲余遇研石研石爲言其軼事甚夥今遺忘大半劍吾十五六歲爲閩中無賴父屏諸門外鼓山附近有劇盜曰三山太歲收爲徒翌年三山太歲劫一婦人家使劍吾殺其子劍吾不忍傷幼童持刀不前三山太歲奪刀殺兒婦奔救三山太歲斷其腕劍吾退而語三山太歲之同黨曰天下殘酷之事固多吾乃未見如三山太歲之傷及婦孺遂遁而之他三山太歲慮隱事爲劍吾所暴四出求之求之不得乃罷劍吾走興化剃度爲僧居法能寺寺僧圓悟蓋少林拳巨擘稍稍授以技擊皆能了悟僧大喜教之甚力然劍吾好鬥忽與人角力而傷其顛傷劇且死家人訟諸官將收劍吾懼罪奔歸永福然斧資且絕無以爲生其父見諸途乃以歸家父禁之嚴不令外出劍吾唯在家習拳棒植巨木於庭中日試折之初則半月而折後乃七八日未幾遂出手無不折數年父死劍吾已力勝十石與人較鮮不爲所敗由是名漸著將設館授徒忽有永福巨紳爲劇盜擄兒勒贖聞劍吾能使告劍吾曰倘能取盜請以千金爲報蓋盜所索於紳者爲數萬也劍吾不知盜何人探悉盜所欣然應諾夜逾重垣入盜所遇三山太歲大駭不知所爲三山太

三日不見
割目相看

歲謂之曰爾來何作劍吾曰此無須諱吾應某紳募來此取兒回耳三山太歲曰然則爾夙知爲余耶曰否吾以爲他人耳三山太歲曰今遇吾將奈何曰願乞釋紳兒語次察三山太歲已變色知無可避即亦不懼作勢以備其乘三山太歲故善拳揮拳擊之劍吾覺其拳尙非三折肱於拳勇即挺身以鬥其初尙慮非三山太歲敵猛擊其顛三山負傷而仆逕入內眷兒兒不知處出覓三山太歲已逾牆外越矣從之牆外及諸焦山之麓三山太歲拾巨石擲之不中爲劍吾所獲追問兒始知在附近人家取兒還紳紳如數酬金由是置田宅不復爲無賴

王犀

王無爲

王犀名著閩榕談拳勇者莫不知之犀魁碩而沈摯技精絕一時握堅石釋手石爲屑屈指叩椅案叩處陷寸許性落落寡合獨好爲鄉里排難解紛公平無私祖信行鄉井爭者得一言輒服所居鄉日崇信有土豪伍昭誠鄉人所側目者也犀屢挫抑之昭誠憾甚謀復犀與之飲置巴豆其中犀瀉不已後不期而飲菘豆湯瀉竟愈顧不知昭誠實飲以巴豆會昭誠僕人毆鄉中陳姓重傷欲死犀執僕而割其耳昭誠怒遣人以重金募力士將鬪犀犀自謂無敵一笑而已未幾昭誠募得揚懷矯捷善走擲石必中又能越重牆墜地無聲以應造犀不遇而返犀平日最謹庭中布細土日夜三數視是夜飲於友家歸家轟醉竟忘巡視翌晨至庭中見有迹自牆至階次知有異出而偵之乃知爲懷然未審懷作何狀而懷則知之忽途中值一人甚偉其人熟睹曰而非王老剛邪犀曰然該人進曰吾有密語相告因作附耳狀突乘不意力創其血穴指入肉寸許矣犀笑曰客得毋揚懷懷心容將取其要害犀騰一足懷跌二十餘步復進而擒之懷知不敵乞免犀曰若懼死奈何相犯血穴致命之處若能下

毒手謂吾獨能恕乎懷謝犀笑曰今釋汝矣但執令汝來者來曷不先告懷曰吾誠伍所使但吾不知世有豪爽如君故不告而圖君耳犀時血流如注願謂懷曰汝勿謂吾今但能暫假數時氣息吾能取昭誠之首也奔而去矣及半小時手提人頭呼於市曰殺王犀者伍昭誠殺伍昭誠者王犀足相抵也血潰而死懷伏尸曰吾誤傷直躬矣出資為殮其屍旋他去後有人遇懷長樂某寺懷已為僧嘗語人曰吾生平未見如犀者重傷垂絕猶能殺人吾傷之致死亦不甚較言已太息或詰其刺度之由自言因于犀事所致云

記印度大詩人太阿兒

瘦 鵑

皇皇祖國吾靈魂之所領吾先人之所建今忠則盡命吾當為之獻今吾喜則作而歌歌為祖國曼兮有時背而泣泣為祖國怨兮吾腕雖弱摻扶祖國力彌健兮誰爾攀者吾決斷之腰間太河孰云鈍今皇皇祖國吾靈魂之所領吾先人之所建今此印度大詩人太阿兒愛國歌也太阿兒 R. Tagore 以一千八百六十年生於印度加爾格太為王家之子天性穎慧蹠弛不羈生小就傳目學校如狂狷居恆放心校外讀書不求甚解而每值考試輒得冠軍師奇之知為非常人也髫齡遊喜馬拉亞山曠觀天然之勝胸襟既豁即景賦詩人有見其詩者皆嘖嘖稱之十七留學倫敦年卽歸尋棄所學投身情器眷一女郎頗相愛悅雕肝鑠心為賦情詩無數已忽覺悟得大解脫於是出其心力資產手創學校於藩爾伯從之游者凡數百人教務之暇則肆力於詩歌小說劇曲音樂及最高之哲學往往開發學理以訓迪國中青年彼邦人士目之為聖每出演說市人爭引其裾扶服於地摩足致敬一千九百十三年文集西入歐洲歐人讀其文崇拜甚至至謂其文字之間挾有耶穌基督之精神瑞與

人言以爲英雄之流
古矣以爲英雄之流
半風以爲英雄之流
耶覺知有解之

見高囊街
前而囊街
不前者特
小盜耳安
有大盜者
長守而者

文。學。院。中。獎。以。四。萬。金。圓。號。稱。努。培。爾。獎。實。從。來。文。學。家。所。最。難。得。者。嘗。至。英。倫。美。利。堅。日。本。諸。國。人。盡。歡。迎。論。者。謂。為。二。十。世。紀。新。時。代。之。創。造。者。非。此。公。莫。屬。云。英。王。喬。治。五。世。錫。以。勳。爵。之。位。稱。太。阿。兒。勳。爵。夫。以。殘。山。剩。水。之。印。度。而。出。此。震。懾。一。世。之。奇。人。亦。足。豪。矣。

華蕙孃

螿 叟

瀉。陽。吳。芹。舟。太。守。魁。碩。美。鬚。髯。每。酒。酣。月。旦。八。才。語。驚。四。座。時。論。許。為。知。人。顧。懼。內。四。十。無。子。猶。不。敢。蓄。一。婢。會。選。黎。平。守。夫。人。以。道。遠。辭。弗。往。吳。子。身。之。任。同。官。中。有。勸。納。妾。者。吳。別。夫。人。久。畏。念。略。舒。以。百。金。得。蕙。孃。美。而。慧。大。嬖。之。年。餘。生。子。秘。弗。使。家。人。知。適。有。鄉。人。歸。酒。後。洩。其。事。夫。人。聞。而。大。恚。曰。措。大。敢。置。妾。耶。將。往。尋。吳。慮。舟。緩。遂。率。僕。媼。遵。陸。往。經。兩。月。抵。署。甫。入。大。呼。覓。杖。吳。率。妾。抱。子。長。跪。乞。哀。夫。人。益。怒。奪。子。授。媼。曰。汝。以。此。呱呱。者。挾。我。耶。擣。女。髮。力。鞭。之。蕙。孃。泣。受。不。一。聲。復。使。去。鮮。衣。雜。傭。媼。操。作。稍。拂。立。批。其。頰。居。三。年。女。無。敢。當。夕。然。終。無。怨。言。未。幾。吳。秩。滿。將。歸。宦。囊。充。實。自。鎮。遠。買。舟。順。流。下。梳。端。高。揭。銜。旂。以。為。太。守。餘。威。足。使。宵。人。斂。跡。矣。一。日。泊。清。浪。灘。岸。無。居。人。僅。小。舟。三。五。宿。水。如。鷗。甫。繫。纜。卽。有。漁。人。掉。艇。傍。吳。船。手。鮮。魚。求。售。夫。人。嗜。魚。膾。呼。媼。索。之。漁。人。故。昂。其。價。議。良。久。始。受。值。去。蕙。孃。見。漁。人。貌。瘠。惡。目。現。紅。絲。數。數。鬪。艙。中。若。審。度。舟。中。人。數。者。駭。曰。殆。矣。乘。間。白。夫。人。今。夜。宜。為。傭。婦。惡。其。不。祥。力。唾。之。女。惶。急。復。語。吳。曰。卽。果。如。汝。言。地。僻。無。兵。奈。何。蕙。孃。曰。君。但。與。夫。人。滅。燭。攜。兒。寢。餘。事。聽。我。足。矣。是。夜。無。月。昏。黑。不。辨。人。女。草。草。食。畢。命。舟。人。入。艙。底。堅。臥。勿。聲。乃。去。裙。易。輓。履。覓。柴。斧。插。腰。間。選。大。錢。百。餘。納。衣。囊。狻。狻。梳。頂。屏。息。凝。望。瞥。見。一。黑。影。躍。登。舟。女。以。二。指。夾。錢。力。擲。之。中。顛。踣。墮。水。有。聲。

此始修
則盜可
矣

俠士魂 高顯忠

一一一

繼至二人復仆岸上知有備盪盪蓋覆首同時進女躍下運斧如風鬥良久斃其三餘一人逃女入艙呼吳起燭
所斃三人一卽日間賣魚者女腕亦傷血縷縷出夫人奔出抱女大哭曰微吾妹全家灰燼矣吾嚮待汝薄自問
非人幸妹怨之遂裂帛爲女裹創釵釵泣謝自是和好無間言吳私問女曰卿有技若此曩受扑胡竟不言女曰
嫡庶自有定分能恃力與夫人爭夕耶吳益愛之後余客長沙識芹舟偶招飲余問曰聞君善相人亦於風塵中
物色得之否芹舟不語檢書篋出一詩示我曰（風雨扁舟泊五溪綠林豪客夜相窺從今不敢談天下紅綫當
前竟未知）問所指以實告余請見欣然命女出一揖退余觀其人弱不勝衣雙鉤緣削不知其身懷絕技也蕙
娘華姓賞筑人父某官守備精拳術父死家中落遂鬻女爲人妾所學蓋得諸其父云

高顯忠

企青

山西大同城外陽高縣中有高家村居民半皆高姓因以名其村其族有懷仕者年屆六十室人早亡遺一子顯
忠翁愛之逾掌上珍年方十三嶢嶢見頭角喜讚孫子兵法嘗謂人曰我欲學萬人敵長當効班定遠立功異域
不則亦當保障一方捍禦外侮方稱吾志父喜曰我兒誠未來之將才也日者顯忠信步出遊途遇一老僧前剪
拂曰公子才固高矣獨未諸武藝何萬人敵恐不如是也倘不以老禿爲固陋請隨吾來三年後當還汝一副面
目也顯忠聞而大喜因謝曰不意吾師竟垂青小子此固小子所夙願也卽隨老僧去翁是日盼顯忠歸不至識
三數日又不至乃遣人在戚友家問之殊少朕兆乃大驚急遣人四出尋之皆莫得端倪而返上自主翁下及戚
獲自顯忠失後歡樂之家庭一變卽爲悲寂其翁亦付之浩歎而已越四年忠突歸見父大驚曰汝自何來家

人聞信，急集牽衣痛哭，幾於失聲。逾頃而定，則又大喜。終夜絮絮爭語，離慘顯忠曰：「兒輩成將來，不愁無出頭地。日也時，山西多盜，屢出劫於村野間。高家莊以富厚聞，盜覬覦久之，糾其衆約期至，且先致信於村中，命釀金如數以待。否則當玉石俱焚也。」顯忠父及村中父老咸驚曰：「我村今膺浩劫矣，奈何？」顯忠曰：「寇至我視之，如腐鼠耳。今吾在此，當令其乘輿而來，敗興而返也。」村衆羅拜曰：「不意公子有此高才，實具回天手段。我輩咸聽公子調度，行看公子破敵矣。」顯忠遂命村衆各飽餐，或備索，或執械，以待敵來。飯後，顯忠至園中，以僧所教之技，更一練習，自喜曰：「盜雖多，余足殲之矣。」遙見暮鴉歸林，炊烟四起，披小鎧，執雙劍，鞭腰弓，懸矢，結束始畢，已聞號呼聲自遠而近。顯忠於是率村衆過莊橋，盜衆數十奔馳至，爲首似渠魁者三。顯忠不俟其前連發三矢，殞其二。盜初不虞村人之敢出抵抗，並不意村中之有顯忠，其人也。盜衆乃潰，倉皇奔竄，各不相顧。顯忠揮村衆急進，呼聲雷動，盜咸辟易，惟爲首三者之一，猶與悍盜十數人死戰不退。顯忠驟步及之，盜亦善雙鞭，兩人相交，盤旋飛舞，盜陡呼曰：「若師非雲月禪師耶？」顯忠曰：「唯子既知之，何不退盜伏拜？」曰：「固知非吾師所授技，無如此之精也。」顯忠至是始知盜亦僧弟子也。於是互相剪拂，解散餘盜，邀盜首至家，並見翁詢之，知其姓戴名浪，亦世家子，好拳勇，醉後誤傷豪家子，懼爲所陷，出亡於外，無所爲主，而流於盜者。顯忠因語以立身之道，並謂大丈夫當舍身爲國，不當久廁綠林間。今子既無歸，暫棲余處，以待時來，予不憚爲子拓一席之地也。戴喜感交，加有二盜亦願從。顯忠亦允之。二盜一名呂功，一名齊棟，於是序兄弟之禮焉。自此顯忠名非特一村，知卽遠近無不聞云。

春日無事，顯忠與戴浪以馳馬擊劍作消遣計。一日忽有賣技者來自遠方，一老者精神矍鑠，一少女年可十

八九長身玉立丰韻絕佳且善武技能獨足作馬上舞設場村北顯忠聞之與戴等往觀見女技果高身輕如燕
貌美於花憨態可掬見顯忠睨之則微笑顯忠不禁神往戴知之戲以錢擲女時女正於繩上翹兩足向天見錢
從容啓櫻口銜之衆大譁贊老翁曰何處官人來惡作劇耶若非吾兒技高者則嬌軀不且受傷耶戴力推顯忠
進忠乃前揖曰老翁休怪適敵友戲耳翁曰相君貌諒亦有技者如有與吾兒一較何如衆咸呼曰此我家高
官人疇不知者忠笑脫外服翁以手遙向女作勢意中似有言女俯首作微羞狀遂各立門戶女進一步一足飛
來顯忠側讓思捉女足而女已改作蝴蝶穿花勢撲至忠迎拒之一掌虛揚作鷗子翻身而女欲側身避顯忠疾
自縋腰抱之女至是不再拒但紅暈雙頰雲鬢微鬆俯首無言而已顯忠輕放下喝采聲早已雷動矣於時村衆
眉飛色舞羣相贊嘆翁即前進曰公子藝高老夫不勝佩服惟此女誓言謂有勝已者必嫁之今公子既勝還當
收之爲婦顯忠不應翁曰公子嫌棄不允爲婚別無他求還請公子與老夫一較惟老夫無能不足當公子一麾
耳言畢見場左合抱松樹一翁即以手撫之如摧枯拉朽者然忠大驚知翁非常人今不應之必有以制吾往日
英名行當喪盡因以未奉父命爲辭翁曰公子允尊人嘗無不允者忠初已戀女但以未稔家世於陌路卽成眷
屬且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近於苟合故不敢遽允因解佩玉付翁以爲溫嶠玉鏡之臺翁亦向女取一金鑰謂
忠曰此吾兒絕技請留之用爲婚證三月後某日予當送小女來侍巾櫛也父女各超乘東馳而去老翁雲姓名
強女小字櫻兒後知老翁非賣技者耳顯忠名欲婿之恐不能遂其志因假賣技以玉成其事云高歸家稟父父
亦允爲設青廬於新屋中至日顯忠華服美冠上下煥然親友咸來賀迨午後翁果送女來輿馬甚盛於是舉行

攻早疑女
之伴敗奸
男兒尙敢
罵否耶
女媼然笑
而不答妙

婚禮一雙伉儷齊入洞房乃肆筵設席款翁上坐乘賓亦以次就坐席次翁起謂高翁曰弱息未諳禮教諸事須求厚諒且顯時督責之勿爲姑息余心事已了行作海外遊矣言畢舉一大觥爲高父子及乘賓壽命家人備馬高父子苦留之不得遂別去臨行時贈顯忠一馬周身赤毛骨格雄駿彪彪然良馬也顯謂顯忠曰賢婿寶之他日仗此馬出入戰場爲國家生色建功立名則不負老朽一片心矣顯忠拜謝父子送至庄前而別結婚後伉儷甚篤久之顯忠始知前日女非無技乃伴敗耳笑謂女曰卿何愛予之深耶余感甚矣女亦媼然笑稔餘沒忠痛哭成殮葬後閱三卒忠已二十有八矣時明末流寇大起張獻忠李自成擾亂天下流寇來犯高家莊者顯忠合村衆練鄉團置砲壘設欄樓警衆滅賊以是來犯者輒敗去適大同被圍圍急顯忠命戴浪先往救自將兵爲後盾不及半途賊兵再犯高家村正呼嘯而行不期遇鄉團大敗而去圍得敗信怒甚急攻大同大同總兵姜瓖降顯忠至已不及退保其村賊以其難犯且非要地去之顯忠方欲號召英傑以平賊自任未幾聞李闖犯京師顯忠不及聚餘衆卽部兵北上思合邊兵入援而崇禎殉國三桂借兵諸信迭至戴浪等亦以轉戰羣寇而沒顯忠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我負我大明負我師負吾翁大丈夫至是死耳拔劍欲自刎櫻兒泣挽之夫婦大哭翌晨軍中不見顯忠夫婦或云同死或云偕隱而諸義兵亦遵顯忠傳書散歸鄉里焉厥後海上追稱爲高大王而燕豫間亦有女俠之蹤跡云

逸史氏云英雄兒女生不逢時雖有忠君愛國之心無所適施終歸隱遯亦仍與草木同腐耳顯忠夫婦偷得所藉手其功名必有彪炳於史冊者乃不得其時惜哉

魏七

區區

魏七原籍陝西曾祖遷居魯省及魏七已傳四代遂為魯人矣為人有俠義氣膂力過人尤精劍術見人有不平事輒挺身而出以報復為己任願非真受冤屈其曲在人者不應也且不受人惠迥非好事者可比邑有聶仲明者縉紳之士也與吳國藩相友善吳有一子曰敏才幼在聶宅家塾讀書天資聰敏穎慧過人年纔十二五經俱已誦畢授以作文之法亦復心領神會觸類旁通文筆超拔楚楚動人仲明愛之摯遂妻之以女女名桂秀長於敏才三齡風鬟霧鬢秀韻天然亦絕世麗姝也幼承母教工詞翰尤擅丹青因年事漸長不便與吳生同學研習然偶偷誦未婚婿之文章字句清新文氣雄厚知個郎亦不凡芳心輒自喜也孰知好事多磨佳人命薄千古一轍良堪浩歎清光緒末年國藩製眷入都供差部曹國變以後蟄居京師杜門不出以自韜晦民國元年京津兵變事發現吳氏適當其衝家室被焚財產盡喪國藩得驚悸之症而沒敏才至是貧無立錫之地落魄京華為謀生起見遂不得不依人字下在某宅供秘書之職以自生活烟事無暇顧及矣魯有秦楚先者為富不仁祇以先世為官遂得剛身縉紳之列有子國賢溺愛逾常凡有所欲靡不從之年事既長定婚有日矣豈意國賢垂涎桂秀之姿色已非一日及聞議婚事遂宣言非得聶氏女為妻願終身不娶以恫嚇其父楚先愛子既篤望孫又切驟聞是言殊為焦灼遂商於媒媼某氏且餽以重金囑代設法以成其事媼固惟利是圖者遂出毒計言於聶府曰吳公子既遭家難久無音書殆有變故耶某曰予遠戚自京來云公子已亡不卜此信徵實否耶事如果確小姐終身無託矣為之奈何言罷唏噓不已聶仲明見女已過及笄之年猶是深閨待字方以敏才為念猝聞

除却巫山不為雲又
水難知為福

也。在月老下
職七功不

是言驚皇失色。又恐桂秀知其事。而生意外。密囑嫗暫守秘密。勿令女知。潛探消息。再作計較。嫗知中計。暗自歎。慰遂與辭。而出謀於某。無賴僞言爲嫗遠感。自京中來。曾備於吳宅者。主人死後。家產蕩然。無存少主人。亦因憤鬱而死。云云。嫗故爲此計。藉以徵實其事也。仲明悲慘之餘。神志昏瞥。竟信媒嫗之言。以桂秀許字。秦國賢且囑其早日完娶。遲恐鴻漏事不諧矣。蓋由愛女情切。恐生他項變故也。國賢以目的可達。手舞足蹈。楚先亦喜極。若狂。此事僥倖成功。實緣楚先一念之差。忍心害理。有以致此也。事之原委。悉爲魏七聞知。義憤填胸。怒不可遏。以事之罪魁。觸首實爲楚先。遂決計刺殺此賊。以警凶頑。百輛盈門。迎娶有日矣。秦宅懸燈結綵。忙碌異常。一夕魚更三躍。楚先自臥室起身。如廁。行至中庭。陡見白光一道。自空中飛下。急欲呼號。則中項而逝。楚先已死於白光之下矣。翌日。家人睹狀大驚。旋得字條一紙。宣佈楚先罪狀。下署魏七名。此案既出一邑。震驚聶仲明至此。方自悔鹵莽。追恨不已。急差人至京。迎敏才歸。擇日合巹。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夫婦咸感魏七之恩德。爲之申請縣署。免科其罪。縣令亦嘉魏七之俠義。從寬處斷。云嗚呼。世風不古。道德淪亡。奸詐百出。禍機四伏。若魏七者。可以風矣。

漁舟女俠

於仲良

浙東有河曰北溪。甚遼闊。兩岸不相望。皆植以柳。綠葉成陰。紅日映照。其景天然。時有一葉小舟。泊於柳陰深處。蓋漁舟也。舟中惟一老翁。一少女。翁白髮絲絲。垂於胸際。乃女之父也。女年約二九。雖操河上業。衣布服。不施粉黛。而風姿殊麗。貌尤娟秀。凡深居閨中者。不是過也。岸上有茅屋數椽。四圍短垣。蓋翁與女所居之舍。日出則

翁。僮。女。蕩。漿。溪。之。中。流。四。散。佈。網。日。落。則。收。網。若。有。所。待。半。以。佐。膳。半。以。餽。錢。相。處。甚。樂。一。日。薄。暮。紅。日。西。墮。收。網。既。畢。翁。獨。散。步。溪。頭。至。一。綠。茵。茂。密。處。有。強。者。十。餘。人。席。地。而。坐。或。持。刀。劍。或。挾。棍。棒。狀。至。凶。狠。翁。異。之。詰。曰。汝。等。在。此。何。爲。者。一。強。者。答。曰。汝。非。北。溪。漁。翁。耶。汝。打。魚。我。逐。獵。耳。翁。曰。異。哉。此。處。絕。鮮。山。林。安。可。獵。哉。強。者。曰。人。各。有。事。何。嚙。嚙。爲。翁。無。言。而。去。比。返。舍。呼。女。曰。阿。寶。今。夜。須。醒。睡。毋。皆。昏。不。知。醒。女。曰。何。爲。乎。曰。方。吾。閒。步。時。見。強。者。甚。衆。類。皆。非。善。必。慎。防。之。時。天。色。昏。黑。女。燃。燈。閉。門。就。寢。夜。既。半。翁。猶。未。睡。忽。聞。呼。救。命。聲。其。聲。遙。遠。且。蓋。微。知。有。變。即。呼。女。醒。問。何。事。曰。盜。也。女。曰。盜。乎。即。披。衣。起。拔。門。欲。出。翁。曰。止。止。汝。何。孟。浪。如。是。盜。在。水。而。不。在。陸。也。女。曰。然。則。阿。祖。將。駕。舟。往。乎。曰。然。遂。與。女。各。懷。利。刃。一。駕。舟。向。彼。岸。疾。駛。去。時。皎。月。當。空。水。波。不。興。女。立。船。頭。遙。見。一。巨。船。燈。光。甚。明。黑。影。幢。幢。往。來。不。絕。已。而。舟。近。彼。船。女。一。躍。而。登。見。有。男。女。數。人。有。泣。者。有。股。戰。者。羣。盜。則。翻。箱。倒。籠。搜。括。財。帛。女。觀。狀。大。怒。曰。賊。子。毋。爾。姑。娘。來。矣。出。刃。揮。擊。盜。亦。挺。刃。相。拒。女。勇。甚。力。誅。盜。五。人。衆。知。不。敵。遂。出。奔。遂。登。岸。而。翁。已。先。候。之。出。刃。相。向。阻。去。路。衆。見。不。能。進。又。不。得。退。死。亡。殆。盡。間。有。從。水。中。而。逃。得。生。者。僅。十。之。一。二。盜。既。敗。散。女。乃。安。慰。船。中。男。女。囑。勿。驚。恐。仍。偕。翁。操。舟。返。後。月。餘。某。夕。夜。正。午。翁。所。居。茅。舍。忽。然。被。火。翁。女。從。夢。中。驚。醒。撞。門。冒。火。出。則。垣。外。皆。爲。強。者。邏。守。翁。知。乃。前。者。所。逃。之。盜。來。報。復。也。奮。勇。力。戰。卒。破。門。出。遂。不。敢。留。攝。女。他。也。不。知。所。終。此。後。亦。罔。知。其。名。者。

我以水救我以火

女愛國家

劍亞生

密。司。吉。利。尼。者。巴。黎。大。律。師。傑。勿。司。之。女。公。子。也。煙。輕。月。瘦。雪。韻。花。嬌。身。頰。而。長。濯。濯。如。春。風。楊。柳。灑。灑。如。夏。日。

訂婚禮成
雙銀質獎
專矣

美蓉見者驚為絕艷。謂巴黎交際場中之佼佼者。不是過也。年二十。即卒業於維廉梅麗書院。芳名鵠起。皆以不
櫛進士呼之。性慷慨。有丈夫氣。見受傷兵士。日形衆多。紅十字會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姑娘惻然憐之。遂赴戰地。
充看護婦。職復將其情人訂婚。鑽戒變錢購麵包牛乳牛油。以供傷兵。傷兵感其盛德。咸呼為女慈善家。事聞於
陸軍大佐喬治威爾遜。稱賞不置。急召至軍中。餉以美饌。復以銀質獎章親佩。彼姝胸前以示鼓勵云。

白額虎

仲琴

內嵌天文地理國名干支方向五行五色數目等字

齊生天樂字詠霓。浙之天台人也。為次風先生之族孫。母雷氏遺腹誕生。誕生之前一夕。夢登九霄。入月宮。聆姮娥奏雲璈。觀織女舞霓裳。臨行衆仙界一小兒。潔白如雪。并以彩霞護送。御電輪至霄空。忽為霹靂驚醒。醒則呱呱者已墜地矣。誕彌厥月。即能言聲似洪鐘。狀甚偉岸。年十三。類成人。正襟危坐。嶽峙淵停。弱冠。文名滿寰宇。書出遊。凡名山大川。無不有其蹤跡。為人胸無城府。而英俊之鋒鋦。不露。頗能注重道德。一以古人為法。好讀書。手不釋卷。比鄰劉翁。名蘭史。號西河。以經學者稱。見生目為大器。謂其子曰齊生。異日必享雄名於世。爾宜師事之。甲午中日事起。生徒步至京師。北闕上書。力言議和之非計。旋以和議告成。乃憤憤而歸。生之名遂自此而大噪矣。嘗生之走京師也。親友之膽小如鼷者。咸為生所深恐。其蹈陳東之覆轍而生。則左顧右盼。竟談笑南旋。殆亦由其上下古今。有以致之。不然。胡意氣若是之雄乎。維時生齒雖壯。尙未娶妻。家中老母康健。日讀父書。以娛其親。有說合者。生恆以娶妻娶德對。因之婚事屢致不成。何則。以今日社會中。欲求一守婦道者。誠憂憂乎其難之。

女之心如
女父之心
心又爲是

與然而入
意欲何爲

也。願生。繼守。此。主義。而其。母。終。以。生。年。日。長。未。曾。授。室。爲。慮。會。有。王。媼。來。言。金。姓。有。女。名。素。雲。端。莊。流。麗。足。爲。生。偶。母。喜。以。告。生。生。曰。唯。命。蓋。金。姓。與。生。家。有。世。誼。而。生。母。且。常。相。過。從。故。生。得。悉。其。顛。末。一。言。即。合。當。延。冰。上。人。往。金。姓。允。之。特。是。生。與。金。姓。締。姻。而。吉。期。一。時。猶。未。能。定。詎。料。好。事。多。磨。生。家。不。戒。於。火。廬。舍。蕩。爲。灰。燼。家。遂。中。落。先。是。生。家。願。小。康。而。金。姓。以。故。家。大。族。素。稱。富。饒。女。父。鑑。水。爲。天。台。之。名。孝。廉。聞。生。名。欲。以。女。妻。之。也。久。矣。而。女。亦。願。得。如。生。者。而。嫁。之。惟。女。母。惑。於。五。行。之。說。以。生。年。月。日。時。有。土。木。禁。忌。且。與。女。年。相。沖。初。不。之。許。旋。以。女。父。婿。生。計。決。議。遂。定。至。是。女。母。嫌。生。貧。大。有。悔。婚。意。幸。女。父。顧。全。大。局。執。不。可。而。女。尤。明。從。一。而。終。之。義。然。女。母。心。終。怏。怏。百。計。圖。維。思。離。其。婚。而。未。得。其。間。適。女。母。有。二。婢。一。名。三。梅。一。名。四。梅。三。梅。多。心。計。曾。與。男。僕。李。阿。九。有。染。已。五。年。矣。女。母。向。不。知。近。忽。懷。孕。女。母。始。覺。察。然。亦。無。如。之。何。蓋。女。爲。庶。出。而。女。母。爲。鑑。水。第。六。姬。鑑。水。有。十。姬。相。繼。而。死。者。八。人。獨。女。母。與。第。七。姬。尚。在。七。姬。名。萬。兒。與。女。相。契。多。不。直。女。母。之。所。爲。恆。呼。女。母。爲。千。妹。由。女。母。名。千。兒。故。曾。以。女。事。力。行。規。勸。自。是。女。母。與。七。姬。不。睦。乃。假。三。梅。造。謠。謂。七。姬。與。生。通。以。七。姬。嘗。至。生。家。認。生。母。爲。義。母。也。女。父。不。信。迨。三。梅。以。藥。墮。胎。女。母。即。以。所。墮。胎。默。遣。心。腹。投。諸。七。姬。襲。器。中。而。已。則。言。諸。鑑。水。指。此。作。證。七。姬。初。不。覺。也。然。鑑。水。終。以。爲。疑。故。不。聽。其。言。且。悟。女。母。借。刀。殺。人。以。冀。破。壞。生。與。女。之。婚。姻。於。是。婿。生。之。意。益。堅。急。擇。良。日。爲。女。出。閣。屆。期。彩。輿。至。生。家。一。對。璧。人。立。於。紅。氍。毹。上。凡。親。串。中。之。黃。童。白。叟。賓。客。中。之。綠。女。紅。男。咸。來。慶。賀。莫。不。嘖。嘖。稱。羨。交。拜。禮。成。相。將。入。洞。房。時。至。魚。更。三。羅。忽。一。黑。漢。突。破。窗。而。入。將。女。之。手。足。縛。緊。出。利。刃。斬。之。生。駭。極。欲。呼。黑。漢。禁。勿。聲。張。強。負。生。至。窗。外。越。牆。而。出。生。初。不。解。其。故。及。至。一。破。廟。中。始

患○肩○命○生○下○姓○權○其○將○害○已○也○臨○而○乞○憐○黑○漢○告○之○曰○君○毋○恐○余○乃○白○額○虎○係○來○救○君○君○之○婿○金○姓○尊○夫○人○之○母○雅○不○欲○幸○令○岳○愛○君○尊○夫○人○復○貞○節○勉○強○從○事○惟○其○母○終○欲○得○君○而○甘○心○尊○夫○人○之○請○歸○君○也○其○母○曾○購○藥○醉○女○而○易○以○心○腹○婢○且○令○其○僕○李○阿○九○與○余○商○酌○願○出○多○金○以○死○君○余○僞○允○其○請○心○實○不○忍○余○之○所○以○殺○此○婢○者○以○一○切○毒○計○成○出○此○婢○此○婢○即○所○謂○三○梅○彼○之○代○尊○夫○人○翼○暫○時○詭○令○岳○俟○余○殺○君○之○際○彼○即○乘○間○而○逸○而○令○岳○之○前○託○以○君○夫○婦○均○為○盜○殺○以○為○鬼○不○知○人○不○覺○也○然○以○余○思○之○其○計○可○謂○左○矣○生○聆○其○言○再○三○申○謝○黑○漢○曰○君○奚○謝○為○言○畢○出○金○千○兩○男○生○命○生○攜○此○以○出○洋○盡○作○留○學○費○生○出○洋○越○三○年○而○返○返○則○奔○走○革○命○武○漢○光○復○頗○有○功○初○三○梅○之○代○女○歸○生○也○女○母○乘○女○迷○惘○之○時○私○送○女○於○某○尼○庵○女○醒○自○分○今○日○為○吉○日○何○以○至○是○殊○不○知○吉○日○已○逾○其○期○逮○三○梅○被○殺○生○亦○不○見○而○兩○家○遂○各○執○一○詞○訟○諸○官○官○終○莫○得○其○要○領○正○嚴○行○鞠○訊○間○黑○漢○忽○自○首○為○道○其○詳○且○言○女○之○住○址○官○義○而○釋○之○而○女○仍○居○某○尼○庵○其○母○曾○密○遣○人○再○三○勸○之○他○適○女○誓○死○不○從○日○望○生○之○確○耗○鑑○水○初○不○知○女○在○尼○庵○至○此○始○悉○生○與○女○均○未○死○旋○有○人○告○以○生○在○武○漢○立○功○鑑○水○於○是○親○送○女○往○與○生○成○夫○婦○女○母○卒○為○鑑○水○擯○棄○七○姬○後○生○一○子○名○青○雲○鑑○水○遂○倍○加○寵○愛○焉○

記女子敢死隊

逸虎

世○人○一○聞○女○子○敢○死○隊○之○名○莫○不○疑○為○事○近○滑○稽○無○裨○實○際○而○不○知○隊○中○女○兒○固○能○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而○以○捨○身○救○國○為○天○職○者○也○女○子○敢○死○隊○之○名○實○濫○觴○於○塞○蓋○塞○以○冀○爾○小○國○間○於○羣○雄○事○楚○事○齊○動○輒○得○咎○塞○國○英○雌○知○非○羣○策○羣○力○實○不○足○以○圖○存○乃○有○敢○死○隊○之○組○織○上○自○貴○人○妻○下○至○農○家○女○一○律○荷○槍○佩○劍○習○戰○鬥○術○歐○戰○

以夫人願自投之
貴而位其
身或熱血
非真不可
克敵宜也

發生時娘子軍即趨赴沙場一顯女兒身手副司令某氏嬌雌也夫亦塞國將軍巴爾幹之役死於土人之手塞國軍律素無禁止婦人入伍之條故敢死隊之成立實為一般健兒所歡迎者現戰電傳來謂俄國莫斯科女界亦發起一女子敢死隊聞風而至者已達萬人俄國軍律雖不許婦人從軍然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自不能以常理論故當局者對於此舉亦僅能詐作痴聾毋煩深究憶俄德宣戰之日有高絲華夫人者投入其夫之營堅求入伍為志願兵夫以格以軍律拒之婦求益堅夫無法強納之然猶以個儂生性好奇姑允其請俾一嘗此中况味庶彼知戎馬生涯究非彼閨閣中人所能習也詎婦入營未久德軍乘勝來攻婦馳突於千軍萬馬之中奏功獨巨事為俄皇所聞立擢為中尉且獎以聖佐治十字勳章未幾即一躍而任為烏拉哥薩克第六聯隊長矣今俄國戰史中所載娘子軍所立之戰功已不居鐵血男兒之後惟隊中餉需軍械暨一切用品猶為各人自備而政府不與聞焉所需之款為數實屬不資大都皆為富家女兒所供給惟杯水車薪究難持久想俄國政府諸公將必有以善其後而毋負彼輩愛國女兒之一片熱誠也

歐戰中之無耳將軍

逸虎

與登堡將軍非橫行東歐之悍將乎而其所視為最可畏之勁敵者既非尼古拉大公又非蒲拉斯夫上將乃一名不見稱於時之野戰隊長耳隊長名彼得綽號無耳將軍常出沒於德軍陣線之中殺傷將士無數德皇出重金萬鎊以購其顯卒不獲德人視之殆同魔鬼無論何時何地莫不有若人之蹤跡迨發兵捕之則又如鴻飛之冥冥徒勞弋人之往返耳時或聲東擊西使德軍疲於奔命自波羅的至浦高華間之戰線計長殆及千哩惟

也。軍雖無非無

一四十四人
以奮不殺

幾無寸地不在彼得勢力範圍中。或奪德軍之輜重。或毀德人之鐵道。又或斷電線。以絕其消息。或探軍情。而實諸政府種種騷擾。實屬防不勝防。俄國野戰隊共約五萬。衆分爲三百隊。大都皆驍悍善戰之健兒。而尤以彼得所部爲最勇。彼得雖以無耳。將軍名惟爾耳。固無恙。且聰逾恆人。其所以名無耳者。以其不屑聆人作乞憐語耳。彼得有兄二人。俱於克勒斯匿之役。喪於奧軍之手。彼得誓爲二兄復仇。故凡與敵人交綏之際。必肆行殺戮。不留一敵。敵人卽倒戈乞降。願爲俘虜。亦必不允。且命其持鎗再戰。彼得每戰必身先士卒。故部下健兒咸樂爲之用。無不一以當百。彼得視士卒如子弟。輒與士卒同甘苦。凡衣食器械等物。有破舊者。卽解私囊以易之。彼得所用之財。多取給於父。父名胡露夫。司摩司。克城中某製造廠之主人也。當彼得二兄戰死之時。父聞之大憤。卽以資產盡授於彼得。以爲殺敵之用。彼得手足之情。素深。得耗後。卽過返家中。跪於父前。誓必殺德奧人四千以償二兄之命。彼得所統之衆。僅八十人耳。以八十人而殺敵四千。彼得誠足以自豪哉。彼得於聖誕節後。卽帶隊出發。徑趨地溫司。克健兒八十人一律衣白制服。靴亦套以白皮鎗械俱繫以白油。出軍未四月。而德人之喪於其手者。已不下四千衆。然彼得固非所向無敵者。新年之日。彼得得進攻克利沙。以衆寡殊。竟爲奧軍所困。損失三十餘人。彼得腿際亦中一彈。是役失敗之後。彼得深知徒步終難獲勝。且是役死者尤以步兵爲多。故所招新兵。須嫻於騎術者。方爲合格。彼得於軍事學。素未研究。某年擬投身民團。亦爲團長所拒。而竟以野戰隊橫行於時。噫。異矣。

記歐戰中二學生

扁啓

二一校中
軍生欲從
軍想見德
不心國是者
不可多得

奧塞戰爭之初起也。奧國人心憤激，爭効命於疆場。時維也納京城有陸軍大學，在校生徒遇將士出征，必列隊遠送，或投私財以助軍費。中有二學生，一餘訥略，一爲培克。年皆二十左右，尙未畢業，請於校長薩米狄願從軍。征塞校長不許，二生曰：「今國民奮其忠勇之精神，捧其滿腔之熱血，爲海陸軍後援，吾輩亦國民一份子，且肄業陸軍於戰國，方法略有心得，願爲國家誓死赴戰。」校長知志不可奪，遂命隸大將軍威摩敦麾下。至塞後，圍塞京伯爾格，來得俄率水陸軍援塞，德亦遣勁旅助奧。兩軍血戰一晝夜，不分勝負。二生挾最猛烈之炸彈冒險投入俄營，俄兵死傷無算。翌日俄軍三道並進，巨礮凡八百尊，復與德戰。德軍肉薄而登，奧軍繼之以二生爲敢死隊隊長，督率團兵紛擲炸彈塞軍中，彈頗多。二生復鼓勇前進，指揮左右槍彈齊下，又傷塞軍無數。俄軍亦受重傷，奧軍聲威乃大振。未幾俄軍竭力猛攻，德亦出銳師應之，相持不下。奧大將命二生督隊往攜巨彈，爆藥向俄軍擲擊。是時風惡如吼，四顧昏黑，不辨咫尺。俄軍大亂，德奧兩軍會師夾攻，俄不能支，塞城垂危而助俄之法軍又至。復與德奧開戰，二生仍爲先鋒隊，以偵法人甫交戰，法人施放機關砲，適中二生之面。二生倒臥地上，負創甚劇。逾時而斃。大將急命收屍，勝塞後以禮厚葬之。噫！此一役也，二生之功誠不少，而仍爲彈所中，俾齋志以歿，惜哉。

王志成

朱鵬魂

王志成，浙之烏程人，善拳術，其師爲少林正宗王爺。得其秘由，是所向無敵。名雀噪於江淮間。某歲王嘗客魏垣，一日時已薄暮，尙踽踽行山野中，四顧茫茫，殊無村莊。黑黃行李，無處安頓，心殊焦灼。忽見一少年自遠而至。

王卽趨前問訊少年曰如欲寬逆旅非四鼓不能至余亦跋涉長途者苦不得下榻處距此四五里許有古剎擬抵彼暫度一宵耳王聞言乃曰得君爲侶可共往一宿因展姓氏邦族少年自言徐姓籍淳安者王見其目光灼灼知非善類時暗自防衛移時而至相將入內維時夜旣深乃各展寢具而睡王甫交睫忽聞有聲起自左側俄見刀光一閃王遂一躍而起急飛一足蹴之刀警然墮卽乘勢揮拳直擊其臂其人知不敵卽跪地乞饒王微哂曰量爾有多大本領竟敢致吾命耶今本當殺汝姑念汝年輕無知貸爾一死此後從速去邪歸正力改前非否則吾王某知之定不寬宥少年連聲諾諾抱頭鼠竄而遁時天已大明王卽收拾行李而去

戴英志

李宗俊

清道咸間羣盜如毛而粵省尤爲甚白日劫人財物無足爲怪載英志者粵之香山人也以勇悍著有膂力精技擊會盜寇來攻載被舉爲團首與盜死戰大破之以是權勢傾一邑邑中治理權均操於載手人聞其名則望風而拜莫敢擾其鋒戴天性本寬恕喜治詩賦尤崇拜哲學恂恂有儒者氣然對於邑之宵小則加以嚴法嘗以雷霆萬鈞之力壓迫之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崇其刑威而不軌之心或緣之而興也故邑人恨之刺骨且病其專制太酷大肆橫議載耳語之疑邑人皆將不利於己益肆奇暴誅戮無已時凡被嫌疑者均不免焉時有李德貽者邑中之鄉紳也偶涉嫌疑遂論死請歸訣妻孥期以死日必至載不允李知無幸亦不作他想矣李有至友朱騰蛟者具神力善超躡穿窬中之能者聞李爲載所困乃夤夜往踰牆入直奔獄所時李方就寢急負之出踰牆而逃適爲牢役瞥見急鳴鑼逮捕時載亦酣睡聞鑼號大駭知有變躡急持刃出遙見一少年背負一人疾逃方

欲往捕突見少年返身揚手一鏢飛至戴以刃隨手格之鏢落而一鏢又至再落再至自後鏢連續如雨下載措手不及腰中二鏢遂墜焉而少年既吞載因受傷過甚病數月始瘥出示大索終不可得騰蛟亦自此絕跡載自經此厄亦洗心革面勉爲善人不似前此之殘暴有政聲焉

樵俠

姚竹天

浙寧馬鞍山松柏青鬱山峯駝列狀若馬鞍山巔綠陰中有一古刹寺牆殷紅曰小林風住僧持曰一塵工內家拳術一蹤能丈餘如以指指磚磚應碎指鐵板則能洞穿成穴骨相清癯眉宇間含英豪氣晨僧必繞殿數十次運氣練功有樵童某日樵山中性好武見僧試拳心羨之乞僧指授僧視童貌喜付曰余年逾半百雲遊天下未覩一人堪傳余技今觀此童骨相非凡誠英才也乃謂童曰爾父母存否童汛瀾曰吾家本小康因父母早棄世產爲族人剝蝕殆盡故流落爲樵聊以餬口僧曰爾明日始可棄樵居寺中余當傳子以技童伏地拜謝嗣後一塵悉心教授童亦孜孜從習學成又授以運氣騰跳點穴諸術前後凡十年盡傳僧技一日僧謂童曰今子盡得余技有出藍勝青之概今可下山雲遊以廣見聞惟宜戒酒戒色毋驕毋蹇酒色易傷身驕蹇則天下高明者正多恐將不利於子又宜謙恭下居抱除暴安良之志子其記之童唯唯時年已逾冠下山後一日客金閭見有一嫗嗚咽悲泣樵異叩之嫗曰余女秀貞已許字同里吳氏子日前依氏閒眺爲劣紳阿虎所見驚其艶欲納作簞室余告以已許人阿虎不允糾勇夫十數擄女去是以泣耳樵裂眦曰有是哉潘居何許嫗具告之及夜月暗星稀樵飛履屋面尋向阿虎家聞女哭泣聲跡之在西廂中知爲嫗女立揭瓦入女益哭曰賊又來矣僕無他有

死而已。樵曰：弗聲。余拯汝者，言訖，誌字壁上，挾女而出。至嫗家，時嫗方伏案泣，見樵挾女至，大悅，命女拜謝。樵曰：母然，汝母女速離吳門，否將不利也。言畢，一躍而逝。時阿虎入室，見女失蹤，怒甚，繼見壁上書，曰：如再不法，當使爾肩與頭顱離下署。樵者虎驚甚，後乃稍稍斂跡。樵離蘇後，溯江而上至江甯，困於資，乃學江湖賣藝者，設場獻技。時有觀者數人，力士也，嫉其技，擲之門。樵謙躬笑曰：余賣藝，餬口非敢眩技，願壯士諒之。衆曰：既無技，則速出境，遂飛足跌之。樵躍身丈外，怒曰：余雖賣藝，與爾何干？乃伏地作蜜蜂掃衆，皆踏不能起。尋由觀者排解，事始寢。後樵往來燕趙，每遇不平事，輒拔刀相助，自是大江南北，樵俠之名大噪。惟叩其姓氏，樵終不答。蓋俠而隱者，卒因雲間某知事貪墨，枉法魚肉小民，遂憤而殺之，遁入深山，削髮爲僧。晚年亦收一徒，以傳其技云。

盜女

烟水閣主人

著匪藍六所部有王三妹者，綏中盜女也。年十五，六善騎，嘗不鞍馬而馳，馬上射擊尤精，十彈無一失。字李姓，未嫁。李亦盜匪，從藍六橫行奉省，忽爲馮麟閣部下所獲，女身冒槍彈，奪李遁歸。時李尙有一友未脫，李與女謀救，而李被奪以後，戒備甚嚴，不獲絲毫間隙。女亦爲難，李遂欲自往，女尼之曰：此無異批龍鱗而蹈虎尾，無益於彼而貽禍自身，不可爲也。不聽，往而被擒，立行槍斃。女偵知營長姓名，愆慮藍六圍城事不果，而營長亦悉蹤，夜發兵勦匪，相持竟夜，兵匪死傷相等。忽官兵奔潰，羣呼曰：營長被擄矣！藍六乘勝擄掠，縱火而去。越日，營長之尸見於道左，有知其事者謂王三妹所爲云。

己身方爲
人奪而欲
奪人乎

韓鳳山

曾琦

世界有強
權無公理
久矣公何
夢

昔蘇子卿奉使匈奴飲雪餐冰卒全漢節青史嘉之以其歷十九年而未改初心也今之人士負笈海外歷年稍久往往為其居留國所同化若更娶胡婦則鮮不頓改初心効忠於敵斯固近數年來所恆見者也願以予所遇則有初不識字而其人之節操之氣概乃足與蘇武頡頏可以愧士夫而風末俗者其為何即直隸之韓鳳山是也鳳山習幻術能演各種奇技受日人聘演於東京之淺草公園歷十八年積有資財娶日婦生子女數人然恆不忘祖國每年必率其子女內渡省親一次今年夏予因中日交涉事偕同志歸國請願拒約適與鳳山同舟舟中多日本浪人一日予病臥艙內某浪人與其同伴談話直呼我國人為亡國奴予聞而憤極欲與之理論念此輩無知之徒不足與較然亦實因腕力不足故也詎鳳山聆其言大怒躍起與之辯論且欲飽以老拳該日人自知理屈唯唯而去亦畏鳳山之強也予因之得兩種感想(一)世人動謂我國民未受教育愛國心不發達然如韓鳳山其人者初未嘗受教育何以愛國心轉視士大夫為強耶可見我國中流社會之壞實較下等社會為甚(二)自衛之道不可徒恃理論必須以武力為後盾國家然個人亦然如予之舌萬不足以屈彼日人而鳳山之腕該日人望之却步矣鳳山自言在日本十八年日人之妄燬我國被其懲創者不下百餘人其願強愛國之概如此故特為表彰之

何生

樂 鈞

山左何生者富而好義嘗客金陵遍謁同舍郎一少年客居西室首戴長巾衣甚襤褸而珠神玉貌如好女子見人輒扇戶避去何心儀之投三刺客瞰亡始來答拜他日窺其室幽突無烟客坐繩牀上擁敗絮而已退問主人

辭不辭何
感謝

撲朔迷離
大尼驚人

客何姓。何許人。亦弗之知也。乃謂稅居半載矣。值弗償。不能復館之。何歎息不已。意必避難而窮於途者。乃代爲納值。囑勿言。聞餽之金錢。周恤之客。不辭亦不謝。無何款其關。則無應入其室。無人焉。客竟去矣。牀下有青布囊。啓之所餽。錢悉在。深歎其廉。然心竊怪之。未幾。何還山。左里人誣訐其陰事。縣官索賄。賂至鉅萬。始得理。家由是破。遂南遊於楚。稱貸其故舊之官。湖湘者。薄有所得。旋治任。經洞庭之野。忽林間逸出一巨獸。紅毛鋸齒。當途而立。勢將搏噬。莫可逃匿。倏有女子飛騎來。錦衣弓鞋。腰劍挾弓矢。卽馬上舉足勾獸鼻。獸狂吼而奔。女逐之絕塵而去。何雖幸得脫。而所駕馬驚於獸鞭。不肯前。不得已。返轡故道。馬乃行。日已遲暮。不及宿。獨止野廟中。不能成寐。夜深月出。起步廟門外。微颺拂面。隱隱聞笛聲。悠揚纖妙。且聽且行。笛聲止而笑聲起。則燈火爛然。甲第大闢。有擬華衣冠者。迎門外揖。何而進之。抗賓主之禮。何懷疑不測。其由乃徵其氏族。其人曰。君忘金陵西室之人歟。卽我也。何審視果是因。問向者何去之。密。今何遇之。巧。客曰。余窮而遁去。投止於此。感君舊誼。故特相俟。何訝其預知客。唯唯語次。聞客腕劍觸几。頻有聲。何竊左右顧。而見其冠下微露鬢。稍心愈疑。而不敢詰。客笑曰。君疑我耶。日間馬上驅猛獸爲君除道者。亦我也。因探去其冠。而雲鬢見。何大驚。亟拜稱謝。呼曰。神人女。亦答之曰。吾雄服游戲人間。以貧自晦。遂不爲人識。君獨助我。故我亦助君。適以相酬。笑足復齒。旋顧謂侍者呼了奴出。乃十三四歲女子。頭作雙角髻。短襖窄袖。秀若雲霞。女與之語。殊隱躍了。奴曰。諾。遂拂簷而去。頃之劍聲映然了。奴已瞥下。反命曰。畢矣。女乃命治餐杯盤。立具極海陸之陳。夜向晨。何不勝酒食。起辭告行。女亦不强留。然眷戀之情。溢於顏面。有長鬚奴控騎候門外。卽何所乘馬。裝資亦在。何遂別至家。家人乃言里人及縣官一夕死於盜。而並

三寸之劍
小曰漢安
使門外漢
見之必噴
曰是孩耳
要具子

想見兒女
其雄之勝

亡其首問其時日適何見女之夕也始悟卽了奴所爲愈感之及理行篋則益以厚贖別一小匣絨甚固啓之得小劍長三寸許淬利如霜雪試削庭前樹未至樹已斷劃石石解意所向擲劍劍輒往已復還手中蓋飛劍也何喜甚寶之匣中間出而玩之歲餘劍首之環脫其夜室中如虎嘯有白光拂靡而出劍乃亡何惘惘如喪者累日時沍寒密雪忽聞門外馬嘶聲出視有駿馬止焉鞍鐙悉具疑亡而逸者而驚問隱繫繡囊解視得蓮花一瓣書曰騎至卽發並不畧款識何頗疑怪而馬數數昂首跑地若勸駕之狀試跨之則東南而馳絕駛亦不知里數既至一處蓮花池相續如帶及第三池上馬止而嘶不復行乃見高墉表延立處當朱戶戶內人語曰至矣戶乃闢有小鬟招之曰進何徐徐步入遽行至內則曲室銀缸熒熒發碧黼帳中有呻而歎者小鬟前白曰至矣則聞鈴聲鏘然哦徐啓有麗人擁衾而坐神韻酸楚何遂巡審視女也女見何訝然色喜已而躍然起問奚以能來何告以故女顧侍者曰此必了奴也侍者皆點首微笑頃之了奴自外入紅衫翠笠六花滿身鴉鬢楚楚已勝雀翹矣女彈其頰曰妹子召客何得不告我了奴笑曰吾爲姊病甚趣召之故不及關白女默然低首已謂何曰妾相天下士每不留盼雲翔電邁頗亦自豪不圖爲君纏絆至此於是與何爲夫婦何以失劍告女責之曰吾贈君飛劍爲君能用之乃秘藏爲弄具乎彼乃神物豈長處匣中宜其亡耳顧此物怪變非常非得了奴莫能收攝也何固屬意了奴乃請與之俱女初不聽何固請女笑曰察君之意殆非爲劍也何不能隱以情告女女曰吾固欲之然事不可驟嘗說之以偵其意乃謂了奴曰卽劍道是物不易馴須妹子一往使卽佐汝了奴曰妹自足了當何以佐爲女曰雖然亦使卽一觀其狀聊試勇怯耳了奴許諾女竊教何曰君與妹子求劍見有物青色如龍者劍也

五六丈長
外至矣門
上飛鳥天

試上棚棚
歌拾

毋怖毋却。然且僞為怖恐者。而匿就妹子。彼為君畏。故將不忍拒也。遂同行。至萬谷之間。風聲蕭蕭。了奴顧何曰。劍在是矣。果有物長五六丈。蜿蜒於層崖之顛。了奴招以手。物即投下。入手中。遽已縮小。依然小劍耳。何憶女。敢乘其舉手。伴驚呼走。抱了奴腰。作戰慄狀。了奴犬笑曰。姊亦大憤憤。如此薄膽郎。何必教來。因以劍授何。何故放畏縮不敢受。而抱持益力。了奴兩頰漸發頰。若不自持者。何疑睇送意。迫懇之。遂及於亂。及還。女戲曰。妹子嘗為吾塞修。吾今報稱焉。於是了奴亦歸何。了奴謂何曰。吾姊妹皆紫蘭宮捧劍侍者。與姊竊戲西園中。拔劍對舞。悞傷守宮之鶴。故謫墮人間。使主游俠之事。遇鏡而圓。幸託於君。及瓜而代。又將去汝。此後落花明月。萬古相思。殆無相見之期矣。何大悲。二女亦泣。女謂了奴曰。妹子故善笛。今盍為郎奏之。了奴擺笛為悲涼促遏之音。一時風吼霜飛。肝腸盡裂。乃投笛於地曰。離緒填胸。安有佳響。不如且已。遂大慟而別。何獨還鄉里。亦能通白猿之術。每為人旁雪不平。或有妖灑魅祟。室宅不靖者。何以劍往立警服。

鐵杖僧

海虞瘦竹

清同治間。我虞梵宮禪宇。緇衣之流。逃避一空。迨紅羊之亂。既平。虞東某寺中。突來一僧。芒鞋破衲。掛搭其間。村人訝而訊之。問姓名。不答。惟箕坐捫頰。向日曝曬。手摩鐵杖。鐵杖一重。可八九十斤。視其狀貌。身修而長。兩目微凹。又似無膂力。驚人者。衆始散。俄見一僧負瓢。出手提鐵杖。趨市而沽。醉歸寺門。洞開夜臥。積草上。對月狂歌。風鳥鳥入雲。表有好事者。聞聲而往。則醉氣撲人。正鼾然。熟寐鼻息如雷。衆欲醒之力推其身。不動。數人共推之。又不動。比醒。醉眼微開。憤然曰。若輩不解事。何深夜擾人。清夢言訖。手提鐵杖一躍而起。衆訝之。共翫其舞。杖僧曰。

世多強禦。余雲遊天下。南走粵北。走燕柳。以備不虞焉。又何足觀。衆堅請之。始舉杖而舞。左盤右旋。矯若遊龍。自月光中望之。眩人之目。不可逼見。但聞其聲呼。呼然如大風驟。至俄而舞畢。擲杖於地。曰。貧僧小技。實不足齒。衆驚歎曰。師父之杖。誠有公孫大娘之妙。苦村人鄙陋。惜不識門徑也。僧領之。自是一村皆驚。咸以異僧目之。村有李三者。強而有力。醉酒多事。無賴也。村人受其害已指不勝屈。一日與金某爭於寺左之道旁。李三拔刃相向。金駭極而呼。僧聞之。忽手提鐵杖。從寺門躍出。向李三當頭一杖。頭闕血淋淋下。立斃。僧曰。惡奴死乎。惜汚余杖頭。金歎。鍊良久。懼而遠颺。俄頃村人羣集。咸曰。命案重大。須鳴官。僧慷慨受縛。無懼色。案決。囚失手傷人。咸判徒刑。罪杖一百。徒蘭州。行時杖已沒官。而心猶戀戀焉。後遂不知所終。

古寺老僧

無埃

孟宗者。蜀人家。頗豪富。慷慨樂輸。助人咸頌之一日。東裝將往齊楚訪親。率二三家僮。攜弓矢爲備。策馬前行。深山中。日暮無借宿處。四顧並無村舍。荒涼之狀。殆有不可言喻者。幸是夕月色明明。途徑了了。可辨宗欲前行。而僮僕輩咸有懼色。不敢稍動。宗不得已。席地而坐。令僮僕等皆張弓挾矢。以備不虞。時已二鼓。忽隱隱聞人言語聲。馬啼聲。錯雜而至。宗大驚起立。向前細探之。乃一老僧。一童騎驢。得得而來。見宗忙下驢。問曰。君何深夜。獨在山中。得無受驚否。宗具告之。且乞投宿。僧允之。遂與宗等偕行。未幾至一寺。額字已模糊。不辨僧叩門。肅客入。設具以進。宗詢以適間自何處來。僧曰。自前村酒肆歸耳。宗曰。此間得無有暴客否。老僧曰。衆甚然。客宿老。寺中無害也。宗問其故。曰。山中盜魁。恆來騷擾。附近居民。被其害者。不可勝數。老僧目不忍睹。偶發慈悲。略施小。

技將盜殺戮殆盡。故自後盜恆遠避。他所不敢復來。雖有一二小盜不足爲患也。宗以其大言欺人。微笑不答。僧知其意。乃呼童攜佩劍來曰。門前老槐技葉繁茂。遮蔽日光。可厭。盍去之。童應聲拔劍向樹一揮。陡聞霹靂一聲。而合抱之老槐已蓬然墮地矣。宗大驚。視其劍刃薄如紙。始信其言。次日宗辭以金僧拂然曰。若何爲者。君得毋以暴客目我耶。擲還之。宗大慚。遂率衆以去。後宗歸復詣其處。則寺在而僧已不知所往矣。

黃善初

城基

黃生善初。祁門人也。性豪俠。癖山水。早孤。事母至孝。二十未娶。嘗採藥於黃山。以爲業。數月一歸。歸則盡其值而購異味。以奉母。一日生行。謂母曰。兒聞天都峯多奇貴物。然未嘗一至。以爲憾。兒此行欲一探其實。但往返須三月。倘能獲得奇貨。歸可爲阿母購人參也。母諾之。囑以珍重生。離家後十日抵焉。就宿於山麓古剎。次早芒鞋竹杖毅然而行。行十餘里。所獲亦若他山無甚特奇者。時當七月秋風瑟瑟。萬木蕭蕭。四望皆峽嶺崇山。絕無人跡。生固有肝胆。必欲達其巔。以全志。然滿目荆棘。徑途漸不能辨。且怪山崢嶸狀如魍魎。一步一蹶。艱苦不堪。名狀然志不爲少沮。攀藤附葛。自鼓而進。路更惡險。令人慄慄。既而至一處。石裂爲深壑。廣不一丈。壑上無橋。不能飛渡。視之幽闇深不可測。投以石寂然無聲。正踟躕間。瞥見距壑溝五六丈處有丹芝。附草際。生大喜。自念不枉此行。欲採之。無法可及。悵然良久。默無一策。時日已仄。急欲下山。祇得攀艸而下。心知至危。怔忡不已。手甫及芝。艸斷。身墜。生大號。自念不能再生。惟坐以待斃。念及老母倍加痛泣。上望天如一線。瘦石被膚。流血殷體。入夜寒氣侵肌。不勝苦楚。悲切間忽有物澎湃而下。臥於生旁。似未覺有生者。生知爲虎。忖必葬其身。其腹坐察之一夜不聞。

音。患。生。大。詭。天。甫。曙。虎。一。躍。而。出。生。左。右。仰。視。不。能。得。其。出。道。入。夜。虎。仍。歸。臥。生。輒。餓。取。枯。草。以。充。腹。然。味。甘。不。類。草。如。是。數。日。一。夕。生。甫。交。睫。夢。父。告。曰。汝。母。將。死。明。晨。汝。騎。虎。背。當。可。負。爾。出。生。醒。異。夢。言。隱。泣。不。已。黎。明。生。知。虎。將。出。再。拜。而。騎。之。曰。生。死。存。亡。在。此。一。舉。虎。領。首。似。許。可。生。伏。虎。背。不。敢。動。虎。一。躍。而。上。其。奔。如。飛。少。頃。抵。山。麓。生。下。而。拜。虎。不。顧。而。去。生。暢。目。四。望。青。山。若。翠。桃。李。燦。爛。大。不。類。前。數。日。蕭。條。氣。象。生。大。異。以。殘。秋。未。盡。春。象。何。來。所。遇。之。虎。神。耶。仙。耶。一。個。疑。團。終。不。能。解。然。以。母。病。匆。匆。就。道。披。星。戴。月。八。日。抵。祁。識。者。見。而。怪。之。曰。君。何。一。去。七。載。音。信。杳。渺。汝。母。病。將。危。其。速。歸。生。始。豁。然。知。壑。爲。異。地。虎。非。常。獸。踰。踉。抵。家。母。方。吟。呻。牀。際。生。親。母。病。跼。危。痛。哭。失。聲。跪。告。遇。險。始。末。母。亦。揮。其。老。淚。而。言。曰。上。蒼。有。靈。佑。兒。歸。使。老。骨。不。致。拋。露。七。年。來。無。日。不。在。淒。風。苦。雨。中。幸。汝。舅。年。年。津。貼。得。以。活。命。汝。舅。上。月。已。逝。余。因。是。而。病。嘗。夢。汝。父。告。以。汝。無。恙。使。余。望。得。眼。若。穿。病。中。幸。東。鄰。胡。姐。爲。余。延。醫。治。藥。奈。病。入。膏。盲。盧。扁。無。術。今。日。尙。得。見。吾。兒。死。亦。瞑。目。兒。乎。余。不。復。起。矣。汝。當。立。……言。至。此。氣。不。能。續。微。喘。而。逝。生。痛。哭。幾。絕。貨。其。居。宅。厚。殮。其。母。而。葬。之。南。山。之。下。廬。居。墓。側。嘗。與。人。言。遇。險。事。切。痛。淋。漓。三。年。毀。其。居。而。他。往。卒。不。知。其。所。終。此。乾。隆。間。祁。南。十。五。里。某。村。事。也。

華盛頓歐文兒時之軼事

關名

美。洲。革。命。將。告。成。美。人。皆。歡。欣。鼓。舞。以。慶。祖。國。之。恢。復。自。由。當。斯。時。也。則。有。一。嬰。孤。呱呱。墮。地。於。紐。約。市。威。廉。街。之。一。廣。廈。中。歐。文。其。氏。也。而。尙。未。有。名。其。母。曰。華。盛。頓。之。大。功。既。成。矣。吾。儕。其。名。之。以。華。盛。頓。以。誌。不。忘。衆。曰。善。是。孩。遂。名。華。盛。頓。歐。文。歐。文。少。長。一。日。其。保。姆。挈。之。赴。市。保。姆。爲。蘇。格。蘭。人。時。華。盛。頓。適。散。步。市。中。以。瞻。聞。國。之。

氣象遂入一肆購物保姆亦挈歐文入此肆前曰總統乎此培痕者名君之名以表欽崇者也培痕蘇格蘭言小兒也華盛頓聞之以手撫其額且爲之祝福焉歐文既長而成著作家則爲華盛頓傳傳華盛頓者衆矣均不若歐文所作之流播此亦一段因緣也歐文少時活潑好動每爲惡作劇之事嘗緣窗上昇達於屋頂復由此而及鄰居之屋頂乃以石子投入鄰家之烟突中則疾行返復由窗而下彼思石子下降砰然作聲鄰家之人將錯愕不解則引爲大樂久之鄰人察其所爲以告其父父乃痛撻之然終不改良也歐文雖多過失然絕不作誑語故學校中之教師稱之爲勇士焉

歐文性極慈祥其時學校中頑劣之生徒恆受鞭笞歐文輒不忍見他人之痛楚校例當男生受責時女生得退出課室歐文每請於教師與女生偕出焉歐文好聞人談故事此童子之恆性也喜讀新巴得水手魯濱孫漂流記及古利佛海外軒渠錄然其最喜者則爲記載各國事蹟之書彼有書名世界大觀共二十小厚冊所載皆各國人民風俗山川勝概等事讀之百回不厭一日彼於課室潛讀此書爲教師所見自其後擢去散學後乃命其暫留華盛頓以爲將受罰矣乃教師和顏語之曰子能讀此書余甚悅此書善也但不可於授課時讀之耳歐文既多讀各國之事實其游歷之心勃然而起自思旅行之樂余必嘗之世之頑童每欲棄家遠去不受羈勒而歐文亦思作乘風破浪之舉遂欲爲水手然知水手者須食鹽豕肉彼固不喜食也則思習而能之於是每得機會輒食鹽豕肉有時彼且終夜臥於地上固知水手所寢爲堅硬之牀也然而食鹽豕肉愈多則其厭之也愈甚以於地愈久則念溫暖之寢榻愈切彼乃捨其爲水手之志不復妄想矣歐文之見聞雜記世界著名之書也其中

如念年一覺無首三騎志等篇乃皆語句空靈趣味雋永偶一翻閱令人愉快世人之讀者庸詎知此著作等身之文豪其幼時乃一頑劣之童子乎

胡生

憶恨

清咸豐間某省巡撫王某廉明公正視百姓如子頗有政聲惟以質直故觸怒權要獲罪免職攜眷反故里歸途必取道於魯直間時魯直為盜賊出沒藪當道窮於捕治王公因不敢首途恐蹈不測有胡生者善技擊精射箭雖百步外能不爽毫末効毛遂之自薦王頗信任之乃擇期起程道經保定府森林茂密蔽地若虬龍之橫臥連綿數十里不見天日而風聲震撼令人毛髮為戴忽有一黑影自林中出胡生大呼曰公少待余追此黑影以獻公前否則黃白物不翼而飛矣遂逐影而行漸逐漸近急發一矢中之而仆趨視之大驚蓋並無黑影也私念余素善射生平矢無虛發不意強徒更高一着戰慄不止方返身欲歸忽聞箭發聲急避之中盜巾則此黑影復自林出乃一幼童手持雙劍寒光逼人飛奔而至胡生急出利刃禦之大喝曰何物小兒在此橫行汝不聞胡生在此耶詎童吃吃作憨笑狀不答一言生大怒揮刃擊童童即狂揮雙劍互鬪相持至數小時生將不敵忽聞有不得無理聲此兒即直立路旁不稍動生大奇回首視之一美髯老翁跛足而來笑謂生曰小孫無理得罪貴人請勿加罪言已頗為恭謹遂呼童至前曰曷速向貴人施禮生急還禮答之且謂翁曰觀令孫少年英俊非池中物曷勝欽佩翁曰豪公稱許愧不敢當如荷不棄請至寒舍一叙遂邀生往數椽老屋雖無陳設而清雅異常翁曰子道經森林有何要事能告余此間盜賊衆多恐於子殊不利也言時誠擊之容溢於言表生具告之且乞援

童子可愛
想矣得有

胡毛遂事
竟何如

助翁曰。子勿憂。當有以助子。遂以已之護照一張。爲贈胡生。欲別翁。翁堅留之。宿翌日。始令往。不旬日。安抵吳門。獲免於難。然自此杜門。謝客。不復稱勇矣。

書某冶工事

我香山人

吾鄰人某。冶工也。性素慧。任俠好義。常能急人之急。有老母。年七十餘矣。暨且眊。縫紉炊爨。賴冶工職業之暇。料理之時。比戶某縫工新喪妻。遺一女。年可十三四。殊秀慧。縫工以中饋乏人。媿一雌孀。使主持家中一切。孀有一子一女。與俱來。視前妻女。爲贅疣。縫工他出。恆虐之。飲泣而已。迨父歸。女故作歡笑狀。冀免後母之猜嫉。而縫工見孀能善視其女。慰甚。遂亦厚遇。其僮來之子。詎知此婉孌之兒。已墮鬼趣。始也譙讓之。呵嘗之。者繼且鞭撻。從事日肆。其殘辣手段。冶工審知之。乘間爲言。奈縫工性固懦。復暱某氏。無如何也。某氏既諗縫工之可悔。漸露辭色。無稍忌憚。并憎冶工多言。日臨罵之。且誣女與冶工多曖昧事。冶工忿甚。欲飽以老拳。殺其雌威。嗣爲母諷。姑耐之。鄰媪有爲醜業者。見女風致。可人。思居爲奇貨。曠某氏。售其女。某氏大喜。以爲女既去。免作肉中刺。又可獲多金。爲其子謀婚。娶言於縫工。使從鄰媪請。縫工執不可。遂日夕相詆。女名巧姐。處茲黑暗家庭。知不可免。竊購阿芙蓉膏。備倉猝。又恐其父遭某氏害。欲自裁者。再愁中歲月。再在年餘。縫工病矣。十指無靈。凍餒不免。而巧姐之禍。遂作鄰媪。以二百金。竄女去。冶工知之。以赤手空拳。不能爲力。對於巧姐。徒呼負負。悲哉。縫工踣臥茵褥。常不得食。思女甚切。日以淚洗面。而某氏以縫工不。倚忽於某夜。竟席捲其殘飯破釜。而去。縫工益大慟。晨曦未透。曉風破窗。縫工擁敗絮。臥目腫如桃。饑火中燒。嗷嘈不能復耐。見有推窗入者。張目視之。比鄰冶工也。呼曰。丈

不如從母
耳於地下

勿焦急某婦之去禍水潑矣有醴在姑嘜之病軀宜自珍行見去而泰來也縫工感忭甚盡一甌神氣稍稍復謝曰屢感君惠如再睹天日當誓力以酬君誼治工揮淚勸勿多語由是治工勛力益甚蓋內以服養其老母者外更益一垂死之縫工鄰之輕薄者多笑之或且揶揄之以昔日某氏於治工常爲調言也治工笑置之治工之母亦慈祥者念巧姐橫罹禍難常爲太息又以巧姐娟楚可愛實命不猶淪爲墮漏花常爲之噴一腔熱血也斯時巧姐何如鄰媼攜歸鬻之妓院教以梳裹三薰之三沐之粉裝玉琢儼若毛嬙又命其從樂工習歌曲三閱月後俾之出席應徵巧姐身世坎坷遭逢不幸自念從明日始可憐白璧塵污百世莫浣身出樊籠永無天日今夕何夕殆儂今世之末日乎老父衰病殘軀亦難久活兒當先往泉下俟之魚更三躍巧姐一縷芳魂已脫軀壳而出侍婢夢覺索巧姐不得駭詫失驚蓋巧姐已以羅巾自縊撫之心口尙溫煖備保某執役院中乃老於更事者曰巧姐尙可救毋汲汲致溷乃公事乃曲躬擁巧姐起徐徐以手揉抹其胸並緩力將羅帶鬆解須臾星眸微舒喉中氣息漸平煩惱世界遂爲巧姐留一位置巧姐欲死不得縱聲大哭啼腸激楚無此酸音嗣經鴛母再三以柔言慰藉之乃稍安一來復後軀體將息就痊鴛母召之前利誘威惕戒諭者再謂兒能體母意富貴可立致否則責罰之酷兒恐不能受也巧姐唯唯應之然貞介如巧姐頭可斷身可死志不可折以此迭忤鴛意幾墮鬼趣者數鴛旣無可如何乃召前媼使縫工備原價領之歸適縫工病起拄杖倚門鄰媼趨前道巧姐事謂三日中速備價可領歸否則又將轉鬻他人此婢子真累人不淺哉噫苦力社會中倉猝間欲備此巨金烏可得耶縫工父女至性聞媼言頓足捶胸徒喚奈何里中有知其事者心長力短亦以愛莫能助徒對此縫工致其痛惜斯時

事俠者無不

治工適以午餐至。見縫工蹙眉。喙口狀若木鷄。大詫。急問。故始知爲巧姐事。焦灼。治工素能。急人。急此事。殊束手。百轉千折。乏點金術。繼念東鄰某饒於財。或能援手。助一時。緩急。然徒哀之。必不應命。不若署券往。願納巧姐爲婢。或可一爲援助。雖巧姐一時不能恢復。身體自由。終較勝復墮阿鼻地獄。念既定。舉以商之。縫工甚慙之。揩淚拄杖。往哀某鄰。縫工歸。則唏噓欲泣。意殊怏怏。母見之。怪其詰以故。始悉。點首曰。巧姐巧姐。汝爲如許愛好之兒。吾數十年之願。將待汝而結矣。乃出燦燦之金錢二百枚。羅列几上。蓋母於少年時。節之善之。以備爲其子娶婦計也。時聞巧姐事。大感動。思爲其子締姻好。因召右鄰某往。見縫工。俾以姻事。請此二百金。身價悉已妥備。縫工往哀某鄰甫歸。鄰固漁色者。聞巧姐慧而艷。故持之。要以備妾媵。列署券。縫工雖寡人。知巧姐志不屈。躊躇未肯答。惘惘歸。正焦急無措。而媒者乃來。縫工素重治工爲人。聞言大喜。諾焉。召鄰媪至。遂以原價贖巧姐歸。涓吉之夕。里中人榮其事。往賀者雜遝。其門。余以鄰誼。亦以巧姐之風節。治工之氣誼。治工母之慈祥。親往襄禮焉。

葉五

譙國子

葉五。皖之當塗人。所居之村。四面環水。惟一橋可通。某年大風。拔木溪邊。古榕一章。幹折覆橋。上十餘人。昇之邪許。並作未能。稍動。迨五一。授手。卽移而之他。其多力如此。性戇直。有任俠風。見不平事。必怒目裂眦。奮身相助。幼喪父母。李氏同邑。李拳師女也。以父所傳者。傳於子。故五精擊技。母性暴戾。五稍有過。輒撻之。無算。而五順受之。無怨言。鄉黨有孝子之稱。一夕。隣居被盜。盜執主人而砲烙之。以求贖。慘呼之聲。達戶外。五聞之。執梃往救。盜十餘人。咸挾刃與鬪。不一時。悉披靡。鼠竄去。盜首周某。且爲五傷。一日。後周因他案爲偵者所得。執付有司。周以

五有傷目仇誣爲同黨邑宰不察拘五至鞠時五語觸宰宰怒三木備施不勝荼毒遂隱伏引領待決而已其母因子之冤上控諸郡郡守廉而明提全案諸盜分別鞠之訊五之若何行劫若何分贖而言人人殊無一同者守曰是人必冤也請於大吏奪宰之官而釋之五既被釋恐復爲盜黨所嫉奉母走漢皋然家徒四壁貧不可支不得已設場售技以謀升斗者幾一年一日有老者觀而贊曰以子之藝儘堪大用奈何以鬻技終耶僕有一女亦頗不弱願嬪於子且無以俯畜爲憂也五喜而請於母卽委禽焉合巹後知女之藝尤精於己其父固楚北著名鑢師年老輟業而以女代之女既嫁五相得益彰出入幽燕暴客聞之無不懾服終歲護持行旅所入以數千計不數年稱素豐焉

節婦報仇

天悲

洪楊之亂兵事所經十室九空哀鴻遍野喪於鋒鏑者有之葬身火窟者有之少壯奔於戍役老弱填乎溝壑而幼女少婦忍辱含垢者生保貞守節者死比比皆然誠浩劫焉離予邑百餘里有呂四市者商業繁盛船舶往來之所經行商聚買之所集扼運輸上之要津而爲入海之衝途也又以僻居東南部故非兵家必爭之地是以未嘗遭兵事之波及咸相安無事頻年豐於收穫老農相率沽佳釀市魚肉飲酒作樂民風耐勞而樸實早作晏息無憂無慮幾疑世外桃源焉孰意警信迭傳風聲鶴唳艸木皆兵洪氏秀全既克贛鄂東下金陵其部下者大都守不守紀律奸淫婦女劫掠財帛之徒亦若非此不足以振其威非此不足以名義軍嗟乎利未得而害已備嘗我先民何冤而若此耶今余邑百里外荒塚壘壘蜿蜒數十里葬此者何人噫彼輩犯國法乎犯家法乎乃絕其血

與盜賊言
法律一何
可笑

記孤魂數百萬。悉屬良善之民。言下誠堪髮指。推源其咎。秀全之亡。殆亦自作孽耳。不然民氣未嘗不張。兵力未嘗不足。所戰盡屬破產。所向無不成功。率以同室操戈。勢遂瓦解。雖然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洪氏轉戰數載。始於花縣而亡於金陵。得地至江。數省功績爛然。乃敗亡。若是之速。未始非失民心之所致也。雖據地勢之險。民心已渙。散何足爲力哉。曇花一現。徒爲後人之譏評。而遭劫之地。復追憶其莫大之賜焉。時有吳王氏者。本小家碧玉。子歸吳門。薄具田產。桑麻十畝。差堪自給。男執館業。女任紡績。詩書門第。蓋課讀而兼耕種者。也不意洪氏猝臨其部下。吳某將吳氏櫻之。欲奪其志。時吳氏之夫叱曰。寇毋無禮。闖入人家。調戲婦女。不知違犯法律乎。洪某笑曰。軍法乎。刑律乎。爾輩平日以爲滿腹書文。故濫發迂腐之詞。非請汝首屎。不足以儆焉。遂舉刃殺之。復擲屍糞廁中。曰。此汝所謂軍法與刑律也。氏觀夫慘死。痛逾切齒。卽奔廚下。覓菜刀。奮勇直搗。吳某吳某。顧左。右。曰。縛之。歸待予。徐徐處之也。氏被幽暗室。三日。欲覓死。尋夫地下。奈何有所阻。不果。後吳某至。謂氏曰。汝夫吳姓。予亦吳姓。汝夫一窮措大也。今已死矣。予係天王部將。可善侍予。歸則錦衣玉食。沒世勿慮。且予職非微賤。一份官話。將來爲汝榮矣。氏怒。罵曰。逆賊殺夫之仇。不共戴天。尙思喪儂節乎。誠爛蝦蟆。想吃天鵝肉矣。逆賊儂雖生。不能食汝肉。寢汝皮。死後亦將奪汝魂也。夫已死矣。尙何生爲。吳某曰。賤婦太不自諒。不用強不從也。乃擁氏於懷而吻。其雙頰。氏事急。智遽咬其舌。吳某痛極。呼號無情。劍起。血花飛濺。玉碎香消矣。而吳某以舌斷。亦痛絕命。天悲曰。嗚呼。氏誠誼大義者也。不然懷春而私奔者。夥矣。不必待人之逼迫也。氏報仇心切。生死不顧。臨難不懼。孰謂巾幗之不若鬚眉哉。噫。方今世風澆薄。之世若吳氏者。可以風矣。

明金正希先生軼事

天白

先生以一
書生而懷
懷家敵其
為英雄也
可知

寥寥數語
驚龍靈麟

明南都既破。吾皖金正希先生聲。以左僉都御史。糾鄉人義勇。保守績溪。扼山爲固。及奉隆武帝(唐王)詔。方規畫進取。而北兵掩至。聲戰敗被擒。北帥諭之降。設一品冠服於左。刀鋸鼎鑊於右。降則授大官。否則就刑。先生門人某方從。遽謂先生曰。吾師乎。一息千古。舍生取義。可爾。先生笑曰。此吾素志也。汝有老母。奈何。門人曰。先生死國。某敢不從。遂先後就義。或言。門人某即歙縣江天一。洪承疇勸降。明誦思宗祭承疇死難文。以誚之者也。此事余兒時曾聞先輩再三述之。嗟乎。先生精忠大節。照耀天壤。固不獨爲吾皖光。即其門人之臨難不撓。見利不動。凜然有古烈士風。亦足以愧末世之委蛇易節者矣。

八先生

朱甦

浦東三林鄉。有八先生者。技師也。凡刀槍拳脚。無不精習。嘗授藝於滬左塘橋鎮。其門徒數十人。咸能力舉千斤。先時里有王某者。勇武絕倫。爲全村冠。耳先生盛名。往訪之。見其恂恂無他異。乃於相別時。舉手猛抑之。以試其能。先生略揮手。而王已墮數尺外。踏地不能起。後經契友緩頰。始爲醫治。自是無敢犯者。

朱坤寶

朱坤寶。滬左農人也。狀貌魁峨。膂力過人。其二臂能分二牛。勇敢倍常。惟酷好杯中物。上與無類飲。終夜不倦。性固豪俠。好義。凡里有難。莫不義當之。里人之有交。閱者。坤寶至。無不立解。故同里皆尊之。一日。有僧自北地來。向某店動化錢五十貫。店主增至錢十緡。僧猶不可。時坤寶適僧友。飲。有好事者馳白之。坤寶怒。立趨至。見猶跌

雄武之類英

是學擊技者藥石

坐增上。乃揚手。磨之。去僧不理。坤寶益怒。遂舉拳。擊之。僧略以胸挺逆。坤寶退。二三武。神色頓變。僧乃徐起。拂袖竟去。頰行語。朱曰。若果招余者。七日內當於某寺恭候。坤寶鶴立不之答。迨僧去。既遠。嘔血盈盞。昏倒於地。同伴扶之歸。亟延醫診治。數延皆罔效。日就危險。病既急。有勸之乞僧醫治者。坤寶曰。余生平不屈於人。甯死不願低首。下心效婦孺乞憐態也。尋竟以嘔血過度而亡。嗚呼慘矣。

張生

憶恨

吳門張生。伏其名。性忍耐。有俠風。為人慷慨。而無驕蹇。習幼精技擊。百步外。能取人首。如探囊中物。毫不費力。嘗至嘉興。為米肆。中司會計。事地方惡棍。以其誠樸。可欺。輒故與尋釁。圍而擊之。以為笑樂。生並不還擊。亦不少懼。或問之。對曰。今有二虎相鬪。大者傷小者死。彼雖擊余。余實無傷。亦不致死。余若一擊彼之生死。悉在余手。大則傷小。則死。無寧不擊為妙也。一日薄暮。後忽一盜首。破扉而入。從者數十人。各執長刀。寒光閃爍。不可逼視。肆中人莫不駭然。驚避奔走。一空。獨生挺身而前。嚴謂之曰。何物強徒。敢入吾肆。明火執仗。不顧王法。豈不聞吳門張生在是耶。言已。突出雙劍。鋒銳無比。狂揮擊盜。盜亦紛紛揮刃還擊。鬪未數時。盜之作劍下鬼者十餘人。矣。衆盜始大嘩。奮門而不敢回視。米肆因此賴以無恙。衆方知生非池中物也。然生恐盜報復。不敢久住。翌日遂去。不知所終。

記兀者王允文

無為

十年前有兀者王允文。於蘭臺舊創傷膏藥。並為人醫作跌打之傷。其初名不甚著。嗣以所治輒愈。遂負時譽。人

同業之志
致使技不
能精苦國
慣習也

實至者名
由歸

三日尙不
可何屬之
甚也

以其兀也稱爲獨脚龍婦孺皆知名唯吾閩夙昔創傷諸藥多爲精於技擊者相沿成風馴至創傷膏藥幾爲技擊之流所專利獨脚龍之膏藥既負盛名往之以拳勇鳴者咸有恃心皆思威脅而使去閩或以告獨脚龍獨脚龍笑曰吾之爲此良非營利蓋有鑒於近時以膏藥售者皆非如法泡製誤人不少乃以此矯正其弊害耳雖然吾老矣歷來輻銖之取積少亦成多一生已吃着不盡彼輩欲與吾爲難卸吾店前一塊匾足矣由是遂不售膏藥但有以疾苦告而求施者仍以所餘予之然其藥既良懸匾雖去求醫求藥者仍肩摩踵接而至獨脚龍勢不能却爲人醫治如故閩中之精於技擊者初聞其去匾頗爲得意及聞其膏藥皆不徑而走則又怯之就中尤稱好事者乃譁使人往脅之羣推李二虎二虎在閩授徒無數技擊本爲閩中巨擘與柴老師齊名羣推之至再李不往或問其故曰彼獨脚龍龍鐘一老且有殘疾遣一徒足以驅之何待於吾羣乃改推邵某邵某技本平庸自恃多方欣然詣獨脚龍而謂之曰君苟不去閩而他適者吾將並則君之雙足獨脚龍顧謝曰吾知罪矣所不能愜然於茲土者以求吾醫藥者衆耳容當檢點藥物盡施貧窶獨行他適幸予吾三日限俾吾攜行李也邵以爲懦厲聲曰吾既至此誰能待汝乎三日者汝欲爲無脚之人斯亦已耳否則當即行勿滯滯則別矣獨脚龍笑曰然則當謹如君命雖然君之相急亦甚無爲吾居此售藥行醫於人何怨乃辱君親至此間勒令遷地真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而強事拉扯矣邵厲色曰吾無暇與汝論列是非汝行則行耳在吾前叨絮將何爲者因以拳抵其臂曰汝其視此不即行即以此相襲獨脚龍受拳不怒但有微笑邵復厲聲曰汝果行與否曷早以告吾獨脚龍仍從容答曰君何性急乃爾幸吾老矣不然則君此時已跌出尋丈外尙何能於吾前爲此無禮者邵覺其

不自愛者
多受虧

此處文字
近圖策字

言有異微知獨脚龍或技擊中人然欺其兀且老計非已敵乃盡力撲之獨脚龍格以手邵竟跌十步外邵猶不知其能以為立勢未穩故致跌耳再進再仆始大覺欲遁獨脚龍追而執其臂曰坐吾語汝吾於人非不得已必不相傷微君之相急至再吾固將忍之今君且傷雖非要害不能勿藥吾且以藥愈君所望君少年氣盛不可復如是耳語已出藥予之邵慚憤而歸故甚其詞以告李二虎且言獨脚龍將取李之首級李不知其詐奮然竟往入門見獨脚龍方檢點行事笑曰吾聞若將取吾首特來就君君行色匆匆尙有暇取吾首乎獨脚龍大笑曰吾與君素昧生平何至於此李冷然曰君雖昧吾面獨未聞吾名乎吾名李二虎也獨脚龍夷然曰李二虎邪得勿此間拳師李知其謂已善勢欲鬪之獨脚龍突把其臂曰此間何多不自愛之少年如汝之流頃間跌一個矣汝豈將繼之而跌乎李覺被執處骨痛欲折知非其敵踞踏幾無可自容獨脚龍見狀笑曰可憐汝輩小弱竟醜顏稱拳師且復好事逞意氣所謂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者誠罕譬而善喻哉語已釋手令坐李欲行獨脚龍曰居吾且有以詔汝吾聞才之美者必遭天閔是故善騎或墜而善遊或溺吾年事稍長知之甚深恆思有以警人也使小有才者皆能自全而無毀顧一人之力有限而今之輕躁少年則不可以計數大有化不勝化之感今汝固可爲美才而未進技以道者也吾行且去聞始爲爾妄言之爾亦姑妄聽之爾試思技擊之道是否有涯際者彼初學拳勇立脚尙不定豈不對人自詡其能而立脚已穩者則笑爲初學立脚已穩矣而解數全昧善勢乘勢之間皆未能中肯彼亦未嘗不以為如是已足也及過人而弱則知其進矣吾昔嘗遇一鄉人彼固已諳解數進技甚深者彼嘗自詡可以無敵於天下吾屢謂之曰無敵天下談何容易才之美者豈獨一人不可輕自許也鄉

辱且不易
何論於樂

無技者未
惑憂傷有

人。不。以。吾。言。爲。然。後。卒。爲。一。僧。擊。斷。左。腕。可。見。拳。勇。之。道。正。無。窮。精。益。求。精。猶。懼。其。不。給。輕。率。從。事。於。戰。鬪。不。敗。有。幾。何。矣。今。爾。試。自。問。於。解。數。所。請。幾。何。者。吾。爲。子。代。答。之。曰。惟。略。知。一。二。耳。以。略。知。一。二。解。數。之。人。乃。欲。挾。其。力。以。凌。人。可。見。爾。於。養。氣。二。字。殆。未。嘗。稍。用。工。夫。不。然。則。如。汝。之。流。皆。當。自。知。其。不。足。耳。何。致。買。買。於。凌。人。買。買。凌。人。正。失。學。無。養。之。明。徵。也。語。至。是。笑。問。曰。爾。以。吾。言。爲。何。如。李。慚。謝。曰。吾。初。未。得。名。師。今。而。後。知。去。矜。而。遠。辱。矣。獨。脚。龍。曰。辱。猶。未。也。宜。曰。去。矜。以。遠。禍。耳。汝。嘗。知。技。擊。之。人。不。接。觸。則。已。及。其。接。觸。必。有。一。傷。力。能。相。衝。者。則。兩。敗。略。有。軒。輊。則。強。弱。之。間。立。分。生。死。之。眚。汝。今。日。幸。而。遇。吾。倘。遇。稍。持。意。氣。而。技。擊。稍。精。者。汝。之。生。命。能。否。無。虞。吾。知。爾。固。將。答。吾。以。在。不。可。知。之。列。也。夫。以。一。人。至。貴。之。生。命。而。列。於。不。可。知。之。林。其。愚。孰。甚。焉。更。有。進。者。利。刃。割。肉。其。割。必。矣。然。割。之。既。久。利。刃。終。歸。於。折。缺。物。猶。如。是。况。於。人。乎。若。自。恃。其。力。日。尋。人。鬪。縱。每。鬥。皆。勝。己。亦。不。能。無。傷。况。有。遇。強。抵。堅。之。患。乎。語。至。是。自。摸。其。足。曰。此。非。兀。乎。吾。之。何。爲。至。兀。亦。少。年。不。知。自。量。所。自。取。耳。吾。少。年。得。小。數。名。師。之。傳。技。擊。一。途。自。謂。頗。駕。人。上。一。日。中。途。遇。數。盜。索。吾。財。帛。吾。謂。之。曰。爾。輩。索。吾。財。帛。吾。且。索。爾。皮。以。爲。寢。索。爾。肉。以。爲。食。矣。因。力。戰。羣。盜。羣。盜。皆。靡。唯。一。人。屹。然。不。動。吾。欲。擊。之。其。人。曰。汝。踣。數。人。亦。已。足。矣。汝。非。吾。敵。吾。故。不。汝。較。苟。必。相。急。吾。可。立。則。爾。足。爾。其。行。矣。吾。竊。笑。其。大。言。不。慚。以。爲。如。彼。毛。盜。不。勝。吾。之。一。舉。措。吾。不。刈。其。首。是。亦。足。矣。彼。復。何。能。則。吾。足。者。因。進。而。逼。迫。之。其。人。仍。揮。手。曰。吾。雖。勝。汝。不。爲。武。汝。其。勿。前。吾。騰。一。足。踣。之。其。人。以。手。格。吾。足。吾。足。立。折。大。悔。不。合。如。是。之。孟。浪。則。已。無。及。矣。李。聞。言。大。感。欲。就。而。請。益。獨。脚。龍。謝。曰。吾。老。矣。視。此。技。擊。略。無。意。味。蓋。習。此。本。以。衛。身。而。往。往。適。以。召。禍。汝。試。數。技。擊。中。人。就。不。曾。受。巨。傷。者。汝。亦。此。

傷則拔之
軍人也

中○之○一○人○吾○知○汝○之○受○傷○至○少○亦○在○十○次○以○上○設○汝○不○以○拳○勇○自○鳴○夫○何○至○此○然○則○汝○之○請○益○何○爲○者○弟○當○從○此○視○技○爲○擊○發○育○身○體○之○具○耳○李○大○爲○傾○服○反○勸○其○留○園○勿○去○獨○脚○龍○曰○吾○行○意○決○矣○汝○能○折○服○吾○之○爲○人○誠○汝○之○般○於○禱○善○吾○今○將○以○所○有○配○製○方○藥○療○人○創○傷○之○法○受○汝○能○以○之○遍○濟○疾○苦○之○人○竟○吾○未○竟○之○志○則○吾○之○嗚○感○無○既○矣○遂○以○餘○藥○及○方○予○李○并○授○以○治○療○之○訣○李○受○藥○歸○期○以○明○日○送○其○行○明○日○復○往○其○室○已○空○問○諸○居○停○則○獨○脚○龍○業○以○宵○深○適○水○口○李○乃○師○其○法○酌○製○膏○藥○以○售○一○時○閩○中○之○拳○勇○家○皆○稍○稍○自○歛○不○敢○輕○與○人○較○說○者○謂○獨○脚○龍○之○力○也○余○幼○時○嘗○以○跌○受○傷○市○得○李○二○虎○膏○藥○余○師○鄭○幼○笙○爲○余○言○膏○藥○之○來○歷○如○此○暇○來○無○事○輒○欲○表○而○出○之○迄○遷○延○而○不○果○頃○者○友○人○太○素○自○水○口○來○滬○出○一○影○片○示○余○兀○者○也○修○眉○長○髯○藹○然○可○親○余○問○何○人○則○卽○獨○脚○龍○也○據○云○獨○脚○龍○近○在○水○口○業○醫○藥○年○已○七○十○有○五○矣○而○健○飯○如○少○年○耳○目○之○聰○明○且○非○少○年○所○能○及○亦○罕○觀○也○因○綴○其○往○事○如○此○以○實○吾○之○說○部○

義士傳

無爲

千山劉大居白家村。其隣有獵者曰白雲升。爲人狹詐。劉甚惡之。家人恆交誦。各善。傾陷之。謀一日。劉僮長子入山掘參。白亦以是日獵。兔於山上。見劉坐憩於杉蔭之下。遂以鳥槍射劉。中劉胸而死。劉子四顧發槍之人。殊無蹤跡。初不意卽白也。以爲是或獵者誤人爲獸所致耳。比昇父尸至家。適遇白負鬼五六隻而歸。因疑爲白。爲苦無能證其事。迄於夜分。微聞鄰舍口角甚烈。憑垣竊聽之。則白之夫婦反目也。白夫婦夙不睦。時復相尤。劉子亦不以爲意。忽見白從垣邊挾刃入室。厲聲詈其妻曰。若敢洩吾隱。其視此刀。由是益徵其父之死。必白所爲。乃奔

要錢不要命

訴邑宰。邑宰拘白而訊之。白堅不承。宰問劉子有確證。劉子復不能列舉。由是不能斷。而白復延刀鋒爲理。控劉子誣陷。宰無可如何。竟釋白。劉冤憤莫伸。頻懷刃欲戕白。而慮力不能勝。乃出資僱能戕白者。會有旗人修某。以拳勇著名。因格鬥傷人。爲人所訟。致傾家不得衣食。而鬻武於遼陽。聞劉稟死士。因自赴請往。劉子以百金約事成。再與五百金。修欣然應之。一日修遇白城東。蓄意欲從其後。予以重創。則已爲白所覺。因無從下手。越數日。日本人以魔術演於梨園。修於人叢中見白。遂以刃刺其脅。白中刃立仆。梨園中人皆大嘩。而修手中猶執刃。由是爲人捕送官府。官問何爲殺人。修曰。吾固有受耳。官詰主使者。修曰。吾固有所受。特此事。乃吾所願爲。事成則吾且富。一旦發覺。吾有死而已。至主使之。人吾不能爲人道也。官嚴械索束。修皆忍刑不言。劉子聞之。殊感修之爲人。入監探之。修竟不與之面。因益爲感動。思挺身自首以報之。以母在而罷。後聞修在獄中。備受苦刑。遇身曾無完膚。脛骨且折。已不能步履。因爲之廢寢忘食。其母見之。疑爲病。詢其故。始知爲修。而然。其母默然良久。潛然謂之曰。凡人宜急人之急。分人之憂耳。爾父仇不能自復。而人代復之。今顧不能急其急。分其憂。其何以爲人矣。劉子聞之大哭曰。吾慮母之供奉無人耳。今母旣以風義期於兒行。當自首矣。於是入官自陳。已爲戕白之人。官使修質之。修佯爲不識。忿忿與爭。劉子拜修曰。君將代吾死。盛意良可感。第吾心良不忍與其朝夕。志不能自甯。固不若委身以訖。此心之爲得也。修曰。殺人者我。主使者天。夫何與汝事。兩相爭執。至於日夕。官乃并收之夜。將半。劉子賄監者。令得與相晤。修頓足曰。吾子然一身。雖然無能爲役。汝有老母少妻。何必拘此小節。劉子曰。吾母已許吾矣。妻子非吾所繫戀。無傷也。修執其手而唏噓。劉子亦零涕不已。忽聞門外大聲呼曰。某某乎。汝二人皆

二人圖
牧亦稱也

是之謂談
虎色變

殺。人。者。也。一。爲。主。使。一。爲。被。僱。汝。謂。吾。不。知。耶。驚。視。之。則。州。牧。也。然。其。聲。雖。厲。殊。無。怒。容。俄。而。命。釋。二。人。之。搆。慰。之。曰。吾。雖。知。爾。等。之。情。然。嘉。爾。義。烈。難。能。今。且。謀。有。以。處。此。也。語。已。遂。去。明。日。二。人。果。皆。省。釋。二。人。方。頌。州。牧。仁。明。而。州。牧。以。是。被。劾。之。耗。已。至。未。幾。遂。罷。官。二。人。聞。耗。皆。走。送。之。牧。爲。粵。人。二。人。送。至。粵。省。始。返。且。於。家。中。畫。像。而。祀。之。後。修。遂。與。劉。同。居。相。處。如。家。人。焉。

黑虎

無爲

魯人張駿。綽號黑虎。少年具神力。嘗於濟南賣武。因小故觸怒於農人。農人以扁担擊之。黑虎騰一足。斷農人之一臂。觀者皆大憤。羣起而毆黑虎。黑虎且抗且圖脫。卒以人衆難遁。而手中復無利器。乃抉取地上長可數尺之石。坂持之大舞。衆漸披靡。黑虎遂獲脫身。由是濟南技擊中人。談及黑虎。莫不色變。黑虎亦意氣自豪。謂有力能勝千數斤。合無敵於天下矣。一日黑虎從獵者入山。有長僧攜米袋自上而下。適與黑虎相值。卒不及防。米袋爲黑虎撞落山下。僧操南音而斥曰。何物山東獸。乃敢衝撞祖師。其速拾米以相還。不然折爾股矣。黑虎視僧齷鼻厚唇。以爲愚妄自大之徒。因漫應曰。禿驢欲吾拾米以相授。當三叩首耳。今以惡聲相加。予則能爲爾俯首降心者。僧視之而嘻。良久乃言曰。吾固知汝者。在汝自負多力。以吾觀之。直腐草朽木耳。黑虎聞而大怒。將奮拳與鬥。長僧執其手曰。爾亦能拳邪。黑虎覺被執處如加桎梏。一時盛氣盡爲所奪。竟木立不知所爲。僧笑曰。山東獸乃不能與祖師一抗手邪。黑虎慚憤交集。遂騰一足欲傷僧。僧格之以手。黑虎竟跌落十餘丈。頭面盡破裂。僧從容下山。拾米袋負之而去。黑虎猶不能強起。宛轉呻楚於山麓。使獵人歸告其家。令以人昇之入城。乃俟至薄暮。家

何苦如此

俠士魂 李紅玉

五〇

人猶不至。方強起試行。長僧復迎面而至。黑虎心雖恨之。然無可如何。乃返身坐地。意俟僧去再行。而僧竟撫視其傷。且爲披摩。黑虎任其所爲。良久。顧僧曰。何辱相扶持。使吾未受傷者。此際且與決生死矣。僧笑曰。汝惟喜與人決生死。以有今日之傷。假汝稍自斂抑。亦何至於此矣。雖然。吾固無恨於汝。所以致汝於傷。特爲汝夜郎自大之警鐘耳。今汝負傷不能步。寒寺距此非遙。當負汝至彼少憩也。遂負之登山。山路崎嶇。僧負重致遠。竟如履平地。黑虎大爲心折。乃抵寺。僧出創藥敷其傷處。且以食食之。黑虎叩僧名。始知僧爲天覺。舊是綠林中人。其技擊得諸世傳。固早年有聲於濟南者。因願拜僧爲師。僧不應。問其故。笑曰。如汝血氣方剛。進技愈深。自戕亦愈急。吾非惜吾術之傳。特爲汝留餘地耳。黑虎固強之。僧曰。嗣此以往。能不恃技以加人者。吾卽傳汝以衣鉢。黑虎護應之。遂居寺不歸。日從天覺習拳。未幾自覺技術有進。將辭天覺而歸。天覺懸棉於門次。笑問黑虎曰。爾力近何如矣。黑虎曰。初未稱試。意當較前倍也。天覺曰。多則多矣。惜未知道。請一試拳於棉可乎。黑虎擊棉。棉隨手而慳。殊無所着力。僧大笑曰。從來剛亡弱存。爾力雖多。於棉何有矣。黑虎聞言頓悟。再拜曰。吾嚮謂多力足以上人耳。今乃知其不然。過此以往。吾亦無事於習矣。遂辭天覺而歸。抵家竟不復言技擊。見人恂恂若儒者。見者皆相忘其爲黑虎也。

李紅玉

無爲

紅玉潮妓也。籍桂林。本姓蔡。生五齡。怙恃俱失。育於姑。李其姑姓也。姑新寡無出。卽以爲女。愛逾掌珠。玉亦慧黠。雅得姑歡。斷斷讀書。能解句法。甫畢列女傳。搦管作函札。清通無餘字。姑嘆曰。惜此者。掃眉才子耳。非然也。桂香。

不足染矣。因爲易男裝曰。吾無子。此當權爲吾子。遂深諱其不櫛。而人亦莫或知。玉由是儼然男矣。玉婉好韶秀。見者或曰。甯馨兒。神影俱清。李嫗何修得此。姑聞之而樂。蓄意爲擇佳婿。願求既苛。貧賤無當。而富貴不屑。十四仍未字。姑復善病。是歲之秋。病益急。自分將屬纊。時有周嫗者。不知何許人。有女年與玉相若。亦便娟明慧。其家多資。欲以女妻之。值視疾。問請曰。玉婚誰氏女也。李笑而不答。固請曰。未也。曰。然則必貴顯而後娶乎。曰。吾但求美慧。如若女者足矣。嫗喜曰。然則弱息適未有婿家。即以奉公子。得毋厭貧賤乎。笑曰。玉也亦未有婿家。若女而男也。則吾願足矣。驚曰。娟娟此豸固雄而雌也耶。李因泣數行下。且嘆曰。吾有子如玉。樂死久矣。所不忍瞑目者。以玉尙未字耳。嫗亦爲之墜淚。自是往來無虛日。漸相親。李病篤。周居其家。爲視藥治。賀事。李感之。使玉拜周氏爲義母。彌留時。謂嫗曰。今行且隔幽明。吾未能忽然於玉。今以玉相累。煩爲擇佳婿。區區亡夫遺產。十之六爲玉奩資。餘以爲嫗壽。聊志吾感也。嫗伴驚曰。吾雖貧。衣食差自給。雖有命。未敢有也。李強之。至於流泣。嫗曰。諾。而陰告玉曰。若姑之產。吾誓不分潤。然不忍拂其意。已僞諾之矣。玉曰。姑之命也。玉得六足矣。所不如姑言者。有如皎日。周作色曰。吾固誓之矣。曷令吾食誓。且吾憐若姑病中無侶。爾往而不堪事。故來豈誕財哉。玉聞而感泣。越翌日。玉姑遂卒。周殷勤爲理喪事。旣而謂玉曰。今若姑委化。女將焉依。王曰。義亦母也。母獨不能庇兒乎。周躊躇久之。徐曰。撫女吾分也。第女家富有資。而吾貧。悠悠之口。不可測也。玉泣曰。姑未屬纊。母允撫兒以成人。今將焉置兒也。周乃徙其家於潮州。盡鬻其產。謂玉曰。將以爲女奩資。居無何。忽有乘輿迎玉。玉入告。周笑曰。吾忘之矣。吾妹欲女一往。女其行乎。玉遂登輿。至則粉黛者咸相語曰。院中新生錢樹子矣。玉問姨何在。衆咸大笑。頃之。

一肥嫗出應客。玉呼以姨氏。嫗厲色曰。孰爲若姨。玉大驚曰。然則誤矣。卽欲自出。嫗執之以入。聲色俱厲。始知爲周所繫。既有其產。復以五百金署券。使爲媼。然已無如之何。欲免死。而備周卒無間。終至與院中人爲伍。強以舞衫歌扇相假隨。然向人無媚容。言笑蓋甚寡。意欲藉以自完也。而桃李不言。故可人意。擲纏頭者。日盈於門。風風兩雨。暮喜朝朝。卒無以自完。年十七。閩人張某。以三千金脫其籍。玉欣然從之。遂徙三山。然玉始以張未有室。且憐其才。及抵閩。知家有冢婦。悔之已晚。乃求張爲營別室。居可數月。張曾不一至。大婦妬故也。張有友夙亦諗玉。偶造訪。憫其憔悴。將爲言於張。使遣愛。玉止而飲之酒。與談往事。明日友寄詩云。酒後燈前。悄小凭。春風初弄梅。花影劇憐紅。淚落還垂玉。漏遲遲。愁夜永。玉得詩。頓增悲惋。入夜自經。按此篇乃豔史稿爲手民悞排者閱者諒之

碧霞

無爲

由是金石之可

碧霞可謂
識知人

昔有柴教師者。技擊極精。所至無敵。嘗妙手空空。以一身當念餘咸。執刀杖之盜。毫髮不爲少損。其授術於人。頗不易。故其徒雖以千計。而得入其室與者。不過一二人。嘗語人云。技擊一道。習之雖精。不得其人。則不唯無益。且往往因之傷生。致命甚可慮也。柴無子。一女曰碧霞。柴愛之甚。盡傳以術。學徒之新進者。柴皆遣其女。稍授以門面之技。及其略。諳解數。始親自教授。以是遠近之人。皆以碧霞爲女拳師。柴有徒曰李獅子。爲柴最得意之門徒。傳授拳術。不遺餘力。蓄意欲以碧霞妻之。而碧霞意殊不欲。蓋方柴蓄意以女妻李獅子之時。碧霞之意已別。屢於一徐姓子也。徐姓子亦柴門徒。膂力雖無多。而心會較夥。舉一隅而三隅俱反。貌恂恂如儒生。雖習技擊。未嘗言鬥。年與碧霞相若。性亦相近。碧霞心焉羨之。時托微汲。以示欣屬。徐子亦恆露傾倒之色。唯苦無由自達。故未

遣伐而柴不知也。一日柴飲酒微薰，碧霞在其側，柴笑曰：李獅子為人極樸誠，吾極愛之。汝意云何？碧霞漫應曰：吾不知其他，算覺其善飯耳。柴曰：汝謂彼他長乎？其人沈毅而有勇，技擊中之良材也。汝他年之婿，正非彼莫屬。顧謂第覺其善飯，汝言亦過矣。碧霞默然不答。柴復曰：吾決計以汝妻之，如其人果無特長，請扶吾眸子。吾閱人多，萬不至輕以愛女字人。汝必從吾命也。碧霞知柴且醉，乃佯為默許者。擬於醒時乘間而言其志，顧久久仍苦不得聞。而柴許女於李獅子之聲已傳播遠近。碧霞見事已急，潛謀諸徐，令其遣冰為伐。徐乃覓與柴有素者，言於柴，而令碧霞於使者至日並言於柴。碧霞之意以為此關終身之事，柴必謀之於己。己諾則事無不諧，乃使者至時柴既拒其請，始告碧霞曰：頃間有某求婚於汝，業為汝拒之矣。碧霞聞而大憤，盛氣謂柴曰：父必違吾所欲，吾有死而已。至其李某之事，吾滋不願與聞也。柴陽慰之而陰為備嫁，將贅李於其家。將屆期，碧霞覺之夜懸梁自經，為人救而不死。柴知女意已堅，乃絕李而許字於徐。李不意其事變之亟也，聞而大恚，自恃其力，夜造徐而奪門，徐固不欲鬥者，見李索門甚急，乃逾垣而遁。明日事聞於碧霞，碧霞怒曰：此儻敢復至者，吾當斷其臂矣。因使人告徐，且慰之，乃是夜徐方熟睡，李竟復入其家。徐驚覺，復遁。李竟傷其弟徐歸，大恚，自往覓李，李固欲激之來者相見之下，遂從事於鬥。鬥久之，勝負不能決。李有友亦技擊中人，竟助李為鬥，徐受傷而歸，略血無算，使人告碧霞。碧霞憤甚，即往尋李。李雖知來意而欺為女子小弱，從容謂碧霞曰：來意吾已知之，然吾非懦者，要如何便如何耳。語已，善勢以待之。及碧霞力抵其胸，且受重創，乃知力非其敵，欲引身而避。碧霞復追而擊之，及於牆。次李欲越牆，碧霞攀其足，遂墜於地下，傷腦而死。碧霞知己釀禍，急往覺徐，與之偕遁。自是遂不知所之。

詩伯有劫
隱勝何奇

奇女

無爲

五四

奇女蘭蘭台人。佚其姓名。家京師。拳匪之亂。女父返自英倫。匪謂爲二毛。捕之。女聞耗。驚絕。逾時而蘇。謂家人曰。吾將救父。不歸無復問矣。遂出門。時匪目李某。仇外極烈。入外教或操非國語者。殺無赦。女父朝被捕而夕死。女以夜往。伏尸哭經夜。而無計爲復。忽若有悟。歸家爲容。已而哭於李氏之門。守者以告。李出視之。李不知何許人。問何爲號泣。女哽咽曰。吾家人居於某處。侵晨有外人殺吾母及兄。無計爲復。故爲秦庭哭耳。李窺女美。喜曰。吾能復之。爾家諒已無人。曷且居此。俟事定再計行止。女謝之。眉目間尤若欣屬李者。李益惑。夜將淫之。女虛與委蛇。少頃。乘不備。出利刃刺李喉。李號。徒衆咸集。將捕女。女切齒曰。鼠輩來。皆無頭矣。出刃視衆曰。此爲寶劍。揮之。千人頭斷。衆相顧駭愕。女更刺李。李氣絕。遂引刃自殺。衆悟爲所給。已無及矣。

弱女復仇記

隨緣

野鷄墩王書堂。生女秀珍。明眉皓齒。艷麗若仙。碧玉年華。頗有大家風範。年踰二八。尙待字閨中。蓋中郎有女。堪紹箕裘。擇婿綦苛。鮮有當意。是以東牀之選。尙付缺如。垂涎之徒。羣起逐鹿。時鄰近有土豪金某者。富而不仁。恆恃勢以凌人。人多恨之。刺骨。一日金有事至鄉。道經王氏宅。適秀珍浣衣於東溪。爲金所見。驚爲天仙。心焉羨之。金固急色兒。素以獵艷爲事者。因立遣媒媼往。爲之求婚。王深鄙其人。藉他故卻之。金啣之殊甚。因私賄刀筆吏。以盜案誣攀之。王遂被囚及獄。旬餘。金乃復遣媒媼造王氏宅。謁女母。自謂生殺之權。操其掌腕。苟王而願脫罪者。當以秀珍妻之。時女方隱於屏後。竊聽。故聞媒言甚詳。且已洞燭金某之奸計。乃命媼呼其母入。語之曰。女年

匪幼矣。皆賴雙親之養。育始得有今日。然女不孝不能爲父母侍。晨昏轉累阿父。受縲綫之厄。此皆女不孝之罪。有以致之也。夫復何言。雖然。父之所以囚於獄者。金某誣之也。金某之所以誣老父者。欲得不孝女耳。倘金某日不得女。則父必一日不得出獄。今何不允其請。則父得早日出獄。而不孝女亦可稍贖前愆。於萬一矣。言已。嗚咽不能成聲。其母不忍。乃相與哭。哭益哀。女再強之。仍不應。三強之。始出對媒媼曰。金之所求可允。唯須以我父出獄爲約。媒大喜。諾之。遂歸白之金。仍賄吏釋王。逾旬。王判無罪。得釋歸。遂委禽焉。新婚之夕。采輿往迎。鼓樂喧天。頗極一時之盛。及明晨午後。此一對新婚夫婦。猶高臥未起。家人疑之。乃排闥入。則女等已皆伏。作同命鴛鴦久矣。時旁有利刃。蓋女乘金之熟睡。而手刃之而已。亦自刎也。事後二姓與訟經歲。終不得要領。是案至今。蓋猶虛懸未決也。

夏鐵丁

佚名

夏鐵丁。燕人。孔武有力。而貌恂恂。若好女子。能飛石。中人穴。百步外。擲之立斃。路遇不平。輒拔刃相助。平居深自韜晦。守勇夫重閉之戒。年逾弱冠。捧耦未得。淡然置之。時有某大員。將由京返鄉。滿載黃白物。懼爲盜劫。聞鐵丁名。以重聘爲保。鑣舟行百餘里。有小盜。尾之蠢蠢。欲動鐵丁。遙擊之中。其一餘鼠竄去。復行數百里。泰然無事。大員極譽鐵丁之勇。而鐵丁亦頗自負。一夕。突有綠林豪傑數十輩。縱馬疾馳而來。鐵丁持劍迎敵。白光如電。迷漫天空。酣戰一小時。盜賊者十餘人。瞬息間。餘均不見。鐵丁方欲返。突有人反握其手。雙劍委地。其手柔滑如凝脂。一經接觸。如有流電奔其身者。其身立化爲棉。回首視之。則一絕色好女子也。女子向之微笑。扶之上馬。已亦縱

如聞其聲
當時若有
鬼靈若知
必讀

無之不
已如女
之來陶
手不無
也結無
矣

騎行鐵廠之馬。即隨之。往不能自主。未幾入山洞中。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別有天地。抵一大廈。速之坐。謂曰。夙聞鐵郎義。今乃為不義者。作護符。滋令人不解。夫某之貪殘。盡人皆知。吸民脂膏。以飽慾壑。郎宜為民請命。乃竟見利而忘義。乎鐵廠大慚。再拜謝罪。時壯士數十人。羣移珍寶。至一大漢持一。首級奉女血淋漓。猶未乾。鐵廠視之。則某大員首。也不禁大駭。女命之。退遂與鐵廠作。絮談情。願洽女自稱。小字飛霞。本大家女。父為某大員。所冤殺。遂奔走江湖。得異人授劍術。為此山之主。今大仇已復。當相慶賀。是夕山中。大張筵宴。軍士各得賞資。女與鐵廠。則另席飲酒。酣問鐵廠。娶乎。答曰。未。女赧然曰。若妾蒲柳之姿。何如鐵廠。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女大喜。遂合。齋焉。鐵廠居山中。女授以劍術。盡得個中三昧。相與遊歷名勝地。一日至峨嵋山。遇其師。遂告以練丹之法。夫婦。修養三年。後不知所終。

某少女

佚名

王成孝。江甯人。以拳勇。客上元陶氏。數十年。陶巨富。恃以無恐。而成孝老矣。一日太湖盜魁某。投帖於陶。家人接之。主人訝其不識。問王。王驚曰。此太湖盜魁也。吾中年能禦之。今老矣。奈何。既而曰。有同師某。藝勝予十倍。請往求援。可乎。陶從之。命挾千金。姓某。家金陵城內。王至某家。某應聘。遠出妻及三子。皆從。家惟一少女。年十三。留守戶。王失望。歎女問。故告之。答曰。草賊敢爾。我往應之。過十日無事矣。王亦聞其名。以千金獻女。以家託鄰。與王偕往。陶氏弱之。而無如何。至期盜竟不至。十日後。女請歸。陶氏餞之。以未見其藝為憾。浼王為請。女先遜謝。既乃翻身起。落捷如飛。燕往來。數次。平立筵前。乘亦不之異。既去。王謂陶曰。見其神乎。陶曰。未也。王命陶仰視。見屋中。

美人此已為
沙人無古
士今無義
得石人非
不木得死
事不木得死

梁柱。足迹幾遍。深於刻畫。乃大駭。服而盜。竟終不至。

韋碧霞

李宗俊

章樂侯。粵之富商也。慷慨好施。遇人和藹。無疾言厲色。凡縉紳輩。莫不知其名者。年逾耳順。猶抱伯道之痛。僅生一女。名碧霞。年二八。美而慧。能博堂上歡。碧霞自幼締婚於同邑鄧生。生亦倜儻。風流過門。後琴瑟殊調。閨房之內。靜穆無譁。分韻。窗前畫眉。簾下直已占盡。人問。艷福無如好事多磨。良緣遭妒。適邑中有富家兒某。公子者。性佻健。席乃父之餘。欲頤指氣使。任性妄為。邑人皆側目而視。莫敢與之相抗。曠碧霞美欲與私。碧霞厲色拒之。以是公子恨之。刺骨乃糾黨數十人。強掠碧霞而去。鄧生自愧文弱。飲泣吞聲。莫能與抗。抑鬱而死。女聞耗。痛不欲生。然終不敢號。惟暗切齒曰。此仇不報。予誠虛為人。類即予夫亦當飲泣九泉。不克瞑目也。是夜公子得女喜。極具酒與女對酌。女故甘辭與之。勸酬數巡。未已。公子漸辭。辭不飲。女復獻以巨觴。強媚勸之。公子不忍拒一飲。而盡。於是酣醉解衣。促寢。女乃滅燭。託言更衣。出房持刀入暗中。以手索公子項。力切之。不死。公子號而起。又揮之。始殮。公子母在隔廂。聞子號。大駭。趨問之。女亦刺殺之。其兄某覺焉。急持刃入。女知不免。大號曰。我一女子。以姿色故。累夫慘死。今得撲殺此獠。吾心已安。會當從夫於泉下矣。遂橫刀自刎。血凝桃花。立委地。輾轉而死。欲以援救。勢不及焉。羣以為烈。後聞諸當道。得以旌表焉。

宗俊曰。五步之內。流血三人。烈女此舉。洵為快事。其夫有知。亦當含笑於九泉矣。

箏女

襟亞

書時如得
同調者必
哀能潤其
衷曲

清乾隆末葉京師有陸姓嗣名笛兒者九歲而盲為父母棄從某術士遊十載始歸遂宅京師操日者術於禁城
外某寺中卜人休咎過去未來罔不中窺人以地仙目之額其齋曰笛仙居一歲中名震遐邇下者屬集笛仙言
在意中所聞皆驚服一日都市至一彈箏女子稚齡多姿苗條可意手調箏乃金屬製其弦亦以金絲扣者彈
時鏗鏘作異響人細聆之抑鬱中饒有憤懣之聲雖秦廷筑吳市簫無其悽愴悲惻慷慨激昂也女隻身無伴但
鬻技以餬口初宿逆旅旋遷寺中所以避塵市囂也井登徒有瞰女美微挑之輒受奇辱以故人無敢犯之者聽
其彈箏必在百步外焉某日忽傳貝子爺鈞命召彈箏女入私邸獻技女心滋喜戒行之先日就卜於笛兒笛兒
端策拈籤良久良久忽而呈驚愕色謂箏女曰姝姝之肺腑我已洞若觀火矣既為姝姝下願與姝姝言此行主
凶靜以待時否則將有殺身之禍焉女嗤之以鼻拂袖而出明旦女即應貝子召去矣去之日有人入寺見笛兒
彊臥絮褥中體已冰矣驗其胸有二指印呈赤色餘無他傷心大駭喚衆人至復見牆上書四大字如匾額云惹
折清風上款小字云笛仙冥鑒下署箏女指書觀者疑信參半以女之稚弱不疑及焉姑醮資以殮笛兒越日都
市喧傳貝子爺被刺刺客亦自戕特被刺情形刺客伊誰耶中嚴守秘密無由得悉遍都中戒嚴殊甚焉
襟亞曰意在言外閱者可玩索得之笛兒能卜人不能卜已余為深惜之焉

俠賊

無埃

粵有馬茂春者富甲一郡有三子皆娶然子息衰微長媳次媳皆無出僅季婦懷孕三月男女未卜中心惶惶蓋
恐其生女也一日值清明掃墓三子二媳偕往留舅姑及季婦守家詎里有某甲者素垂涎馬富今聞其三子掃

墓外出大喜。遂夜入馬家。伏季婦室。乃季婦固勤勉者。日間作事。方畢。晚間復司理賬務。至夜半未寢。某甲伏梁上。欲俟其睡而竊之。候之既久。方轉念。間忽見一楚楚男子入季婦室。樓婦求歡。婦厲色拒之。男子曰。若不從者。吾將以刃殺汝。言罷。出刀長尺許。婦方欲呼。而梁上某甲驟下。奪其刀。還刺之。男子受傷重。遂斃。而婦已口噤。不能言。某甲遂開門出。忘已之為賊也。大呼有賊。衆驚起。詢其賊在何處。甲始悟其自為作賊而來也。遂答曰。不敢欺。吾固賊也。請繫吾見官。衆遂繫之。復往婦室。見有尸赫然。大驚。問其故。甲具告之。及明送甲詣官。官得其故。遂釋之。而馬家感其恩。復酌以金甲卒。不受。自是竟亦不復為賊。

姚玉虎

志愚

江蘇海淮一帶。民風素悍。自古已然。清代有姚玉虎者。以拳術鳴於徐。當是時。天下開風。而慄。鄉人為之側目。一言不直。被其殺害者。不知凡計。亦有好勝者。與之角。而姚每不肯懷。不忍心。輒斃之。以是仇家甚多。但懼其威。無法報復。姚因恣肆益甚。一日有僧叩門而入。見姚卑辭。屈禮。鞠躬而言曰。敝寺長老久耳大名。欲瞻仰風采。特遣小僧至。恭請駕臨。敝寺辭畢。獻金五百為壽。姚初以素昧平生。却而不允。繼見來意誠敬。料無他意。遂許之。姚子魁武。隨行及寺。導者入報。俄見一老僧狀貌奇偉。豹目狼鬚。引數十僧人出迓。魁武知非善類。耳語其父。姚曰。彼好意耳。即不然。我何畏彼哉。既而登大殿。老僧率其徒下階。羅拜。咸稱老師。頗贊姚之武德。姚乃大悅。老僧請登閣。宴餐。循數級而上。姚稱諾。魁武曰。殿上亦可。宴何必高閣。老僧急伏地謝罪曰。令公子胆怯。恐老師為僧等所謀。不敢請台從。再登矣。姚自許勇敢。生平不知有怯字。命子他去。子不肯。姚怒。撻之。魁武乃忍泣而去。老僧復鞠

躬言曰。老師以赤心示人。天下無雙。令公子思慮遠到。亦堪景仰。命左右進酒。爲壽。席間討論武藝。甚爲投機。且飲且談。不覺半醉。姚偶推窗四顧。見四方危山高聳。下臨絕澗。不免心爲之悸。突聞鐘聲鑼鑼。老僧及其徒數十人。忽皆出。刀尺撲姚。姚大驚。急以手拒之。僅數合。斃僧徒十餘。傷者不可數計。然已亦身被數創。神力殆盡。卒爲老僧所算。魁武聞父爲害。欲與老僧鬪。然自知不敵。乃匿伏門次。伺老僧出。以刀斫其頭。頭不動。刀則飛出。尋丈魁武大駭。急奔得脫。至一荒山下。大慟三日。悲聲四激。後不知所終。

女俠

李劍亞

清光緒間。有台州富商。佚其姓氏。挾資赴陝。購貨。腰纏纍纍。僅攜一髻齡幼童。蓋富商固孔武有力。略諳拳術。夜郎自大。以爲無往而不适也。一日以貪程。途致迷途。時正炎夏。陰雲佈。雷電交作。久之。急雨驟至。烈烈如征馬。夜馳二人。抱首狂奔。狼狽萬狀。奔可五里許。始竄入一破廟內。徧體淋漓。相對痴立。見廟中牆垣傾圮。佛像倒地。狀似百餘年前物。時傾盆之雨。愈下愈巨。殿上幾成淨國。乃轉入後殿。避之。觀殿側坐有一短衣窄袖。年將花信之少婦。富商乃就階上席地而坐。絮絮與幼童作閑談。藉破寂寞。幼童曰。此處荒僻。無人居。苟盜賊來。劫吾財。則殆矣。商莞爾曰。汝不見彼婦人。尙敢居此。况吾精通技術乎。苟跳樑小醜。敢來問津。吾當一一致彼死地也。言甫畢。殿後門呀然。急迴顧。見壯年二人。手持利刃。厲聲喝曰。爾將黃白物獻出。否則決不饒汝。商賭狀知係盜匪。卽拔刀直趨。三盜戰未片刻。已氣喘汗流。兩臂酸痛。勢漸不支。正危急間。見殿側少婦振衣而起。徒手助富商。鬪勇氣百倍。未幾三盜盡爲所戮。富商愧慙無既。欲拜少婦爲師。並贈銀百兩。少婦笑而不受。逕向林中去。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陸蘭清

若鵬

陸蘭清。粵之三水人。固前清之秀才也。居恆讀書。機警有權變。然素不與外間事。一日傍晚。有健兒數輩。叩門入。自稱過客。因行路疲倦。欲暫宿一宵。明日起行去。陸初已疑其爲盜。欲却之。則恐攪其怒。因立允之。盜大喜。是夜與陸談笑頗洽。言間不覺自述其爲盜。且解所負。中纍纍者。皆黃白物也。乃分其金與陸。且曰。君讀書人。當識占卜。請示何所。當獲勝利。陸固精此技者。乃言某日某處當吉。他日盜如言往。果滿載而返。自此益神其術。時就陸詢問。門前常有盜之蹤迹。久之鄰里大疑。皆曰。陸某通盜。一傳十。十傳百。漸聞於官。發兵勦捕。陸至是已爲萬矢之的。百口莫辨。不得已挺而走險。隱跡綠林。而陸之爲盜。蓋自此始。陸有幹才。綠林豪傑。聞風而至者數千人。皆擁陸爲軍師焉。

陸治其部下紀律森嚴。所劫皆貪官污吏。及守財虜之流。至於小康之家。則私毫不犯。且拯弱濟孤。鄉人甚感之。時粵督某氏。懸賞二千元購之。不可得。繼又懸萬金。募有能捕之者。與之一時重賞之下。躍躍欲試者。大有人焉。久而久。又終不獲。其時粵東九善堂。方募捐富室。應者寥寥。一日。忽有肩輿至者。一人捧萬金入。自言陸姓。隱其名而不道。願以此款捐助。堂中人大喜。方進茶遞煙。而此人忽又探懷出鈔幣二千。置桌上。更以長約四寸之名刺。夾入其中。於是託辭登輿而去。堂中人方訝其去之急。視桌上鈔幣。得其名刺。赫然陸蘭清也。大驚。急出門跡之。已去如與鶴矣。其捐款之數。適符督府懸賞之數。一時傳述者。皆嘆其俠義。向之欲得重賞而設計捕之者。由是匿跡銷聲。不敢復道一捕字矣。其出沒變化。臨事鎮定。大率類此。

捐金如懸
賞之數以
輕官吏亦
可謂諳而
慮矣

陸一日過其右翼鄧拐四家。是處地處荒僻。人烟寥寥。陸既至。鄧留之晚膳。陸情不可却。允焉。飲方酣。陸以其銳利之眼光。暗察四週。忽覺座上一人缺席。心知有異。急起欲去。鄧挽之笑曰。陸兄何事。驚惶若此。此間爲官兵不到之處。可無慮也。陸不聽遽去。是時鄧酩酊大醉。已失其知覺能力。故陸所覺者。鄧尙懵然也。先是陸入門時。細察其家人數。得六人。今就席忽得五人。故心竊以爲異。既覺。乃急辭鄧出。未幾而官兵踵至。圍繞其門。祇捕鄧去。處以凌遲。而陸則以知幾。遂脫網焉。蓋鄧之厨役。利其重賞。乘陸與鄧酣飲時。私報官兵來捕。而不知陸固非懵者。陸之知覺敏銳。審幾察微。固不愧爲綠林中之佼佼者也。

病骸曰。陸蘭清精明幹練。使置之廊廟之間。其作爲必有可觀。而奈何當局者不事招撫。而懸賞通緝。使墮卒以盜終。豈不惜哉。

紅媽

蘭臺散人

倡之俠者。吾僅見一紅媽。紅媽不知何籍。生而榮。育於蘇大楊某之家。十三現身於閭門之伎院。以舞衫歌扇自隨者。凡三稔。遇一粵商齊某。相得甚歡。方欲委身。齊以折閱破產。憤死於滬上。姬聞耗。奔滬。見其家有老母寡嫂。衣食咸不能自給。粵人雖有賙之者。而度日之艱。不忍目覩。遂出所有金飾。以遺之。齊老母見姬揮金任俠。疑姬蓄積無數。復謀於姬。乞籌資運死者之柩回籍。姬曰。吾力誠薄。前此之賙濟雖微。而吾力盡矣。無已。其徐俟之。容有以報命。未可知也。時姬居於滬甯火車站。與一傭於某巨公第中之揚州婦人同居。業不復爲娼。因齊運柩之費無所出。竟自鬻於伎院。即以身金予齊母。方茲風俗日薄。北里中乃有斯人。爲青樓生色不少矣。姬今不知何

老骨頭食
酷可惡
青樓中有
斯人吾願
身倒石榴
裙下實絲

婦女平原
突獨情吾
未之遇也

往。或云猶在滬上。信否不可知也。

病骸曰。十里洋場中。奔走勢利者何限。乃有一俠妓廁其間。亦難能可貴哉。

波蘭社會黨記

唐九芬

波蘭。昔日堂堂之雄邦也。亡於俄。割於德。分甘於奧。大利。今則地球上幾無顏色。然波蘭國雖亡。其國民則不亡。其國民之氣。餒事業。境遇。處於虎狼之下。乃敢冒萬死而組織社會主義之黨。以汗血抗強暴。歲以千萬計。波蘭之肉。俄德奧三國分之。波蘭之權。則屬於俄。而俄之偵探兵卒。則日日驅其民如牛羊。以叒於不許自由。不許獨立。不許得權利之牢籠中。若稍有忤色。則飛快之槍。雪亮之刀。應酬左右。而波蘭之社會黨。仍冒險秘密大運動。

(第一)用秘密出版之手段。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至九十九年。凡社會黨由國內秘密出版之雜誌。十八萬四千餘冊。由英國倫敦印刷者。十二萬三千餘冊。此僅為極秘密者言之。若普通者。則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至九十九年。國內印刷者。七萬六千餘冊。外國輸入者。五萬三千六百餘冊。由此觀之。則社會黨之氣。餒。可謂盛矣。

(第二)用秘密行軍之手段。以每年五月一日。為愛國犧牲之紀念日。國民則同盟罷工。組合軍隊。遊行於市。及已故志士之墓場。且演且走。雖警察兵卒。屢屢解散之。而彼則軍旗招展。戰歌洪亮。儼若不見也者。波蘭國民。嘗自言曰。吾等藉此。以喚起革命精神也。

(第三)用同盟罷工之手段。此為其平和手段。屢以同盟罷工。要求資本家人數。每以十萬計。凡百八十六回。勝者百二十七次。敗者五十九次。罷工之事。小則由警官彈壓。大則以哈薩克兵脅制之。

三樣辦法之外。第一尤注意於農民。當時政府甚為驚駭。特出雜誌一種。以警各農。然社會黨之遊說依然也。第二則波蘭所住者。多數為猶太人。以故同病相憐。折衷此主義猶甚。當時猶太人曾以己之主義語言。著成雜誌萬餘種。又另組織一猶太人社會黨於波蘭。若波蘭人之逸出海外者。則於國外組織各團體。以作靈警機關。而推廣其社會黨之勢力。故波蘭國雖亡。而其民心及社會勢力仍不亡。皆由組織制度之美備也。病骸曰。昔張良痛韓之亡。不惜博浪之一轟。而陳涉以起。吾祝波蘭之起者有人也。

俠盜原名 (A story of Robin Hood)

孟僕譯

想見英國
前時之政
局

西歷十一十三兩世紀之間。適英皇立謙特。與約翰二皇 (King Richard King John) 在朝執政之際。人民多半開化。惟尙雜以蠻族。時英格蘭全島森林之富。遍地皆是。其最著而最茂者。首推叟胡特 (Sherwood) 二皇恆在此森林游獵。以作消遣。林中有武士隊一。取名為無法隊。因彼等一舉一動。咸出於法律範圍之外。而以劫掠步行富翁之案為尤多。何止百數十次。有名魯濱化特者 (Robin Hood) 隊長也。善謀而勇。督率諸武士身穿綠色之衣。肩負彎弓利箭。有時攜青竹之長矛。或木製之闊刀。肆劫於野。諸武士所劫得之物。不敢私為己有。必置諸魯濱之足旁。任其一分割。無絲毫偏弊。故諸武士皆敬服之。無異民之於君。有一事更足令人崇拜。則以魯濱手下諸武士所劫奪之客。其人必安居暇逸。絕不作一事者。或守錢若命。生平不樂為慈善事。而已則飽食暖衣者。若商賈及慈善之人。則不聞其搶一物。攫一具。非特行劫時之約法如是。行劫後有時竟以劫自富者之金。散之一輩無告貧民。故貧者往往與之作莫逆交。而富者則啣之刺骨。魯濱逝世之後。有痛惜者。有欣幸

略如吾國
劫富濟貧
之盜

者。當時之人民。竟不能辯其善惡。逮數百年後。魯濱之軼事歌曲。遂流傳於通國。下列軼事。爲數歌曲中之一。今譯如下。

藏之七年
守之可謂
堅矣

音樂家行
當爲少年
歌求鳳耳

某日魯濱化特立路旁之樹陰下。側耳聽羣鳥嚶嚶。若奏歌然。忽見一弱冠少年。衣光輝奪目之紅衣。沿徑而行。而有笑容。魯濱見之。喃喃默語曰。我將毋使同黨。以擾亂加諸其身。恐渠之往。爲婚姻也。於是少年乃得免於難。匆匆而去。翌日魯濱立於原址之樹旁。觀此少年迎面來。顰首蹙額。望之甚戚。其身穿之紅衣。亦棄之而不御。行時咨嗟不已。且自言自語曰。嗟乎。吾可敬之上帝。何使儂有如此之悲境耶。魯濱聞此慘語。從林中一躍而出。問少年曰。吾可愛之少年。何爲而歎惜耶。殆錢財爲諸士所劫耶。少年答曰。僕一無他物。所有者除五仙令外。惟一赤金戒指耳。魯濱問曰。果赤金製否。少年乃顯示魯濱曰。金爲之也。魯濱見而嘆曰。此乃婚姻戒也。少年曰。余藏此七年矣。備作婚日之交換品。前日爲余納娶之期。乃狼心之未婚妻父。願以其女許於一般富老翁。此老翁者。實女心所不願。嗚呼。令我心酸腸斷矣。魯濱乃問少年之名姓。少年淹淹答曰。僕名阿麟特爾。(Alina-Tally) 魯濱曰。余有良策。復使有汝妻。苟已爲老翁所娶。亦可使歸之閣下。閣下將以金錢爲報乎。抑以盡職役爲報乎。阿麟特爾答曰。余家無磨石儲。願終身爲僕耳。魯濱問曰。汝妻邸府。離此若干里。阿麟曰。離此林不遠。但女宅至教堂。則相隔有五里之遙。今日老翁正行婚禮也。魯濱聞語。復令衣以樂人之衣。復命諸武士亦喬裝樂人。以號筒聲爲暗號。向教堂而行。至午。已抵教堂。魯濱駐足兀立於門首。牧師見而問曰。汝何人。來此何爲。魯濱答曰。此北方之音樂家也。牧師媚之曰。君之來。使余樂甚。願君一奏雅曲。以悅衆賓可乎。魯濱曰。余將入內去。迨新夫婦

號筒樂器也此之謂音樂家

出卽高聲奏樂。未爲晚也。未幾新郎由內而出。衣華麗之制服。視其形則甚潦倒。察其狀更甚頹唐。鶴髮覆肩際。舉步踟躕。肩旁立一嬌莊流麗之婦女。面色若土。目中雙淚交流。魯濱見之不忍曰。如此結婚。非婚姻也。實悲劇也。吾願此新人自擇其夫。言畢遂以其所帶之號筒置於唇上。連吹三下。俄有身穿綠衣之二十四武士。手攜長弓。出自田中。直奔教堂。排一線伍。其中最先者爲阿麟。特爾。魯濱乃問新人曰。少女乎。願嫁何人。自擇之可也。斯時新人俯首含羞而答曰。我終身願爲阿麟妻。魯濱頷曰。今汝雖爲阿麟妻。然不可忘吾一臂力也。少女與阿麟乃重行婚禮。琴瑟重合。老翁默默無語。沮喪而歸。婚禮畢。賢而美之新人。愈覺嬌豔。款步輕盈。向曠野樹林而行。林竹修。夫。小鳥鏘。其間。此情此景。殊堪入畫。繼乃操役職於魯濱之旁。以報前恩。故魯濱逝世後。世皆稱爲俠盜焉。

屠阿葆

余希澄

吾友屠君珂葆。生平任俠好義。喜抱不平。而至性過人。篤於內行。幼失怙恃。依嬸氏以至長成。珂葆爭之如母。待堂弟蔭棠。彥修等。怡怡一室。相處無間言。髫齡遭淪亂。離遂至廢學。及壯。又復迫於生計。勉營商業。屬余書恨不十年讀書橫披。懸之座右。可以知其志矣。里閭聚處。酬酢往還。事無論巨細。字不拘行草。日必強余以小箋啓答。暇則臨撫之。積久成帙。比赴滬河辦礦。稟啓章程。皆手自定稿。不假抄胥。晨起輒臨法帖。大小數百字。寒暑不輟。其好學有如此者。嘗遊惠山。適有循俗例搶親者。見一女郎。縛輿中。兩足露外。上下亂蹬。如踏枯棹。慟哭號救。一少年當輿立。時時掩護之。十餘人蜂擁而前。勢洶湧如臨大敵。路旁一班白叟指輿。前少年謂余曰。是糾糾者吳

槍棍之舉
最爲惡俗

已不淑矣
何必言恐

姓爲女之婿。婿與女本爲中表親。前有締婚之議。實未文定。近因吳不務正業。比暱匪人。女母悔。將以女字他姓。吳偵知道。不及待。挺而走險。爲捷足之先得也。余未及答。珂葆已前止其輿。不得行。吳與爭。方紛呶間。而女母奔至。向余等跪而求援。珂葆謂余曰。止其輿。不如質其人。逕前執吳臂。吳竭力撐拒。不能脫。衆欲前。余呵之止。遂倩人邀鄉約至。呵葆自承與母女有戚誼。竟率衆及母女赴縣陳訴。

時余舅氏汪公斥青。知無錫縣事。立即集訊。女姿首頗豔麗。吳家亦小康。良田百餘畝。以遊蕩罄其半。公問可願嫁吳否。女睨腆久之曰。嫁否當聽母命。但吳行止不端。恐遇人不淑耳。再問之。惟有啜泣。公乃謂吳曰。禮未廟見。不成夫婦。旣未聘定。卽與搶良家女無異。但念兩造至親。曾有成議。今試問汝能否改過。吳矢言必改。遂命具切結。期以一年。如能力自拔。濯安分務農。而後嫁之。諭飭兩姓族長成其事。吳自此改行爲善。女嫁吳後。亦抱子矣。在虞山時。赴鄉收帳。宿於旅舍。夜聞鄰人哭甚哀。悽人肺腑。詢之。則農人某之妻若女也。某負勢豪租。歷年積累。數甚鉅。貧不能償。勢豪稟官究追。繫獄年餘。病篤將就斃。其妻百計營救。無術解免。今鬻女繳債。俾夫脫繯。鄉董某素誕女美。乘機說合備小屋。議定身值百二十金。業署契交款。將於翌晨迎女藏金屋。母悲其女。又念其夫病危。恐女去而病仍不起。女又不忍離其母。繼思此去爲人妾。且大婦有悍妒名。終身殆無希望。日然舍此更無良策救其父。故相持痛哭耳。

節與孝不
能兩全

珂葆聞之。惻然。義憤填膺。意將所收帳款。內如身價數。介逆旅主人交其母。並面某董。歷述母女痛苦狀。及己之憐憫代償意。義正詞嚴。聽者動容。咸噴噴歎難得。某董迫於公論。內愧不自安。卒毀其約。農人妻書券膜拜。奉珂

人有旦夕
之禍福

若以破廟
爲青廬則
神實佑之
矣

葆立焚之歸。後秘不告人。設法彌縫。出所畜終歲薪資。不足。又稱貸典質。以益之。農人出獄後。病漸愈。率妻女詣謝人。始悉其顛末。縉紳士大夫聞其事。皆肅然起敬。想望豐采焉。鄉人許某。自幼聘定何姓女爲室。女家本富厚。嗣許父以訟累破其產。憂憤而卒。母亦相繼逝。無何。又遭回祿。廬舍蕩然。無以蔽風雨。棲身社廟中。饔飧常不給。女父以許婚帖燬於火。媒灼已故。無憑證。竟悔約。將女字王姓。許爲人性懦。而口吃。訴之鄉董。董與何爲姻婭。斥許爲誣妄。或有人助許具狀稟縣。董爲之關說。以無媒證。置不受理。許至此山窮水盡。不復作冢室之想矣。

會有來城購木者。爲珂葆言其事。憤甚。是時吾師王公霞。以孝廉方正宰武進。有仁政。珂葆強余白其冤。余亦以無左證。恐不得直。戲謂許貧無立錐。其訟也。或志在追還財禮。設事果得濟。日後迎娶。將以破廟爲青廬耶。珂葆正色曰。見此不援手。聞此不動心者。決非人類。君自命爲何如人。胡作如是語。今直告君。事之成敗。君任之。資之有無。我任之。事在必行。余乃謁王公。詳陳原委。既判女歸許。珂葆囑余爲小啓序其事。奔走親友間。醴資近三百元。並代謀位置。爲長久計。許完娶後。伉儷甚篤。翁婿間不通慶弔者數年。近許已作古。有三子皆能自立。列肆鄉鎮。稱小康云。珂葆一生豪情俠意。可記者甚夥。以上三事。警非法之行爲。成有情之眷屬。皆預人婚姻事。故連類附記之。以示世之曾識珂葆者。

●劍士報恩記

夢甦 鏡秋

十九世紀末之某日。天氣清朗。惠風和暢。法蘭西南部小村落。有高等戲劇之舉。是劇每間六月來鎮一次。來時佈一場於鎮中。場內有古泉一。泉旁繞以高黑之屋。卽爲演劇之所。鄉中人聞其來。一鎮爲之騷動。攜老挈幼以

不諸較諸
角。概戲趣
味。何如。

讀此言知
吾國入利
敵之疲者
爲無人道

往觀者。戶限爲穿。蓋若輩躬逢斯盛。不得不破半日工夫。以一擴其眼界也。

所演之劇。如術士吐絲帶。續續自口中出。長可以碼計。有走繩者。俯其首於足下。而仰足於空中。以手往來步繩上。捷若飛燕。復於繩上。演種種可笑劇。或臥或立或跳或舞。莫不活動自如。矯捷絕倫。其最足引人注目者。爲一瘦長之意大利人。名司班來脫羅。立於桌旁之小臺上。手執一劍。以各種奇妙劍技。貫諸觀者之前。少選。臺四旁聚人已滿。其人止劍而起。言曰。諸君亦有善於劍技者乎。不妨與鄙人一試擊也。然當對擊之前。須各遵一條例。蓋對擊之人。其先棄軍器者。應出立佛（法幣名）一枚。以與勝者。作爲酬勞之費。言次。目炯炯向臺下環視。以待觀客之答言。

鎮中故有馬隊數營。駐紮其地。蓋資以爲守防者也。時馬兵三四人。雜立人叢中。耀武揚威。若不可以一世。聞司班來脫羅言。乃魚貫上臺。思欲一逞其身手。然劍士之試技未竟。而滿場之呼聲忽起。以耀武揚威之馬兵。已連敗於司班來脫羅之手矣。呼聲未已。人叢中忽自左而右。歧爲二行。一貌美少年。衣金線之制服。冠羽毛之禮帽。手握銀柄劍。穿人叢而奔。此得勝劍士之前。引吭作頌語曰。若執若之劍。頗合於法。足證君乃深於此道者。此余所樂與一較也。然吾二人未試之前。君須進少許之食物。吾觀君狀。知已疲且飢矣。蓋飢飽之不同。必不能得一公平之對擊。少年語竟。劍士意殊感激。答之曰。願上帝福君。余來此已多日。從無人能賜我一溫厚之語。若君云云。誠可謂破題兒第一遭矣。我敢不竭我之力。以與君一角。望假我十分鐘之時光。我當進少許食物。言畢而退。時萬目睽睽。注視此少年。皆知有一可觀之舞劍矣。此少年非他。乃全境劍術最精之第胃來脫侯爵也。

少年並能服善

劍舞既開。覺第胃來脫運全力猛擊劍士。既而知劍士之技實駕乎己上。乃愈加注意。乘其疲乏時擊之。尋司班來脫。雖驥低其劍。若示人腕力已弱而不勝忍者。侯爵色稍霽。即用其猛力以逞博浪之一擊。忽劍士之劍自左手易右手。復以左手執侯爵之手。而侯爵之劍亦隨之飛出數丈外。於是乎敗矣。

第胃來脫既拋其劍。乃莞爾笑曰。君之技佳哉。余嘗自謂劍技已達極點。霄壤之間。無人能敵矣。今日遇君。令余欽佩不置。嗟乎。司班來脫。若汝者。誠可為余之師表也。司班來脫羅為拾其劍。答曰。侯爵果欲得此法。我可於一星期內教之。蓋侯爵之技已超乎上乘。所須者不過練習而已。

侯爵驚喜曰。君言然乎否乎。此為余百求不得者。余甚願學君之技。以補余之不足。然倘能盡以授吾。則余之感激不言可喻。而君亦且為余之好友矣。

金風拂拂。玉屑飄飄。雄偉壯麗之莫斯科城外。頓成銀世界。時俄兵已燬其京城。繁華富庶。可憐焦土。拿破崙部下之逃自火窟者。僉覆沒於冰雪窖中。

殺：殺：殺法蘭西之狗： 斬：斬：斬之成數： 發：發：發彈洞其胸：

呼聲時起。無數之長槍利刃。立舉以向一孤獨無助之軍官。時此軍官背牆而立。手握晃晃如雪之劍。一足則償其死馬之上。以威武不屈之貌。面對其敵。今當衆兵酣戰之際。作一簡單語。以告讀者。蓋此軍官非他人。即侯爵第胃來脫也。其勇往直前之性。一如曩昔。雖距學劍術於意人斯班來脫羅。經時已二十年之久。而其武技。有進無減。自與其師別後。未嘗一接其營。而第胃來脫之劍術。已聞名於全歐矣。

一劍之力
敵多人已
足究非萬
人敵也

第胃來脫與俄兵搏戰多時。漸覺處於危險之境。雖以一劍之力。可敵多人。然俄兵愈增愈多。數且達三千以上。刀鎗如林。眈眈作虎視。而已則勢單力薄。後無救援之兵。前有兇猛之敵。自分必死矣。然抗禦之勇氣。初未嘗稍減也。

正擾攘間。俄兵中忽發尖利之聲。曰。諸君乎。盍讓余與之對戰。吾觀是人。殊精劍術。足與一決雌雄也。言未已。俄兵歡聲雷動。皆高呼曰。副將之言良是。吾人曷各退後。行將見有趣之劍劇矣。衆兵既退。一身頰面鬻之人。昂然而出。其黃黑之髮。已成灰白色。度其年已逾耳順。動章紫綵滿衣襟。氣概精神。老當益壯。一望而知爲身經百戰之虎將也。其人既行近。揮其如神之劍。作欲鬥狀。第胃來脫知已遇敵。則亦揮劍迎之。

時俄兵皆作壁上觀。不敢前進以助戰。但見白光二道。或上或下。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矯若游龍。翩若驚鴻。此不屈不撓之二戰士。皆竭其生平之力。相距不下。

尋第胃來脫力漸弱。劍漸低。自覺不特不能取勝。抑且取敗。不得已欲實行反擊之術。是蓋二十年前。其師司班來脫羅所教之也。乃引劍近己身。僞作退狀。忽自下砍其人之胸。孰知此素不相識之敵人。以身一轉。第胃來脫之劍。已飛出數碼之外。人亦同時仆於死馬上。俄兵數十人。蜂擁直前。而第胃來脫遂被擒。

第胃來脫既被擒。得勝之敵人。忽狂呼曰。法軍人能知此一擊者。僅一人耳。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吾心慰矣。其人喜形於色。向第胃來脫鞠躬言曰。第胃來脫侯爵別來無恙耶。第胃來脫聞呼己名。懼疑交加。懼者懼彼等既知我爲法軍參將。必且無幸。疑者疑彼人素昧平生。何以能知我名。

寫戰鬥之
狀紙上糊
糊欲活

惺惺惜惺惺
景

乃引領細察其人之聲音笑貌似曾相識。默付久之。忽失聲呼曰。噫。此非吾師司班來脫羅乎。何爲而在此。司班來脫羅微笑。應之曰。然。余今在俄。已受重大之職矣。富貴功名。繁萃一身。然回憶當年。四方醫技。欲歸無家。非君爲余畜緣。則天生一具鋼筋鐵肋。當與草木同歸於盡。安有今日哉。此恩此德。久欲圖報。然而神州茫茫。知己遠隔。天涯地角。有願難償。未嘗不引爲憾事也。司班來脫羅語至此。稍止。納劍於囊。續言曰。當今爲余介紹俄皇太子之明年。余卽隨太子履此地。厥後俄皇知余之能兵。一如余之善劍。遂任以陸軍副將之職。二十年來。身經數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曾得俄皇佐治親賜之十字勳章。今幸沙場重逢知己。是亦天假之緣。非偶然也。君慮矣。曷至司令部。稍作休憩。然君至彼處。須仍以俘虜自居。蓋私恩不可以昧公敵。大義當然。高明如公。諒不以此爲介介耳。然君在余管轄之下。必可保無虞。倘有時機。會當送君返國也。行矣。吾友。

義僕

天悲

嘉慶間。陽城陳鴻猷謀殺姊丈徐燮和。佔奪家產。經人告發。邑宰按驗於井中得三尸。一爲造井之工頭。一爲徐燮和尸。均腐爛不辯面目。一爲義僕阿榮。面色如生。忠摯誠懇之容。死後若猶冀感悟主人也。鴻猷利令智昏。良泯滅。死工人以滅口。死燮和以圖財。阿榮素衣而諫。反懼發其覆。亦死之。以爲可以僥倖法網。坐得甚業。孰意蕭牆變端。起於家庭。卒至身遭大辟。亦可哀已。

初鴻猷本爲市井無賴。糟粕屢空。牛衣常對泣。不得已妻開方便之門。以度日。有遠族叔式謨。公名重朝廷。望振閭里。阡陌縱橫。富冠陽城。徒惜伯道無兒。誰得常承色笑。差幸中郎有女。足娛桑榆晚景。是以不啻愛若掌珠。時

徐生燮和爲公司筆札。貌既勝於子都。文復重於儒林。言笑不苟。謙恭和雅。可稱品行淑均。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學識富於五車。公深加器重。東床之選。非彼莫屬。吉期既卜。入贅洞房。早爲幕中賓。夕作東床客。畫眉窗下。情話喁喁。一對鴛鴦不羨仙。燮和之樂可知矣。

燮和事式謨似父。式謨視燮和若子。一則承公之青睞。恩同再造。一則以侍奉每發於事先。能親於色笑。宛同骨肉。似水之融於乳。如膠之遇於漆。相親相愛。豈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哉。使長此以往。穩步前途。何至於演家庭之慘劇哉。公女以難產而瀕於危者數日。卒以子得生成。而女竟辭其親愛之父之夫之子。而往衆香園去矣。忽而喜。忽而悲。公與燮和同此感焉。而可憐之孩。有生之日。卽母死之時。不克一聆慈母之顏色。其苦楚蓋較公與燮和爲多也。

禍不單行。福無雙至。天之厄人。幾疑落井而下石。惛惛憤憤。一無知也。公方慶抱孫之喜。遽悲掌珠之失。風燭殘年。豈堪飽受驚傷。沉疴一染。遂日與藥灶爲伍。燮和適賦悼亡哀痛之餘。復奔走於牀褥。雖扁鵲名醫。難瘳膏肓之疾。卽割股以進。卒莫如願。以償禱天甘以身代。竟爲虛謬之詞。公臨終取田券而授燮和曰。余垂老矣。死固所也。然不忍汝之被欺。余族房數十。莫不覬覦余產。汝之入贅。又無不嫉汝爲贅疣。恨汝似仇寇。余在此。無可如何耳。今田券歸汝收執。並立遺囑以備後。日有凌汝者。可首之官也。願汝勉余志。而毋忘余言。燮和領首允諾。再拜而受遺囑。田券曰。父其勿作悲觀。鬼神相佑。父病必速痊也。言未已。而式謨竟捨其愛婿。而往極樂天矣。

燮和呼天搶地。方痛公之已亡。而族人畢集。羣議立嗣。燮和出田券及遺囑。而示於衆。衆怒。撕碎遺囑。奪其手中

田券揮之門外曰。陳家事。無勞爾徐姓代庖者也。燮和挾其幼子。含淚而出曰。余負父矣。余負父矣。時鴻猷手握田券而呼曰。余爲式謨叔近支。論理應嗣及余。今田券已爲余掌中物。從與不從。惟請諸族長一言。族中素畏其凶惡。且有無賴數十人。以示威。不允勢將用武。不得已。唯唯聽命。鴻猷乃遍宴族人。並餞無賴以酬其助威告成之勳。至於式謨之殯殮。以爲非彼本分。可以草草了事。彼所欲嗣者。家產耳。非將以奉祭祀而繼宗祚也。鴻猷思慶父不除。魯難未已。燮和仍在。豈能久安。乃假名營造房屋於內室地板下。掘成一井已成。工頭王某。幽

之別室。設筵邀燮和至曰。族人不諒。非禮於姊丈。弟深代惋惜。不過格於衆議。不敢公然以贊助姊丈。姊丈其諒之。今幸族人公推。弟繼爲叔嗣。弟謝過不遑。奈迫於主持無某。故不避嫌疑。勉付其難。今嗣父喪事已畢。自當引退。仍歸於姊丈。燮和堅辭不可曰。余雖承嗣父遺命。然族人公舉。理宜順從衆意。而不能以亂命爲歸依也。鴻猷躊躇再三曰。叔立遺囑。不可不遵行也。族人之衆意。又不可背也。然則析而爲二可乎。請姊丈毋再謙讓。燮和不知其詐。遽諾焉。於是張筵飲食。燮和辭曰。嗣父骨血未寒。安忍違古禮。飲酒作樂乎。且酒始於夏。夏禹飲酒。而謂後世必有以酒而亡其國者。酒而亡國。而况於人乎。鴻猷計不得逞。乃擊杯爲號。僕役蜂擁進。遂繩縛燮和而將死之。義僕阿榮。跪而諫曰。主人家產。既得矣。彼已被逐矣。彼何開罪於主人。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耶。視骨肉若仇敵。主人何若斯之殘忍耶。僕意主人不過恐彼首官。特爲先發制人之計耳。死之以滅其口。天下之大。使人人噤口而不言得乎。不知防人之口。尤甚於防川。川防傾潰。猶可澹其水源。疏其潮流。防人之口。言未及防。而害隨之矣。鬼神即在目前。天理無可遁逃。願主人赦之。否則不忍視主人將來之受縛法網。而僕役蒙坐視不救之

讎也。請先死。鴻猷怒不可遏。曰：惡奴！食余祿者，忠余事。誰敢拗違余命？放虎歸山，其害不尤烈耶？故勢不兩立，惟力是視。汝敢逆余命而倔強乎？汝不忍燮和之死乎？請先至鬼門關，以待汝求免之人也。阿榮亦不懼，挺身而出。鐵釘無情，一擊腦際，而命竟嗚呼。燮和及工頭王某，均如法行之。尋擲於新掘之井。鴻猷以爲奪產者已死，可以高枕無憂矣。孰意法吏惠臨，旬日間事耳。

鴻猷曩非藉妻置面首以度日乎？今者已爲富家翁矣。頭戴綠頭巾，寧不顏羞？乃漸加抑制，妻以謀死案相要挾，不得已任之而已。久之漸洩於奸夫，奸夫以鴻猷之時加防範，深啣之，遂首諸邑宰。宰捕鴻猷至，一加刑訊，盡得其實，罪論抵死。

時燮和之兒，鄰翁憐其孤苦，而育於家。至是復斷領前產，而義僕之事，爲之表白於朝，立祠以申其義，使後之人扼腕慕道，發其忠義之心也。

白勝魁

畚園

前清光緒初年，鷄林有劇盜白勝魁者，驍悍絕倫，精於技擊，身輕善超距，越數十尺之牆，如履平地。每行劫不殺人，亦不合夥。無論地之遠近，皆單身以赴之。凡入事主之家，破門而入，搜刮黃白，拒則無幸。白雖爲盜，不擾其鄉。其所居之地，周三十里以內，無盜劫。有則白爲之捕盜，而追贖給主。羣盜憚白勇，相戒毋敢犯。鄰里貧民不能舉火，白輒以資周恤之。凡以急事告貸者，無不應。以是一方之人，愛而敬之。羣稱之爲白大爺。白犯案既多，官捕之急，鄰里互隱匿之，大搜不得。一日，白夜劫富戶，富戶連姓，有子七人，皆武勇任俠。僕從四十餘人，咸受少主部勒。

連翁快人
快語快事
無怪白勝
魁爽然若
左也見之
釋依胸襟
豪俠縮交
不同流俗

善舉棍刀法。能發槍命中。又編練巡隊以四人爲一組。計三組。一組自內而外。一組由外而內。別以一組游擊。撥應。雖人數寥寥。而儼然節制之師也。白踰牆而入。躍登上屋。輕如一葉。復躍下。力破其門。遂瞥然入室。尙未搜刮。忽聞金聲大震。一男子持鎗躍入。拔機擊之。鎗發轟然。白已破窗而出。躍登左垣。衆以鎗擬之。槍彈如雨。白穿房越脊。上下如飛。彈不能中。旋於門內蹕下。足甫及槍聲。又匄然。白不及躍下。傷其足趾。忍痛奪門出。既出乃痛恨連姓。謂吾行劫半生。未嘗傷及毫末。今連姓何人。乃敢槍我。若非矯捷逾於恆人者。其命殆矣。非報仇不可。趾創既愈。日夜伺之。會大雪寒甚。連氏防衛寢懈。白乘間入連氏之室。連翁方與長子對飲。白厲色謂之曰。若今日猶能槍我乎。連子愕然而立。欲取壁間之槍。白拔刀止之。曰。苟動一步者死也。連翁神色不變。笑謂白曰。君亦壯士。殆欲報三月前一槍彈之仇乎。然吾尙有一言。幸君聽之。君來劫我。我不得不自衛。既不得不自衛。則黑夜之際。安能必不傷人。天下斷無目視危害及身而不施正當防衛之理。似無仇之可報。曰。聞翁言爽然。有頃。乃韜其刃。曰。汝言良是。吾所見大左。今去矣。翁挽之曰。君非白勝魁乎。義俠無倫。慕名久矣。今日相見。請卽締交。白諾之。三人遂共飲。翁又令諸子出見。呼之以叔。談笑極懽。翁謂白曰。今日火器發明。技擊之術。雖未無用。然決不能敵火器。如其能敵。則技勇如君。安能以一彈相餉也。白大笑。極諛其言。遂精究鎗法。習之一年。技精甚。能以二鎗負於背上。以兩手連續發鎗。不瞄準。而以肩背高下而左右之。以爲瞄準。發無不中。自是犯案愈多。而官捕之亦愈急。會白乘馬獨行。與官軍遇。四面攻之。白將鎗累累如貫珠。多中官軍之馬。馬蹶而隊伍亂。白突出遁去。留守患之。乃懸重賞以捕其人。並以多金給其至友韓某。令韓助捕。韓惑於財。遽允之。會白往狎妓。妓名大金翠者。白識

孔方兄具極大魔力此天下寶友者之所以多也

冒廉收屍古義蠢然

其漫恣沽酒囊中自有錢

貌之可憎在殺其弟

之七八年矣。至是白忽至金翠家。金尼之留宿。衣甫解。而伏兵突起。白知妓之賣己也。怒甚。舉足蹴其腹。腸出立斃。白不及著衣。負槍於背。從窗竄。躡身躍出。向北狂馳。官軍乘馬追之。白以身無衣襦。寒甚。乃急投韓某家。索假衣袴。韓隨手鎗於皮褂之中。舉皮褂進之。白方接取。而手槍遽發。槍彈自胸貫背而出。立殤。官軍既至。韓逆之而告以故。官軍見白兩目怒視不瞑。槍尤在背上。相視不敢進。韓乃進而解其背上之槍。始敢就視。白死後。連翁收其骨而瘞之。韓旋爲他盜所斃。斷首決腹。死狀甚慘。或曰白大爺之弟子所爲也。至今東三省馬賊。猶有人能發連珠背槍者。蓋白之一派所傳云。

濮狄生復仇記

南冠譯

濮狄生者。操舟人也。有仇曰拍乃。蓋探險家。嘗殺其弟。濮狄生初爲人駕駛漁船。以酒醉失事。爲僱主所擯。遂流落爲餐風宿霧之侶。其後忽遇探險家。拍乃僱爲同伴。其生活乃稍稍愈快。然其性嗜嗜飲。所入之款。皆以爲買醉之需。絕不令稍有遺留。一日探險家將出發。濮狄生預得一月之薪金。乃悉以購酒。探險家見之大怒。謂探險之際。宜多攜必需之食物及應備之物事。若此暴棄者。既爲探險之累。而無裨於應需。因盡碎其酒瓶。且使立誓不復飲。濮狄生亦怒曰。汝奪吾酒。卽無異奪吾生趣。吾甯丐耳。焉能爲汝立誓不飲者。於是怫然出門。探險家竟大窘。從而追之。及於荒野之次。呼之使返。濮狄生堅不允。探險家曰。吾之招汝爲伴。所以爲探險之需耳。今吾將次出發。而汝乃棄吾以亡。倉卒之間。吾將何所取伴。無已。嗜酒既爲汝之天賦特性。吾賞汝酒。許汝盡挈以行。汝則當從吾以歸。不然。則吾將以臨時辭備。訴諸警察。汝亦必無悖。濮狄生始笑曰。吾初見汝可憎之貌。不啻厲鬼。

此時幸有
紅友在
可名之曰
人頭書囑

駢翁之意
不在舟

既殺其弟
又欲殺其
兄凶狠至
矣

在前。故遠汝以亡。汝既能如是。即不償吾酒。吾亦委心以相從。但吾殊不願更觀汝之怒容。汝能誓永永不以怒容相向。吾與汝俱行矣。探險家無可奈何。竟爲立誓。已而相將出發於坎拿大之迫德脫爾山。阿非利加之交界也。山以前皆冰原。其左則爲柏林海。氣候嚴寒。四時皆凍。地無草木。野獸絕影。而一日之暴。僅可他處之半。探險家初不省其地酷寒。至是終日惟有戰慄。而濮狄生則舉所攜之酒。飲之以卻寒氣。探險家向之乞。濮狄生有時分以飲。瀝。有時則並飲。瀝而不予。探險家心焉恨之。而苦無報復之法。徐窺濮狄生深忌野獸。乃於狄生睡熟之際。爲獸嗥以驚之。濮狄生果爲所懾。向探險家索手槍。探險家斬而不予。濮狄生欲獨行亡歸。則探險途程又已過半。不得已乃以酒與之易。然既得手槍。復思飲酒。逾二日不聞獸嗥。即以手槍還探險家。而索其酒。探險家受其手槍而笑曰。汝之酒吾已運至去此六十里許之狸尾河矣。濮狄生無可如何。乃復與偕行。未幾果至狸尾河。濮狄生復向索酒。探險家乃告以已飲。濮狄生見河中有舟。而前程皆無通道。自計吾報復之期至矣。因謂探險家曰。汝能泗耶。此處已無路可通。不泗將何待。探險家四顧而愕。良久乃言曰。汝能操舟。前此有船。宜以舟渡耳。濮狄生曰。否。否。吾實未諳此術。前此言能操舟者戲耳。探險家大憂無計。因謂濮狄生曰。雖然。今不能永居此。汝曷與吾共往試之。能駕舟以行。則吾儕脫險矣。濮狄生曰。否。宜吾獨試之。果能駕者。則招汝與偕。不宜二人皆輕於嘗試也。探險家以爲然。濮狄生遂泛舟獨往。探險家呼之。濮狄生大笑於舟上曰。此可以報汝飲酒之恨耳。竟鼓棹而去。探險家大爲失望。俟至日昃。將投河自盡。濮狄生忽以舟至。挾與共載。探險家喜而從之。至於舟次。濮狄生謂之曰。吾與汝載。汝異日當以酒爲酬。不然。則吾且溺汝於河中矣。探險家雖怒。無如何也。既而舟至中。

流探險家已諳操舟之法。見濮狄生立於船頭高歌。遂推之墜水。濮狄生故善泗。泗而過河。探險家之舟猶未至也。及探險家舟至其前。濮狄生大呼曰。拍乃汝之死期近矣。汝殺吾弟。吾今且殺汝。因乘其登陸之際。推之墜水。病骸曰。拍乃探險家也。不死於險。而死於水。人心之險。蓋有百倍於冰天雪窖者。拍乃蓋自取之。夫復何尤。

耿十八

醉紅

明末多奇人。義士。惜在中原鼎沸之秋。多湮沒無聞。與大好明社同歸於盡。胡塵滾滾中。不知埋沒多少好男兒。耿十八其一也。耿十八紹興耿家村人。佚其名。行十八。卽以行稱。生平尙意氣。重然諾。以此取重於鄉里。嘗清兵南下時。遍地敵兵。十八慷慨告衆。義不俱生。振臂一呼。不期而集者數百人。於是裂布爲旗。斬木爲竿。纒鋤爲矛。耒耜爲戟。村之四圍。列柵設阱。爲守禦計。俟之十餘日。而敵不至。命偵者往探。翌日返報曰。敵志在金帛婦女。日夜分其所得。酗酒狂歌。時譁於營。以兵臨之不難破也。十八聞報。掀髯大笑曰。此正我儕報國之秋也。我願爲前驅。君等往否。皆曰諾。願從。咸持挺爭先抵敵營。敵突出。兵刃旣接。伏敵盡起。衆多夷傷。十八持巨刀大呼殺賊。敵刺之。踣于地。紮之入營。血流被面。罵不絕口。一卒從後斫之。首已墮。尸猶僵立不仆。敵懼而以禮葬之。十八有弟早卒。頗相友愛。生二子。慷慨好義。俱有父風云。

髯丈夫傳

扶聲

吳君末山爲余言。山東登州距邑十餘里。有一豆腐店。店主人傅姓。爲人頗誠篤。以家道寒苦。年四十猶未娶妻。店中所與相助爲理者。惟一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數年猶一日也。忽一素識之項嫗。爲言某姓有女。前此以擇

女之未字以擇婿苛之不知傳之體亦爲擲妻否

不過一銀條脫耳乃屢易其居不計所損亦不實矣

此推墜傳某之人不知與項傳關係如何

婿過苛。致遷延數年。尚未字人。今年事已稍長。聞名者日稀。第求不愁吃者。便厚奩而妻之。傳聞言頗爲歡。即遣媼媒焉。翌日媼欣然至。曰。事諧矣。但某姓謂當以金條脫爲信。君朝以物往。不俟夕而庚書至。君所矣。傳自計店中所有。殊無可易金條脫之資。因謝曰。吾如有措辦金條脫之力。此時已非縑矣。唯其無力措辦。是以至今中饋猶無主也。媼笑曰。是易事耳。彼言雖如是。君如必無力以銀爲之。彼亦當無異言也。傳勉允其請。遂購而畀之。既而三日無耗。始知受給。亟覓項媼。則已不知所之。一日偶經某姓菜園前。見一鬻齡女子。其貌酷肖項媼。異而訊之。果項媼女也。窮詰所在。遂得項媼。項媼初見傳。頗復畏縮。後乃語傳曰。前此條脫。因見擅於某姓。吾無顏面。君業置諸尊肆櫃檯下。以相還矣。傳欲其同往覓取。項媼曰。曩者子不知吾之居處。故慮吾詐欺。今已知其居處。萬一櫃檯之下。無此雙條脫。再來坐索可耳。傳心然其言。自行告歸。行次覺途中有一碩人。取道似以己之行蹤爲前導者。心甚惡之。而無可如何。未幾經一板橋。橋狹而版朽。傳殊有戒心。乃倚欄徐步。忽有猛推之者。回視則追隨左右之碩人也。忿欲與鬥。身已離橋墜水矣。墜水後。知覺盡失。醒時則身臥一室。室中略無陳設。但有一床一几。方深詫異。忽聞啓鑰聲。已而一髯丈夫入室。目傳者。再見其已醒。以手探囊中。得藥屑少許。卽以授傳曰。服此當愈。第吾不審汝何爲。而圖自盡耳。傳知其誤。具告以實。髯丈夫遲疑良久曰。其人非濃眉高額者乎。曰然。曰吾知之久矣。此僮殊不知斂迹。吾恐災逮其身。然後知雖悔已晚也。語已。徐取烟斗呼之。旣而送傳歸店。明日相傳有濃眉高額之肥人。身首分置蔡家莊之斷橋南北。傳憶髯丈夫語。急往觀之。果昨日推己於橋下人也。異日往覓髯丈夫。則屋宇寂然。鄉里無或知其蹤跡。或謂髯丈夫蓋劍俠。然否不可知也。

一箭秋

鏡雲

素琴失其姓。本窶人女。幼嫻禮教。長美容。十七齡嫁於同城窮秀才王姓。期年而父母相繼逝。惟餘一十三齡弱弟。意兒最慧。時或至姝家。時或樵薪自活。隣有富翁。則愛憐之。時給以衣食。以是得不凍餓。人亦莫敢侮之。秀才雖家無斗石糧。顧夫婦情好。貧而愈篤。伉儷之福。雖南面王不易。孰料昊天不弔。猝降飛災。一日之晨。素琴方浣紗溪頭。有惡僧突如其來。僧固鄉中土豪之爲富不仁者。尤好漁色。見女豔。婉曲周旋。欲求燕好。女憤極狂罵。僧老羞變怒。指天發誓曰。予朝夕必致汝。不然死不休也。言已。獰笑而去。素琴素知僧橫暴。不覺大恐。急奔歸。泣告所天。相對無策。呼天搶地。躊躇有頃。素琴奔母家暫避。不謂甫經一宿。噩耗遽至。秀才竟於午夜失火。不及逃避。葬身火窟。女聞報大慟。芳心欲碎。然中懷固了然。此事彼僧實爲主動。祇以僧勢大。鄉人無敢撻其鋒。卽有人。又無確證。何敢舉發。輾轉益悲。寢食俱廢。僧又故使人揚其事於女。冀女或變志。越三日。竟有媒婆詣門。爲素琴作伐。將以爲僧之側室。女嚴辭拒絕之。繼而女因悲致病。遂不起。母家又無人。送死理葬。惟責任一幼稚之弟。意見其妹致死之由。恨不生啖彼僧。哀痛之餘。憤火中燒。因輕身圖報復。顧屍猶在牀。不得不先籌殮葬之策。况秀才亦且暴棺荒郊。雨淋日炙。安得不亟爲掩埋。乃含悲就鄰翁乞貸。隣翁聞而嘆曰。有弟如此。死無憾矣。與以十金。復謂之曰。今爾可爲予傭。予終當濟汝。意見泣曰。感翁盛德。敢不如命。但假我十日。然後入第可耳。翁諾之。蓋意見此時之志。冀得於十日內殲其仇也。故於得金後。廢其姊及秀才如禮。事畢而復仇之念。乃日等實行矣。顧鄉間無長於武藝者。意見無可從師。然童子一意復仇。曾不知復仇之艱。乃日把其樵刀。霍霍磨之。冀

得一機會以逞其一擊。城西三十里。有古寺。在半山中。香烟極盛。都人士趨之若鶩。意見亦日樵薪寺側。歸則具錢買米。煮食以度。活凡六七日矣。寺後約十二三里。有盜窟。勢頗滋。官兵屢勦輒敗。年來且無敢犯之者。顧盜頗有道。不妄掠劫。且能救濟貧困。故村民不特不以為患。且頗德之。一夕。意見樵薪歸。經寺門。聞和尚羣相語曰。後日之晨。林太爺四十大壽。將來寺中拜佛齋僧。爾時吾曹又得一飽矣。意見竊聽之。不覺大喜。蓋僧所謂林太爺者。即殺其姊復毀其家之仇人也。狂奔歸家。則市香燭哭祭其姊之墓。默祈保佑。並謂彼僧之死期已至。明日之夕。當挾其首。抉其心。重來祭姊也。拜畢徑歸。又出其樵刀。再拜而祝曰。成功與否。在此一舉。刀乎有靈。當為奮力。祝畢。酣食狂笑。終夜未交睫。聞隣鷄鳴。即躍起。提其刀。納於衣裏。潛步徑往林薄深處伏之。當千鈞一髮之際。林間忽淅淅作聲。如有人履止者。意見以為仇人至。磨勵精以須。則見來者殊非是。衣短襖。布裹首。皆作深綠色。且不至一人。至此不覺大失望。潛窺之。彼似已知林中有入者。互相耳語。須臾。忽揮刀如雪。呼哨直前。蓋來者為盜窟之探哨隊。彼見叢林中有入竊匿。以為是必官衙之奸細。即不然。亦必不利於若曹。故羣起而圖捕也。意見平生未嘗見刀兵。至此驚悸欲絕。非特不敢敵。且遽倒地而暈。約半時。意見始漸甦。一周視。乃驚極而呆。則左右之人。皆適所見綠衣巾者也。顧又不能免脫。自憐壯志成灰。身陷盜窟。不覺淚簌簌下。左右見其甦。皆洶洶如猛虎。直前欲動手。一老卒拖之。曲折至一所。狀如公堂。左右侍立者極衆。上坐者服赭紅袍。厥狀如火神。面黝黑。若墨。虬髯如戟。顧左右作癡笑曰。速拿奸細來。老卒即推意見前。意見至此。神魂乃欲飛越。顧自念若不直陳。則被所指為奸細者益確。苟言之。猶或幸有一線生路。乃泥首備陳前事。悲懼交集。不覺大慟。言未畢。堂上忽狂嗥躍。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此盜胸襟竟是不凡
十三齡童子能發此
言殆有宿根耶斯真
奇矣

愈人之仇
成不居功
此俠可貴
也所以貴

下吼聲如雷曰。天下甯有此等事。此槍不殺。愧煞綠林豪傑矣。公子真仁人。某當爲君立雪。此仇請毋憂也。意兒方患大仇未復。身且不保。忽聆此言。不覺五體投地。當庭叩頭無算。虬髯者復導生至一書室。命兩僮侍之。被褥精美。佈置富麗。極類大家。日落。即有人送飯至。饌具不多。皆頗可口。上燈後。虬髯者自秉燭至。與意兒促膝縱談。因拊髀嘆曰。僕亦世家子。徒以父仕京師。爲奸臣中傷。某手刃之。不得已遂至爲盜。今也已已。天生一付銅筋鐵骨。不能爲國家立萬里勳。當老死艸莽之下矣。然劫富濟貧。救困扶危。本志固不敢改也。意兒慨然曰。綠林爲英雄未路。古今同悲。世無伯樂。不知埋沒幾多千里馬。然今世豺狼當道。政教無復可問。欲施德行仁。反不如自屏於法外。使某也得旦夕殲仇。永棄世故。終事左右。則所馨香拜禱者矣。虬髯者顧而微笑。冉冉去其外衣。露其深藍色之短襖。緊貼肌體。矯捷乃如春燕。撫意兒肩謂曰。時至矣。請少待。吾當了厥事也。聲甫出。竟越窗去。意兒此時心緒乃大紊。恐其事或不成。反召衍尤。然觀其矯捷雄武之態。似又不必顯顯過慮。於是又怡然自慶。一憂一喜。交戰懷中。不能自剗。約逾半時。忽有一物穿窗入者。着地如落葉。閱焉無聲。視之。則虬髯人也。左腕之下有一物。卽林某之頭也。意見仇人頭。念大仇已復。爲之狂喜。而一思姊臨死之苦。則又痛極而號。又思得報大仇。皆出虬髯人所賜。則虬髯者之於吾家。其深恩實不啻再生父母。願虬髯者殊不欲人之德已。惟言公子今大仇已復。將終留此乎。抑作歸計乎。請明以語我。意見感極零涕曰。某獲罪塵下。而公不之計。且仗義爲之復仇。以雪亡姊之冤。洗家門之辱。功德浩蕩。實較天地君親而上之。今功成而敢遽爾言別乎。願終身執役。老死無所怨。虬髯者笑曰。子言亦近理。但子青年大好。有爲。太丈夫當思爲國雪恥。安可苟且逸樂。且子能急私仇。豈不勇於國仇。

老夫耆矣
小子弱哉
壯氣斯言
非尋常鼠
所能

來日方長。將來振作祖國。晉在爾曹。如僕老朽矣。安敢再埋沒賢俊乎。願速自爲計也。意兒泣曰。公金玉言。敢或有違。但僕今爲通人矣。彼僮被殺。其家人必且拘僕以爲正犯。官吏畏勢。不可理喻。如之奈何。髻笑曰。是無慮。僕已爲妥置矣。但此地終非安樂土。子有親友在他方者乎。意兒曰。有之。在淮西富而好仁。若得抵彼。終生可無患。然後專心學藝。以踐公訓可耳。虬髯者撫掌曰。是已。毋忘所囑。復贈以金。命邏卒送之歸。意兒再拜而別。然心實志志自危。正不知彼將以何術而能出予於嫌疑之外也。既出山。辭邏卒獨行。過寺側。則見萬頭攢動。其視線注於牆上。乃如鐵屑之攝於磁。意兒亦引領視之。則見有大字數行。墨蹟淋漓。猶未乾也。其詞曰。

林某爲富不仁。恃勢侮弱。曩見王秀才之婦美。遽起淫心。致使縱火焚王氏之宅。秀才死於非命。復使人求婚於女。於是女抑鬱以死。凡此情事。實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而在官食祿之徒。率皆權門狗走。坐視不法。無敢出聲。今天假手於燕子山盜魁一箭秋。來誅此逆。恐罪犯無着。株連良民。須知殺林某者。在燕子山。名一箭秋。有敢妄涉無辜者。定以林某爲例。

意見讀竟。始悟虬髯者所謂已爲妥置之意。因愈感銘不置。

道一子曰。一箭秋之事。父老多能道之。蓋其慷慨俠烈之氣。有深足令人景慕者。此特其一端耳。嗟乎。末世之餘。英雄豪俊之流。往往不容於世。或激而爲盜。或且抑鬱以死。良可慨矣。

白飛鼠

白飛鼠。山東俠盜也。貌溫文如士人。兩臂能舉千鈞。又擅飛行術。來去無踪。顧曰。雖爲盜。能知大義。民間物不盜。

聲豪

聞其聲可
想其爲人

也。所盜者貪墨之吏。與爲富不仁之徒。世俗因是俠焉。歷城有王某者。父官於京。特勢陵轍鄉人。鄉人側目。會有秀才張某。自友人家醉歸。中途王怒馬驟至。不及避。被擠於水。死焉。衆目固彰彰也。張家具控於縣。王至對簿。絕無懼色。蓋關節已先通矣。縣官判張洪醉墮水。與王無涉。訟遂不得直。張有女孝。痛父冤之莫伸也。夜懷血書。縊於縣堂。明發。民間大譁。縣官不得已。乃飭役往捕王。而王已先遁。在萬數月。案將以不了。民間復譁。連名具詞。控於上吏。不准。而轉下具詞者於獄。民情憤激。兩卒莫如之何。一夕。上吏方與姬人飲。忽一人自窗外飛入。上吏驚欲呼。其人以刃置其頸曰。聲便殺却。上吏戰慄曰。壯士何爲。欲金錢耶。願罄所有以獻。其人曰。汚官汝聽之。夫爲民上者。當以民命爲重。莫謂民之命懸於吾之手。生之由吾殺之。亦由吾。而生殺之間。不準以理也。張秀才一案。罪魁明明爲王某。縣官得苞苴而枉法。因而喪無辜張女之命。衆人憤而控諸汝。汝乃官官相護。不准其控。而返下具詞者於獄。汝縱不恤人言。獨不畏綠林中有白飛鼠其人耶。上吏聞言。面色灰敗。長跽而言曰。壯士之言當也。明日當逮王某。斬以殉。白笑曰。王某早在吾刀頭了。却不勞汝逮矣。明日汝趣釋獄衆。去縣官足矣。上吏唯唯。一轉瞬而白已逝。上吏不敢聲。明日釋獄衆。劾官一如白言。

病骸曰。世之貪官汚吏。視民如草芥。廢國法若敝屣。決獄斷案。一以賄賂爲轉移。安得如白飛鼠千百萬人。一一以懲之也。噫。

管豹

閩永福多大盜。白晝或劫人。宰斯邑者。多以治盜不力。法官乾嘉之交。有令其貧墨。每遇盜劫。輒羅繯良民。以

王無爲著

代盜賄入則縱否皆置諸法。又或即以報告事者爲盜。於是人莫敢以盜劫聞。而盜乃益肆公然殺人。行劫邑人患之。請自募勇衛閭巷。不許請准。民家借械備盜。亦不許。咸曰：誠若是盜賊所至十室九空。不許亦將募勇自衛。於是集邑紳議在鄉選丁壯安戶。派捐爲餉。械之需。勇訓練有日矣。令聞而大怒。勒令解散。衆陽諾之。而陰誓不去。酷令勿解。令益怒。指爲詠叛。將飛檄請兵進勦邑人。亦怒。聚衆圍署。非得令而甘。令懼乃婉言於邑紳。求解衆。既散。令星夜馳檄省中。以匪警告。越數日。遂以兵攻鄉勇。邑人忿憤激欲更圍署。殺令。願兵多勇寡。卒不敵。令乃盡收邑中豪富於獄。而籍其家以叛。魁論也會將決獄。令幼子方三歲。忽失所在。竟印亦無存。大駭。遂緩獄。使偵之。三日莫得。朕兆夜入妾室。妾死已逾時。胸腹皆受刃。血肉濺牀。蔗疑邑中諸憾所爲。益窮捕逃紳及聲望素著於鄉里者。囹圄成市。慘狀劇目。村人咸相率外徙。被逮家屬日號泣以爲必死。忽一日令悉縱囚。被籍者還其產。衆驚喜過望。而不知其異也。先是令夜以忽一人持刃入室把臂而斥曰：此殘如屠伯者。尙欲厚毒汝。自戕耶。吾語汝爾子。吾所劫爾印。吾所納吾刃。血爾妾所以懲汝者至矣。而汝猛虎貪狼之性。猶未馴。今禍及汝矣。因握刃欲殺之。令跪自投。願平反。窺獄卽日解職。來人始躍窗而出。故翌日卽悉縱繫囚。咸予平反已而三以兒忽自在室中。印亦不覓。自獲知其事者。謂盜魁管豹所爲也。管豹年十五。怙恃俱失。家富有資。少習拳技。勇力過人。時豹族人多無賴。羣謀盜產。中以族兄智仲爲尤狡。酷潛假豹名。嚮出豹知之。怒不可遏。往尋鬥。啖戕智仲。致死懼罪。亡福清。依人爲徒。而習拳益奮。值福清大飢。壯者多爲盜。豹亦與焉。豹以膂力雄其儕。衆悉服其號。令儼然魁也。久之遂成大盜。然所至輒削富。益貧。偶聞不平事卽爲代雪。有俠盜目官捕騎。雖四出卒莫能取。或雖知所在亦

不以告豹拳技久而益精尤長縱跳入人室如飛鳥翔集門扇如故鷄犬無聲而物事已失時入永福界會難作伺知其事遂取令子及印並殺其愛妾以示警察令無悔禍意乃持刃恫之永福冤獄始獲雪否則戴獲益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後令卸任回籍豹見其滿載要而劫之以周無告並殺吏胥數人皆平日邑人所切齒者豹有族弟曰象亦盜俠之一拳技尤精滿握銅錢握急錢皆碎唯名不友豹性躁急生平負氣不言屈卒爲官所捕瘦死獄中豹遣人收其屍以葬旋卽他適不知所終俠魂曰何物貪吏敢得賄縱盜反攻自衛之民團捕善良之紳董幸而管豹殺其愛妾匿其幼子竊其印綬幷面數其罪惡始肯平反冤獄釋放無辜否則永福一邑何堪設想矣

蕭泰郎

鐵牛

清道光初宜興有蕭泰郎者幼而穎悟過人長則不安埋頭棄文就武技冠儕輩心豪放倜儻有俠氣好濟人之困救人之急以是羣小慴服盜賊不敢至其邑適邑保病故縣令聘之繼其業閭閻相安七邑不驚鄰邑有盜案每乞助於泰郎賴其力案輒破獲縣人莫不稱善焉邑有殷富某主僕僅三人以邑境久安防甚懈一夕主僕猶未臥賊忽目屋而下主僕急鳴鑼呼賊鄰里均應助伺屋圍圍不見賊蹤而屋中猶高呼曰賊將出矣請衆留賊衆候之久不見賊影乃相率入搜攀櫛援瓦仰視俯矚卒不得主人則言衆鄰來時賊尙未越牆奪門走衆搜屋中再四賊乃杳然環視室中物未失毫末衆鄰相顧咄咄遂鳥獸散遭竊者主僕亦旋臥未幾捉賊聲又自該屋起鄰中之貪逸者本吝力且意縮揚言曰此遇鬼矣吾輩往亦徒然豈有飛將軍從天而降耶勇壯者亦猶躑躅既亦呼騰聲果止鄰人乃相與笑謂曰某家固見鬼矣各歸寢明晨有往叩者則門洞開屋中寂寂無聲進則主

僕三人臥地上。手繩索口棉絲。始知果遭竊。乃解縛而往告衆。衆得報。俱往視。聞主人言。鄰人去後。賊即躍入。出利刃相恫嚇。曰。呼捉賊。呼得妙。再啓口者。卽手刃汝頭。主僕噤不敢聲。俯首就縛。任賊發局探筐。搜括金銀寶物。囊飽而去。價在二千金上。衣物則悉吐棄。蓋賊僅一人。豐偉雄武。而塗赭色。不能辨廬山真面。意必相識。故爲此以掩人目。衆俱驚惶。僉曰。自秦郎爲邑保。從未有此巨竊。乃造秦郎。寓秦郎是夜。適在其戚家飲宴。故不之知。及聞報。急至審視。屋內數巡。見水缸中浮一杓。缸周水痕淋漓。諦視良久。問主人。今日曾吸水否。曰。被竊後。飲食俱廢。今日尙未用水也。秦郎謂衆曰。賊必能水者。昨夜衆搜查時。賊必沉身此缸中。且以杓蒙首焉。指杓相示。衆歎服。以爲巨賊逢名探。案必不難水落石出。乃鳴諸官。時縣令爲李某。新履任。聞案作震怒色。命役將秦郎痛責之。勒令三日內捕賊來。否則必處重懲。秦郎唯唯。衆見新尹令嚴厲有聲。秦郎又能勇。私慰以爲賊必不免。令復帶秦郎履勘失竊家。傾缸水。得小草囊一。內有印信數顆。衆益嘆秦郎之言驗。秦郎憂形於色。曰。此異方盜賊也。捕獲維艱。維盡瘁而已。秦郎奔走三晝夜。身疲力竭。終不得賊。令見賊未獲。大發雷霆。乃命鞭笞至五十。曰。案出之夜。汝不在家。事發衆皆不知賊所在。汝獨謂賊幽缸中。衆愚而獨智。缸中得小囊。衆喜而獨憂。再限二日獲賊。否將不彀。至期則賊仍杳然。令怒謂秦郎曰。賊非汝而誰。汝與里中諗。故塗面自掩。汝以予新來。此不汝懲耶。本丞執法繩刑。豈不足懾汝狗竊輩。言已復呼打。笞至百下。猶連呼打。鄉紳輩在旁。諗秦郎在閭閻間。尙無虧行。不至遽爲竊。且知秦郎不習水。焉能溺缸中不死。乃爲之緩頰。並請先查秦郎家有無贖物。再定罪。令立派署役。至秦郎家。抄搜無贖跡。乃得免。再限秦郎二日捕賊。至。秦郎髀肉浮腫。幾不能行。遵命四查。杳蹤杳然。如前。限滿。令

天下惟善
作奸犯科
者最能自
掩其跡

愾氣最易
憤事秦耶
也之言不謬

復大怒。再笞百下。欲禁錮之。經事主及秦郎戚苦勸。乃撤差以懲。繼秦郎者。姓庸懦。不逮秦郎甚。賊終不得。自是竊案迭出。諸富豪有望於鄉里者。皆遭失竊。損失倍前案。令惟痛責邑保。嚴拿而賊終不得。鄉人受累者甚。是時秦郎以被令斥責。以不獲賊不已。咎鄉中人。益知秦郎受令辱爲冤。旣而秦郎戚吳某。亦遭竊。吳與秦郎交密。乃聯諸失事。求秦郎協拿。秦郎慨諾。唯求諸紳懇縣令限以半月獲賊。期內不得。加鞭笞。逾期不獲。則處置唯命。署役允諾。而以秦郎前曾被令辱有案。索詐甚大。郎慨輸巨金。以結納之。與署役暫親接。署役告秦郎。令性貪婪。月須上供若干金。故不得不事索詐。並謂令來時。衣服輝煌。箱篋數十隻。滿載隨後。而貪婪不厭如故。殊不可解。君欲免鞭笞。孔方兄富大有力。秦郎笑置之曰。半月自由身。吾當破賊。安用賄爲。秦郎出偵探手腕。大索七日。賊杳然如故。一日。與署役游縣署後園。見瓦磚層疊。數且逾千。秦郎目良久。問署役曰。置此疊者何爲。奚有用乎。曰。置之逾月。未嘗用也。曰。然則此乃新置者。新令未履任時。亦有此磚否。曰。無之。秦郎默然。凝眸諦視磚。忽忽與署役數語別走。告吳某曰。賊旣得。姓字且弗宣。當共至縣。吳喜甚。星夜赴縣城。早即報李令。謂賊旣獲。令問爲誰。秦郎曰。巨賊非他。村儒王伯良也。王伯良者。鄉中望族。行謹而修。且有權勢。吳某聞秦郎言。大駭。謂令曰。此必秦郎誤。王氏烏肯爲梁上君子。而秦郎則矢言不悞。令即遣役行。秦郎至門外。謂署役曰。王某望族。有權勢。可上控。何必示傲於下官。署役領之。王氏見署役傳訊。惡聲厲色。揮署役去。署役即以秦郎授語辱之。王氏憤不可狀。遂上控於府。府與王本有舊。雖親。全案乃由縣傳至府。府盛色以待。秦郎入。謂府曰。怒氣盛色。獄安得鞫乎。是非所在。予死生以之。第此事關係頗大。非公庭所能了。可否屏左右。惟王先生不在其例。府固賢良。見秦郎態度奇。遂

官而盜天
下滔滔皆
是也秦耶
除之乎破

允所請。秦郎乃揖王謝罪曰。辱先生甚。怒畢我說。先生可釋然。乃對府曰。宜邑大竊非他。縣令李某也。予偵知之。府離邑遠。且秦郎一邑保耳。職至微賤。安得直達府聽。不得不假手於王先生。王先生必怒。怒必上控。上控則得達鈞聽。所以不辱他人而辱王先生者。以王先生有上控力。且衣青矜。雖赴縣對簿。必不受笞杖辱。今既至府。事不難照雪於衆。而先生之高德。又足負望於鄉里矣。守勃然曰。李某官而賊。有是哉。果如言。懲之以除一害。秦郎其有良策否。秦郎默思良久曰。李棠作此大竊。其必手身矯健。擒非易易。然心好貪。既竊如許金銀。又須令役上供若干。今當設宴一席。邀請李令來府。宴時令役者持金銀珠寶照過。僞爲某紳所寄。且須揄揚寶物之如何真貴。則其貪心一萌。夜必來盜。秦郎當匿於暗處。待其來而擒之。府然其說。乃使署役持帖邀請。李令果至。宴時見金銀寶物之羅列。垂涎欲滴。未幾告辭而去。晚則秦郎手執利刃。身藏藥鏢。令全署役人環守四圍。時鼙鼓三柝。倏見一黑衣人自屋而下。面塗金色。背插單刀。兩目灼灼有光。秦郎知李既來。一聲捉賊。四圍俱應。賊見府署有備。急飛身而遁。秦郎出鏢擊之。中右耳。負痛而遁。秦郎追之不及。返爲府曰。賊既中鏢。傷右耳。明晨可親至縣署。縣令有無傷痕。遂可決定竊賊之是否。縣令明晨府即帶秦郎率親軍五十。親往縣署。令果託病不出。府堅請之。令又託病如故。府乃直往臥室。見令頭裹白巾。呻吟不起。乃即傳令縛之。搜之令宅。贖物果盡在。帶府審問。李直認不諱。蓋李本綠林產。一日搶掠金銀無算。乃異想天開。捐銀爲令。其初任時。箱籠疊疊。中皆磚石。既爲令後。四出盜竊。箱籠中遂棄磚石。而藏金銀。執意秦郎神賊。磚石一堆。奸謀搗破。卒不能幸逃法網。從此秦郎之名。喧傳鄉里。迄今該邑人猶稱道不衰云。

鐵牛曰。有是哉。日則爲官。夜則爲盜。假非秦郎之神探。安得搗破其奸謀。該邑之盜案。恐終無窮期。而一旦遷任。勢必再禍他邑。江湖同伴。亦將相率效尤。官名盜質。豈祇宜邑一邑已也。或曰。今之爲官者。收括民脂。吸取民膏。雖不爲直接之盜。確俱簡接之實。直接之盜。有形可指。一秦郎可搗破之。簡接之盜。無形可握。恐千百秦郎亦難搗破耳。其爲害不更大且烈耶。

義嫗

懷白

滿清咸豐間。錢塘張某。宦遊在粵。時值洪楊起事。杭州城陷。其家長幼男婦。相率殉難。遺下幼子名光烈。年僅八歲。傭嫗朱氏。受主婦遺囑。負之出門。倉皇逃竄。莫辨東西。不數武。卽仆於地。先是賊圍城中。粒米昂於龍眼。每日各啖少許雜糧。以延殘喘。嫗受餓已久。強以支持。及賊入門。復遭驚嚇。緣是昏暈倒地。逾刻始醒。適有賊過。剝嫗及光烈棉衣去。天又大寒。身上僅存薄棉裏衣。嫗抱光烈席地坐。光烈哀哀啼飢。嫗曰。勿爾勿爾。恐賊聞之。頓觸其怒。而生命不保也。遂巡淮賊館。跪而哀之。賊呵斥曰。瞎眼婆。吾輩豈佈施人者。嫗固哀之曰。但求半碗冷飯。俾免餓死足矣。賊笑曰。爾餓死。與我何干。竟不與。無奈復往他賊館中。賊語均如前。連乞數處。始得以片瓦盛飯數匙。出與光烈分食之。歎曰。非凍卽餓。總有一死。恐不免負主婦託也。奈何。時各城門均有賊守。攔阻不能出。是日行乞賊中。或得或不得。卽得矣。嫗必吞聲忍淚。先受諸般辱罵。始見數十粒黃黑糙米飯。光烈縮頸捺肚。連呼餓煞。但覺自頂至踵。空無一物。疲軟異常。有時飢火上熾。五臟如煎。喉涎乾涸。腸結不伸。嘗之落十八重餓鬼地獄。備受諸般苦惱。此景此情。殆無以過。一日賊因驅逐難民。始得出城。而嫗及光烈。均以凍餓染病。並時遽發。倒臥

古廟廊下叢屍間。閱兩晝夜不死。餓益甚。嫗爬至廟門左。見有養野種小蘿蔔者。涎爲之垂。向之叩頭。至數十。始乞得三枚。以兩枚啖光烈。而嫗自啖一枚。聊充飢腸。但覺世俗所謂瑤池仙果。無此甘美也。食已。嫗挾光烈欲渡江。舟泊岸。計十三四艘。渡者爭先登。間有落水者。聽其飄流。未遑撈救。船上渡資。每人或百數錢。或數十錢不等。嫗以無資。趑趄不敢前。舟子遙見。謂嫗曰。來來。帶爾過去。我是好人。肯做好事。既渡江。問徑而行。早暮間。仍藉乞以活命。遇有戚族。同在乞中。無能爲力。類皆捫腹微歎而已。或訛傳某處有施粥廠。羣乞扶老攜幼。逕行數里。至則所見不逮所聞。惟聽恨罵聲。怨語聲。兒女啼哭聲。接續而起。各盡乞人之相。嫗亦與光烈涕泗滂沱。跣坐路隅。不復能動彈矣。嗟乎。腹不得飽。身不得煖。其苦楚誠有難以言語形容者。越數日。過一村。遇老者。熟視良久。呼至其家。與光烈棉衣褲一襲。令家人爲光烈梳櫛。又以錢六百。糯米粽二十。見贈曰。此去離鄉不遠。路上有食。充飢便可過行也。臨行時。嫗詰其姓。知爲朱。請其名。笑答曰。吾鄉間人。不思與城市人結識。往還。何瑣瑣爲。迨至嫗到己家。幸未爲賊擾亂。草草安排。聊免凍餓。其時張某奉差由粵至。聞城破家亡。尙有幼兒流落山陰道上。分遣廝役。覓得之。則已枯瘠不成人形。幾幾乎爲餓鬼道中物矣。平定後。光烈隨父赴粵。往萬十餘年。丁艱回籍。起視衰嫗。雖老猶健。適值晉豫災荒。善堂送捐冊至。嫗見之。言曰。逃荒與逃。難情形相同。小主人眼前飽煖。亦思及昔年行乞事乎。光烈心忤忤動。謹對曰。唯不敢忘。於是持冊。向戚友徧爲勸募。口所能言。盡言之。力所能爲。必爲之。以期爲災餘諸乞兒。積得絲毫。填一時之腹。免一時之苦也。噫。此嫗也可以謂之義矣。

鐵髯

芝軒

以男子漢
貴夜劫弱
女武能勝
能死惟能
愧死惟能
尚不為請
知機不失
刺子之盾
鐵中肩不
此吾知鐵
所時當知
所協矣

光緒初年間。有僧號鐵髻者。壯時爲盜。健武有力。出沒齊豫間。靡不懾其名。蓋盜而俠者也。一夕泊江塢。見隣舟頗豪富。又有一女子。絕艷麗。喜甚。近視之。一女一尼。益輕之。是夜遂躍上船尾。蛇行櫓下。輕發一鑊。思死尼首。略昂。鑊遂左越。再發鑊右越。遂竭力中發。不意尼以口啣之。取閱其鑊。上鑊鐵髻兩字。笑曰。壯哉名乎。惜於此深夜江干。劫二荏弱女子。負此名矣。言未竟而鑊起。中髻肩。鐵髻長跪而請。誓不再。尼曰。子技雖劣。然睹子貌。尙可造也。今中外方搆鬻。子盍投營自奮。爲社稷衛乎。因薦諸陳提督。蓋此舟爲陳督送其女公子者。後鐵髻飽經困苦。技謀俱壯。每戰冒鋒鏑。多建奇勳。軍中稱爲無敵。提督器之。妻以女。未幾和議成。上命前敵將士停戰。提督忿其竟達上命。燃放巨礮。傷敵兵無數。自知得罪。遂自刎。女體父志。雙手一礮。斃敵較父爲尤多。乃揮淚別夫曰。幸撫堯弟。提督幼子。以待其成。善育娟兒。鐵髻之女。以待其嫁。則九泉相見。雖死猶生。若泯泯一死於此。槍林彈雨中。則君我兩家無血食矣。鐵髻志之不敢忘。廿年後。如其屬。始削髮出山。與世無忤云。

一陣風

澹 盦

一陣風。京師積竊也。佚其名。工輕身術。跳躍若飛。牆垣高丈許者。能一躍越之。如跨戶限。又能張四肢伏壁上。往來進退。悉如己意。每竊物。臨去必擊案作大聲。主人覺而起。則懸然如風。瞬已不見。人因稱之曰一陣風。然一陣風。性任俠。與常竊殊。其所偷者。多不義財。達官貴人。輒所苦貧。爲家有急需者。或反得其助。人是以德之。孫生者。虞山世家子也。家素豐。父以豪俠名。能濟人之急。戚友有告貸者。輒解囊無吝色。坐是家漸中落。同里錢某。宦途中人。與生父稱管絃交。時清政不綱。朝吏執政柄者。市位鬻爵。絕無顧忌。錢乃貸生父數千金。入都畜藏。立

致顯宦。然以莫逆。故初未署借券也。錢既顯。音問漸疏。已而生父死。家益落。生又不善事生計。浸至饔餐不繼。因念錢某假數千金未歸。今貴矣。方服官京師。乃隻身襆被走都中。擬面索之。兼求汲引。比至都。宿於逆旅。見隔壁有偉丈夫。狀甚雄健。短髭繞頰。雙目炯炯有神光。心奇其貌。然亦不爲意。行裝既卸。卽往謁錢。刺三入。閣者不納。且加以白眼。生旁皇不知爲計。乃立門外遙俟之。適錢乘輿歸。生遮道長揖。錢不得已。乃邀入寒暄。意殊落寞。談久之。生微露來意。錢變色曰。那得有此。某假尊翁金。必有契據。世兄亦將得借券來否。生不能對。錢怫然曰。世豈有假人千金而不獲一字之憑證者。拂袖而入。生逡巡退出。廢然而返。獨坐逆旅。嗒然若喪。念錢某負心事。出不料。今則囊空如洗。必且流落異鄉。淒涼今昔。身世倍傷。喟然長嘆。繼之以泣。忽有排闥直入者。拭淚起視。則隔壁偉丈夫也。因揖之坐。客曰。觀君狀貌。亦非碌碌。何緣悲嘆。輒復揮涕。大丈夫何事不可言。乃效兒女子掩面啼耶。曰。言之無益。徒增悲怛。不足道也。客曰。不然。萍水偶逢。亦有前因。君試言之。某苟能相助。願竭棉薄。生乃歷述錢某負心狀。且曰。千里北來。不意若此。自願阮囊羞澀。深恐客死異鄉。是以悲耳。客曰。君語信乎。生曰。苟有虛言。明神殛之。客擊桌怒罵曰。凡人一入宦途。皆禽獸耳。尊翁與禽獸伍。無怪其受欺也。然某與錢某有舊。若不見疑。乞書一收條來。當爲君索之。詰且必有以報命也。生大喜。書收條付客。客懷之而去。翌日晨。生戶方關。客攜革囊直入。鏗然置案上。曰。幸不辱命。生驚喜揖謝。叩其姓名。客不答。但曰。錢某惡君甚。居此恐有他患。不如南也。生唯唯。出囊中金。欲分半以贈。客掉頭不顧而去。生遂如客言。卽日南旋。他日。生戚李姓。以事入都。聞錢僕有漏言者。謂其主篋中。嘗一夕失數千金。竊者還有收條及一陣風名刺各一紙。計其時日。正孫生逆旅遇客之夜也。

恐術不能
及禽獸

濟盦曰。一入宦途。無非禽獸。言雖過甚。何其痛也。一陣風一穿窬盜耳。而任俠好義。卓然有君子之風。所謂梁上君子者。豈其人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聖人之言。誠不吾欺也。

孫節婦

鳳郎

節婦隨夫居於浙之盛澤鎮。設小肆以謀生。迨夫死。節婦盡售其貨。得千有七。百金。乃造鎮中某紳之門而請曰。某夫婦旅居此間有年矣。藉此間人士之惠。願得積蠅頭資。計千有七。百金。今夫死矣。又無子。願以千金作鎮中公益事。乞先生哀而助之。紳聞言異之。曰。夫人之資。共祇如許。曷勿以七。百金作公益。以千金自奉耶。節婦曰。老婦行將入木。况七。百金之子金。已足老婦之用度。身後之需。七。百金尙屬有餘。又烏用此多金哉。紳遽然曰。夫人之言。洵善人之言。某當竭綿力。以成夫人之志。乃受其金而存之典中。復召鎮中綢商。告以故。綢商咸允襄助。由是乃定每綢一疋。抽錢一文。數年之間。積資巨萬。乃建一巨大之白龍橋。惜節婦未及目見工成。橋旁建祠一。祠中列建橋者之木主。而以節婦居首。今之過是橋者。莫不欽仰其高風也。

鳳郎曰。節婦洵非常人也。使爲鬚眉。我知其造福於生民。必百倍於此。而某紳成人之美。較之今日圖吞慈善捐款者。何霄壤之別。或曰。節婦捐此巨金。彼蒼乃一子。亦吝而勿予。能毋使人望而却步乎。予曰。人生斯世。苟能廟貌巍峨。萬年香火。亦奚用子若孫。以數片紙錢。一盂麥飯相饗哉。

一飯之恩

煙橋

一千九百十年之春。紐約之近郊。有農夫格林者。與其鷄皮鶴髮之山妻。對坐於葡萄棚下。從容甜淡。共話家常。

紳之所見
當在節婦
下

各時時以富有愛情之眼。觀彼老來子之跳舞。格林曰。去年之難關。上帝提攜扶持以過。不知今年之難關。仍得平安以渡否耳。其妻聞言曰。長此竭蹶終年。終非了局。脫吾兒亦不事生產如君者。安得不爲禮拜堂前之丐乎。語時笑。笑聲澀。蓋熱淚已奪眶而出矣。格林默然。遷怒於簷前之雀曰。此啞啞者何爲可厭哉。

不知趣之豚兒。又從門外跳躍而入。手持紙裏。父母見其來。以爲又見賣貨郎而來索果餌資矣。不意其既至。乃鄭重其狀態而言曰。爸爸！媽媽！頃有郵差來送此信於我家。請爸爸觀之。格林立改其容。頗現驚異。若曰。何友乃能念及我。既拆。卽朗誦之曰。

格林君鑒之。余加利福尼亞之辯護士也。今依克來得君之遺囑。分其產遺一萬元以贈。克來得君者。十五年前之冬。曾擾君家之厚贈。而此一萬元。乃盡畢生之工作以節得者也。漂母一飯之恩。不可不報。囑轉告君。速來領取此告。加利福尼亞辯護士康腦脫啓

突如其來之一萬元。何由而至。匪夷所思。格林讀此札。漸讀漸縱其聲。中間經思索驚評嘆息歡樂種種之變態。而終結乃大笑。至於抱山妻之蟾蜍以狂吻曰。上帝真佑我之至也。彼之豚兒。莫名其妙。知叩之老父。必不能得圓滿之答復。乃轉而依母之懷嬌啼曰。媽媽！爸爸何爲如是之快樂乎。彼十餘年常常領牢之眉尖。竟一旦開放。何爲也。請語我。其母曰。我語汝。我語汝。

去今十五年前之十一月間。天氣嚴寒。河水之冰。猶未全解。汝父方在門外。以竹枝之帚掃餘雪。忽聞呼聲。舉目視之。乃一篋人子。問來意。曰。欲去紐約。以乏資且甚飢寒。願丈垂憐。留一宿焉。汝父此時頓現其醜醜後福之仁。

心慨然延之。入是人曰克來得。如今日來書所云者。其忠實動懇。悉現於顏面笑語中。早知其非丐者材料也。因厚待之。越三四日告辭。又爲之啓竹簾。贈以汝父之棉襖夾褲數事。路費則僅僅兩磅也。因爾昨之家况。勝今僅一間耳。愛莫能助。至今思之。殊慙慙也。兒乎知之否。彼固不負我所識拔。別後十五年。乃勤苦工作。以汗血之勞。積得巨金。爲小康之家矣。今分其一萬元以贈我家。兒乎。此仁心之報答也。感謝克來得君。願上帝佑之。早升天堂耳。語畢。不禁長跪。格林急攬其臂而速其起曰。勿急急于禱告。今須從長計較。往取遺產之手續矣。吾愛乎。吾兒可永不作禮拜堂前之丐者矣。

按吾國淮陰侯報漂母之一飯以千金。今古以爲美談。然以取得斗大黃金印之人。報恩自易耳。克來得僅爲小康之家。而能以巨金酬其信宿之主。難矣。舉目以觀中原。我何言哉。

病骸曰。淮陰報漂母僅千金。而克來得乃萬金。一克來得抵十淮陰侯矣。

切灰鴛影

吳增鼎

外史氏曰。宋廟墟。明鼎革。覺羅氏入關。逞殘肆暴。劉殺漢民如艾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創鉅痛深。每一追想。如躬羅目視。千夫髮指。吾蓉城六萬生靈。亦於斯擲好頭顱。爲有明遺民生色。至今南園之闕。赫然大書忠義之邦四字。過其下者。輒流連感想。低回徘徊。不能去云。增鼎蓉城產也。十一二年前。先大父坐予於膝上。每話明末蓉城一工兒女英雄軼事。時或刀聲劍影躍躍欲現。則激昂慷慨。如聞易水之歌。時或破鏡斷釵。蘭鉏香淚。則魂憤腸斷。如聽虞兮之闕。今大父往矣。遺音在耳。宛如昨事。滄涼秋雨之餘。焚香兀坐。繹而辭之。其豆棚瓜田之逸。

響歎。

二百餘年前之秋某夕。夜已深。涼月一九。疏星幾點。長空如洗。萬籟皆沈。惟隱隱有刁鳴角動。與金戈鐵馬之聲。隨颯颯秋風。斷續自女牆間。熾熾沈沈。連暮。滴露晶瑩。入夢貔貅。方枕戈待曙。時則柝聲漸歇。四野無人。而連幕盡處。一甲士扶戈據石。碣坐。碣屹立疏林中。月光篩白人影。臥地兀然。如怪石。碣旁立一戰馬。馬絕雄駿。方俯首嚙地上草。甲士仰視皓月。復垂首如有所思。儻起立挾戈。竟上馬。一振韁。緣小徑馳去。

村舍數椽。臨流而構。茆茨籠月。一白如被嚴霜。燈火擘然。自窗隙外射。室中人似尙未入夢也。忽於萬籟沈寂中。隱隱有啼聲遠至。雙扉乃閉。然關一玄裳少婦。露立階前。側耳諦聽。復藉月光凝視道上。一望皚然。了無人跡。少婦仰其首。似甚訝者。有頃蹄聲漸近。及門而止。少婦呼曰。萬歸乎。騎者應曰。然。少婦曰。今夕胡得暇。消息佳乎。時騎者已下。聞婦言。長歎不語。少婦訝曰。萬胡爲者。騎者曰。且入。再語爾。騎者乃擊騎一樹下。與少婦入。騎者疇乎。卽前所叙月下扶戈之甲士也。甲士字萬里。薊其姓名。鵬。玄裳少婦其婦也。清軍之圍蓉城。萬里方爲裨將。與閩陳馮三公率士卒躬冒矢石。死守待援。詎知南都君臣不能僂力同心。以雪亡國之恥。胡騎壓境。宵人內鬩。卒致勢成燎原。無可救藥。故三公雖秋水望穿。援軍終片甲不至。迨夫矢窮糧絕。虜騎日益。蓉城乃漸不能支矣。嗟乎。姦臣誤國。僉佞喪邦。一姓河山。忽有城郭人民之感。遺黎凋敝。誦萬業以興悲。故國淪亡。見黍離而垂涕。皆爲同網之狐。共作一邱之貉。使後人爲之歎歎。而當日斷送之者。以大好神州。作孤注一擲。而不稍悟。抑又何也。萬里擲戈庭隅。戈車踏石相觸。鏗然有聲。而萬里復長嘆。少婦觀狀。却立牆陰。木視萬里。不知所可。萬里復長吁。

釜魚堂燕
不知可勝
言之可勝
稽歎

不語庭中寂然有間。少婦忽曰：植立胡爲者？曷入室坐而語。萬里始覺，乃曰：噫！吾乃在吾家耶？吾身若仍在金戈鐵馬間也。然余匝月來席地幕天，憤蝟伏斗室中，悶煞人。卽是間可復曰：有贖餐耶？余腹枵矣。少婦乃入室，攜几椅羅酒肴。萬里引椅坐，方引壺忽呼曰：卿乎！盍來共飲一杯。今夕吾儕且永訣，日來危城益迫，消息殊不佳也。卿乎！今後無爾我共飲日矣。盍來共飲一杯。少婦駭然曰：天乎！何至是？君嘗言耶？毋誑予，令予心不寧也。萬里嘆曰：吾殊願吾言爲不實，特天厭明祚，宗社瓦解，國事已去。今蓉城一蕞爾危城，內無糧儲，外絕援兵，而北兵日逼，決無佳兆。事在數日間矣。少婦聞言，淒然泣，凭几汎瀾，至不能仰。萬里曰：卿毋然。余聞泣聲，心亂如紊，絲矣。少婦哽咽曰：余不勝悲。雖然，君等尚有良策能保全蓉城無恙否？萬里曰：良策無有，失守有死而已。食國祿，死國事，死固應耳。惟卿不幸，不免同委弱質於劫灰耳。少婦益悲，乃掩面恸哭。良久躍起曰：君意決耶？曰：然。蓉城不幸，惟有死耳。曰：然則余隨君死耳。少婦言時，兩眼熒熒，淚猶續續，墮如斷貫珠也。

萬里注視室門曰：亭兒睡耶？婦曰：入夢久矣。萬里垂首太息，蓋亭兒者，萬里子亭玉也。亭玉方十五，少年英俊，頗有父風。旣萬里乃曰：吾家祇此一塊肉，冀爲蒯氏延一線血脈，不謂兒生不逢辰，不免隨此孤城同盡。嗟乎！若敖氏鬼不血食，吾何以對蒯家列祖？若宗耶？婦聞萬里語及兒，不禁淚又潸然下矣。繼忽曰：天宥無辜，或劫數不及亭兒。萬里曰：卿慰我耳。破巢之下，焉有完卵。語頃，門外馬忽嘶然鳴，復隱隱有步履聲。萬里起曰：夜深如許，誰至此者？語未已，屋角有物墮，則一髻丈夫立階前。愴然曰：萬里，若猶識得故人否？萬里愕然，注視有頃，不覺失聲曰：義伯！若非義伯耶？噫！一別十年，容顏非故矣。義伯若何自來？城外軍屯如蟻，隻身出入敵營間，危殆實甚。髻曰：往

不攜之客
一人來

事重提。使人增慨。吾今特來視故人耳。不意蓉城之至於此殆也。雖然彼虜又何能爲余阻。余特恨未手刃姦人。致明社亡於孺子之手。萬里。吾自石城淪陷。子身南走。遍訪故人。盡落殆盡。今間道至此。萬幸見君。萬里乃握義伯手。嗚咽無語。時則星回斗轉。露濕沾衣。斜月西流。半庭陰黑。少婦立牆陰。駭視二人。噤不敢聲。默念此何事者。既見二人嗚咽。則亦泣。義伯聞泣聲。則顧少婦曰。非嫂氏耶。余來忽促。幾忘謁見。少婦亦前爲禮。義伯曰。姪兒胡不見。萬里曰。孺子不知愁。想好夢方酣也。義伯沈吟半晌。謂萬里曰。勢已至此。蓉城必且無幸。子將何以爲計。萬里嘆曰。死耳。義伯曰。何遽云死。曰。吾負職守。蒙國恩。且受三公知。城破之日。決無覩顏偷生理。死何憾。願以斃歎。七尺軀。不能收拾山河。重整故國。猶爲虛死耳。義伯曰。男兒固當爾爾。惟一家弱小將焉託。萬里指婦曰。而嫂氏殊有男子氣。願以身殉蓉城。曰。亭姪何如。萬里不語。已而曰。所戀戀者惟此。義伯若亦有策否。義伯徘徊庭中。久久不聲。萬里復曰。義伯若亦有策否。義伯乃曰。良策如有。無已。惟有取亭姪去耳。萬里急引義伯手曰。謝義伯。此子屬之汝矣。異日蒨氏得延一線血脈。愚夫婦自頂至踵。皆沐義伯賜。義伯曰。萬里言重。復曰。余今且去。危城不得久羈。天明恐敵營難度也。明日此時。行當與萬里再見於此。萬里曰。義伯去耶。曰。然。然則毋爽約。曰。決不。頃。萬里復曰。亭兒有聘妻。裴氏女。不幸彼家亦在圍城中。亦煩義伯一爲計。義伯曰。然則余當後日來。復出裴家於圍城也。萬里領首。乃偕義伯出立階前。則已殘月銜山村。鷄啼曙。城外畫角悲鳴。斷響隨風。入耳悽惻。樹下馬望見二人。亦俯仰其首。長嘶不已。萬里謂義伯曰。蒙君餽我良驥。馳驅風塵中。於今十載。彼猶能識故主也。義伯至馬旁。撫其鬣。曰。赤驪而不忘故主者。覓我於華山可耳。嗟乎。國家當破亡之秋。黎庶之罹災尤酷。一家骨肉。地

馬猶如此
人何以堪

北天南。困苦流離。死生莫卜。愁雲如幕。茫茫無歌哭之家。白骨成邱。處處是歸魂之所。而或未亡。孀婦聽杜宇而啼。紅月下之霜。失乳孤兒。傷哀猿而泣。斷腸邊之淚。傷心慘目。愴怛誰愜。然而畸人奇士。目擊時艱。每於斯奮臂而起。仗三尺劍。扶危拯厄。剗暴鋤姦。以義膽俠腸。演成可泣可歌之劇。爲破碎河山生色。而明末爲尤盛矣。髯丈夫義伯者亦其一也。

義伯既別萬里。惘惘就道。嘆曰。萬里好男子。吾友也。嗟乎。吾友盡矣。我孑然一身。復何戀戀。此塵寰爲。曷不突虜營。一決死戰而死。愈偷生多矣。不然。寧不愧吾諸友乎。忽轉念曰。萬里不曾屬我弱息耶。烏可死。烏可死。

義伯捷馳至城隅。登垣下矚。則斜月已墮。大地黯然無光。敵營旗幟。亦模糊莫辨。惟帳幕外殘燈幾點。隨風飄蕩。如秋後飛螢。閃爍於青楓衰草間耳。義伯乃擇幽僻處。躍而下。復飛身度城下濠。騰躍入叢薄中而沒。

翌晨。天光既明。敵騎大集。攻城甚急。終日未退。至午夜。攻益烈。城益亟。三公指揮軍士。搃來城上。防禦不懈。萬里策赤驕。挺長戈。冒弓矢。雜士卒中。竭力死守。而心復懸懸。義伯彷徨杌隉。中懷如沸。乃釋韁聽赤驕行。城至東南隅。斗聞呼聲曰。萬里我去也。則見百步外一黑影自女牆間落城外。急俯視。已在城壕彼岸。手中長劍如霜。背上似有負物疾馳去。不覺失聲曰。是義伯耶。若然則亭兒去矣。

義伯揮長劍入敵陣。敵皆披靡。乃轉戰而前。馳四五里而脫重圍。入林少憩。解背上縛。亭玉坐地上哭曰。父母居危城。我何敢述。願借伯父劍。殺入城去。義伯曰。而阿母語爾何來。今惟有暫隱華山。靜須消息。賊兵去。爾自得見。而阿父阿母。亭玉曰。賊兵又焉得去。伯父願起殺賊否。兒願殲盡賊奴。見吾阿父阿母也。義伯曰。援兵至。賊兵自

玉亦森
曉大觀

瓦解。何須我爾。亭玉不語。惟垂涕。義伯復挈亭玉行。行行至華山之麓。天已就曙。亭玉忽驚呼曰。城中火起矣。義伯驚顧。則熊熊然火光燭於天半。詳審方向。確爲城址。且隱隱有呼殺聲。不覺失色。亭玉曰。蓉城已矣。吾阿父母何如者。義伯亦失聲曰。裴家亦已矣。吾不其負萬里託耶。天乎。奮然拔劍欲行。回首見亭玉兀立不語。癡視火光。則呼曰。亭玉。亭玉顛聲應曰。伯父。義伯曰。城必不幸矣。奈何。亭玉曰。曷入城一視。義伯曰。危甚。亭玉不去。余當一往視爾。父若母。亭玉忽指曰。來者得非敵騎耶。義伯視亭玉所指。則一騎疾馳如矢。直指華山。而空無騎者。則驚疑莫定。騎行益近。瞬息已在百步內。義伯愕然曰。赤驃也。曷爲而至此。亭玉亦曰。赤驃也。赤驃聞聲。仰首長嘶。至義伯旁。嘶益急。似欲相告語者。義伯乃撫赤驃鬣曰。赤驃。止爾聲。忽見鞍旁一短劍。一革囊。解革囊。發囊得裂帛。染猩紅如血漬。亭玉曰。是胡爲者。義伯不應。視裂帛上。灑血成書。書曰。『嗟乎義伯。蓉城陷矣。余且隨三公地下。孺子委之君。不使失所。愚夫婦銜感泉壤。惟蓉城不能多延一日殘喘。而裴家不可知矣。嗟夫。鵬。』復視後幅。則另書曰。『亭兒。爾見吾劍。如見阿父。裴家萬一相見。以劍條白璧爲信。』亭玉乃大哭曰。阿父遇害耶。義伯長吁不能答。久之乃曰。亭玉毋悲。爾父盡忠。爾當盡孝。爾毋忘阿父言。而父母無遺憾矣。亭玉乃拭淚。忿然拔鞍旁短劍曰。賊奴吾戴天仇。吾必復之。義伯曰。可兒。有我在。必如亭玉志。

時東方已杲杲欲光。山景乃約略可辨。長松蒼鬱。深碧欲黑。宿鳥聞聲。咸拍拍飛林間。啾啾呀呀。如相道晨安者。仰望高峯。矗立雲際。山寺鐘聲。鞞鞞抑揚入耳。清幽非復塵世。又何知十數里外之蓉城。方喋血於槍林矛薄間耶。那時則義伯慘慘。緣山道行。亭玉仗劍後隨。義伯忽曰。亭玉。吾且去。一視城中作何狀。若守赤驃遲我於此。亭玉

雙方並寫
松棚欲活

曰。諸須速來。曰。然。曰。曷不將赤驪去。義伯曰。懼敵衆耳目。隻身便復囑曰。亭玉必留此。毋他往。亭玉曰。必留此。義伯乃取道下山。亭玉佇立目送之。至不能見。乃挽赤驪前行。遇一大樹。樹下臥巨石。亭玉釋纜坐石上。悽然太息。赤驪則俯首嚼石旁草。草聲簌簌然。鐵蹄觸山石成響。與亭玉嘆聲相應也。頃之。亭玉仰首遠眺。見蓉城白煙滾滾起。中心悲憤。不能自己。則奮起。竟上馬。勒馬直指蓉城而駛。頃刻下山麓。赤驪忽左向繞山馳。約炊許。亭玉覺所行殊非故道。急控赤驪不使行。赤驪殊不顧。馳益迅。返顧蓉城。則烟雲飄渺。蒼茫無際。復望華山。碧藍一色。不辨木石。亭玉中心憤急。而赤驪仍不可制。日停午。止於一叢林之外。亭玉乃下騎。叱赤驪曰。赤驪。而野性猶未馴耶。胡致我至於此。赤驪仰首視亭玉。氣咻咻然。亭玉無已。坐道旁稍憩。默思蓉城不知作何狀。父母骸骨將安歸。裴家能否無恙。復思義伯去半日。當已返故處。不見我。又將何若。

亭玉此時萬念一一上心頭。殊杌隉不寧。輒起立。拔劍擊道旁短樹。樹應聲而斷。忽隱隱聞有人聲自遠至。亭玉立應之。聲漸近。又似有女郎啼聲。苦爲叢林所蔽。不得見。亭玉奮然曰。是非虜即盜。乘亂掠人婦女。烏可不救。乃隱身林後以竅。已而人乃漸漸近。人有四。所語佶屈不可解。而女郎啼益急。亭玉騰身出林外。劍指叱曰。卑怯奴。欺一弱女子。速俯首飲吾刃。四人棄女拔刀相拒。亭玉揮霜鋒決其二。二欲遁。亭玉追之。自後劈其顛。應聲踏。其一絆於石。蹶地上。劍直下。洞其腹。哀號而斃。亭玉急視女郎。女郎驚恐無人色。亭玉曰。女郎毋懼。我非強人。我乃倖強人者。女郎家何在。姓何姓。我當送女郎歸也。女郎不答。亭玉再問。女郎再不答。亭玉裴回道上。念去不可不去。又何以處此。忽見林盡處隱隱露紅牆一角。自念此當是蘭若。乃謂女郎曰。有蘭若在。若爲女道士居。女郎可暫

居彼否則去之他。吾家伯父俠士。必有以處女郎也。女郎仍不聲。亭玉不可耐。竟挈女郎上赤驪。扶之行。及至一廢菴也。入之。則一老尼數珠喃喃。約六十以來。亭玉具道來意。老尼乃撫女郎曰。小妮子可憐。付老身將護耳。亭玉離菴。跨赤驪徐徐行。則已莫霽。沈沈長天欲黑。四野寂然。惟聞得蹄聲。稍慰無聊於岑寂中耳。亭玉攬轡。沈思。此去華山不知幾許里。義伯不知何若。倘復相失。則此身飄蕩。不且入山與狼虎爭食耶。復念一家淪亡。無所棲託。死者永訣。生者流離。茫茫天壤。何所適從。不覺潸然淚下。伏案悲不已。黃昏月上。夜涼中人欲噤。遙望華山。裁辨形影。而力策赤驪前進。夜晌午。立馬故處。舉目四矚。冀見義伯。不謂一望茫茫。竟杳人迹。惟有滿山草木。蔭蔭森然。涼驪一過。稍起微聲。乃引吭高呼。亦了無朕兆。惟聞空山返響。與葉落簌簌然而已。亭玉大戚。不知所可。適旁有一樹。儼如人。亭玉颯然出劍鞘中。欲斷之以洩憤。忽失聲曰。噫。吾係上玉某亡耶。視之果然。乃嘆曰。此妻家物也。天喪吾玉。吾不能復見人家矣。嗒然若喪。下馬坐故石上。忽隱約聞嘶聲。亭玉訝曰。山中何來馬。騎吾耳病耶。則見赤驪亦聳其耳。狀若諦聽。頃之嘶聲復起。亭玉復自語曰。得非虜耶。細聽之。似在山頂。而山寺鐘聲隱隱。若追逐嘶聲而至者。則猶昨夜之響也。赤驪乃昂首長鳴。復舉蹄騰躍。似告亭玉欲縱彼嘶馬。亭玉即上騎。振韁自去。赤驪乃馳。

赤驪絕神駿。捷馳於崎嶇山道。昂首揚尾。天矯如龍。蹄聲過處。宿鳥驚飛。木葉爲落。至山半。一徑盤蛇。非復直上。繞山而走。方一匝。則有古刹巍然。斗現眼底。相去不百步。刹前大榆婆娑。頂圓如蓋。一駿馬白如雪。方昂首樹下。聞聲則又嘶。赤驪亦嘶。嘶聲未已。聞呼聲曰。來者得非亭玉。亭玉審音。竟義伯也。則應曰。義伯伯父耶。幸想亭玉。

文字淵源
近古

亭玉方長者命。勞長者望眼穿矣。義伯曰：如天之福，幸亭姪無恙。時亭玉已下騎，牽赤驃繫樹下。白馬見赤驃，近而互戲，如好友也。亭玉乃問義伯曰：伯父往視蓉城，蓉城今何如矣？義伯嘆曰：是何待言！廬舍墟，士民亂，萬惡奴虜，竟使大好蓉城，變爲滿地血腥矣。亭玉忿然曰：胡虜可殺。義伯曰：亭玉毋躁，聽我竟吾辭。余歷萬艱，乃得人城，視爾家。爾家火視裴家一家墟矣。

亭玉復悽然曰：嗟乎！義伯曰：予觸景生悲，不禁大慟。蓋使裴家竟罹斯劫，余何以對爾父殷殷之託？然事已至此，回天無力，亦惟有撫膺太息，徒呼負負而已。亭玉無聲，而淚珠則已續續墮。義伯復曰：余乃踉蹌出城，不半里，忽有自後呼余者。余顧之，嗟乎！蓋裴家之老蒼頭也。當日爾父裴公余相交深，過從無虛日。故老蒼頭猶余識，余則竟已不能識彼。老蒼頭被創劇，偃息路側，狀已垂斃。我當時亦何暇顧彼？想此時隨裴公去矣。頃之續曰：余舍蒼頭行，忽遇一賊牧於野，乃殺賊而取其馬。亭玉不意此馬乃裴公故騎也。馬體通白，兩胛有黑圈各一，故余識之耳。亭玉曰：老蒼頭曾有何言者？義伯曰：城破，裴公屬女公子於老蒼頭，令逃去，遂闔家殉。而蒼頭途遇賊，賊劫女公子去，故傷也。亭玉爾一去竟日，究何之？令余心懸懸。華山收過矣。亭玉具告之。義伯訝曰：然則女郎何如人？兩頰豐乎？雙肩削乎？腰支瘠乎？亭玉曰：倉卒中何以審此？余所識者，特左頰有黑痣如明星一顆耳。義伯躍起曰：然乎？曰：然。則裴家女公子耶？無恙耶？天乎！亭玉愕然曰：是裴家女公子耶？曰：然。有黑痣在，決無誤。裴爾一蓉城鳥得第二人，有此如裴家女公子者耶？亭玉乃不語。

外史氏曰：造物之離合人，抑何弄哉！茫茫浩劫中，死別生離，幾許人能免斯厄。蒞子旣生，裴女固在，是不可謂非

得天之厚者。然遺民六萬。委骨於兵燹之中。遂使弱女稚兒。竟成僅存之碩果。則又碧翁之離人多而合人少矣。悲夫。

女郎自入菴。坐思所遇。若夢。萬念交集。中懷不勝悲梗。而老尼則絮絮問姓氏。家惡任。女郎答曰。吾有家。家亡矣。吾有父母。父母殉於難。城破之日。吾家老蒼頭攜余遁自亂兵中。余被劫。蒼頭死。嗟乎。余裴氏。裴氏子遺。惟余一人矣。言時哽咽。不能成聲。老尼曰。姑娘毋悲。姑娘不有戚屬存者耶。女曰。一城俱燼。吾家戚屬。又烏得獨邀天幸。必且無有存者矣。老尼曰。救姑娘者誰。識彼耶。女曰。否。余被強人劫。已拚一死。突見彼一一僂強人。昏憫中。遂至此。余實不識救我者誰。老尼曰。是誠俠少年。彼不會詢姑娘耶。曰。不憶矣。老尼曰。然則姑娘可留此。一二月。俠少年必復來。姑娘或有一二戚屬存者。可詢彼。彼必能任物色。女愴然曰。師不容余居此耶。老尼曰。否。否。廢菴荒寂。如墟墓。姑娘在青年。不若老衲六十許人。安可久留此。女曰。難。女願皈依菩薩前。隨師參拜。師慈悲。必不阻余志。老尼曰。毋然。毋然。俠少年來。我必囑彼為姑娘計。願姑娘後福無量。

翌晨。老尼持帚掃階前敗葉。女寂坐蒲團。如老僧入定。時啓雙眸。睇視老尼。復仰視樹頂。則朝曦籠金。秋葉零星。皆成黃色。喜鵲立枝頭。舉喙潔羽。羽乃光潔如梳。乃鵲鵲鳴。鳴其得意。老尼顧女曰。俠少年其至乎。鵲鳴必有佳朕。女曰。彼至。煩師為我致謝。云難女蒙俠士德。不敢忘。當長齋禱佛。垂佑俠士以為報。老尼曰。忘昨夜言乎。女曰。非是我第念眇眇吾躬。舍此蒲團。將何所託。且以劫後餘生。茫茫來日。禍之福之。正未可料。今此身既得庇於佛座下。此乃天賜吾機。何可自誤。自當力務懺悔。報亡親於地下。何必再煩人。况戚屬存亡莫卜。奚覓為復。曰。我心已

此俠士即
汝夫也此
長者即
汝夫之俠
士也

如止水。萬念皆空。若蒙吾師納爲弟子。必不墮吾師衣鉢。老尼歎曰。妮子可憐哉。仍俯首掃地上葉。帚聲蚩然。落葉簌簌隨帚起。老尼忽呼曰。姑娘有玉亡耶。女應曰。無有。老尼曰。然則此物何來。女起曰。何物也。老尼舉手示之。則白玉成橢圓形。玉色瑩潤可愛。女乃取而摩挲之曰。是或爲俠少年所遺。師不見玉端有斷索耶。乃劍上條也。老尼曰。然則埃俠少年來。當致之。女不聲。良久自語曰。自非吾家報裴氏之聘玉耶。何此玉之酷似也。老尼聞言。訝曰。姑娘何謂。玉旣爲姑娘家物。俠少年又胡得有此。女曰。我言似耳。何知卽爲我家物。老尼曰。然則蒯家又姑娘何人。女俯首不語。老尼似已悟其意。笑曰。得非姑娘倩家耶。女兩頰微酡。小語曰。方外人那有得此。老尼復笑曰。卽此可矣。蒯家當尙有人在。我必請俠少年物色之。萬幸俠少年爲蒯家人。不然亦必知蒯家消息。語已啓菴門。扶帚立階下。舉目瀏覽晨景。微風一過。隱隱送馬蹄聲入耳。老尼喃喃自語曰。俠少年其來耶。俠少年其來耶。頃之雙騎穿入林。老尼喜曰。誠然已而復曰。髻丈夫其誰。時女郎則兀坐冥想。頗懸懸所拾玉。自念曰。俠少年其蒯家公子乎。然蒯家固必不幸矣。則玉又何以明明我家物也。繼念世間玉至多。胡必無同者。且蒯家固已不幸。則卽爲吾家聘玉。又安得不入人手。則又嗚咽泣。蓋自悲亡家而復悲蒯家之不免也。泣未已。忽聞有呼者曰。女郎毋哭。女郎裴家姪女耶。女駭然拭淚張目啓視。則一髻丈夫立於前。昨日之俠少年僮。目灼灼向髻視。則疑懼不知所答。髻者再問。女乃曰。難女誠裴氏。昨蒙此俠士拯諸強暴之手。方感德無旣。長者又何人來何事。髻者聞言不禁悽然欲涕。乃曰。天乎。姪女乃猶在人世。余義伯姓羅。爾父吾故友。姪女未嘗前知耶。女聞言大哭曰。羅家伯父乎。我安得不識伯父。我別伯父三年耳。特伯父容顏非復如昔日矣。惟鬚髯猶約略可辨認耳。義伯歎曰。誠

然爾父前歲自鄂歸。余曾一見姪女。姪女猶能憶之。今又長大幾許矣。回想三年前如昨日耳。不意人事一至於此。言已嗚咽。女復哭。亭玉則流涕洟瀾。老尼愴然默立。良久無語。既而義伯牽亭玉前曰。姪女是乃蒯公子。昨拯姪女於厄。因而至此。想碧翁有眼。不絕忠良之後。故不令鸞離鵠別。而故假手於二三賊虜。使合浦竟得珠還。姪女。亭玉可一相見。患難中毋作兒女態。女愕視亭玉。復垂首默立。亭玉亦不語。老尼忽曰。姑娘拾得玉何在者。姑娘所言竟驗矣。曷不一示蒯公子。義伯不解。亭玉曰。玉乎。非吾劍條上所失之玉乎。乃謂義伯曰。姪兒劍條上玉。昨日忽失之。倉卒中故未告伯父。頗疑墮落是間。今果然。女郎入探懷出玉。復探得一小金戈。雙手致義伯曰。玉在是。復曰。此小金戈。吾父屬我於老蒼頭時與我者。且曰。此蒯家品。如見蒯家。以此爲信。姪女珍佩於懷。幸未失於強人之手。義伯曰。老蒼頭余曾見之。女喜曰。蒼頭尙在耶。義伯曰。否。彼時已垂死。想今不活矣。遂以前事一告之。女黯然。義伯乃左手執玉及小金戈。右手探懷。摸索良久。取萬里血書。反覆諦視。彼顧女。又回首視亭玉。大笑曰。天乎。天乎。萬里幸不負君託。可瞑目。余事畢矣。萬里有靈。可於青燈古佛間。睡夢中一相見也。言已復大笑。笑聲戛戛。龕上古佛殘金。乃簌簌如落葉墮。

記捕蛇者二則

半帆

台州天姥山。有一庵。二尼居焉。一師一弟。師曰圓法。弟名和靜。一日時方盛暑。小尼和靜作後山遊。見舂莽中伏一蛇。色如竹青。長可尺許。和靜觀而奇之。折竹梢撥之。稍甫及蛇身。覺手已癢。癢處即浮腫。知有異。絕馳回庵。訴於其師。圓法亦老於山林者。知蛇毒不可久延。急奔下山。適遇一捕蛇焉。乃告以如此。丐遂隨圓法上山。時毒已

上升。將及肘，丐視之曰：「此毒甚猛，卽命用繩繫紮其肘部，用草藥塗於浮腫處，性命既得保全，但是手永成殘廢。」並詢遇蛇之處。小尼一一告之。丐趨往視，果見一青蛇伏洞中。歸說二尼曰：「是蛇甚毒，予生平未之見。明日當來設法捕之。」翌日丐者果至，見其四肢皆塗以草藥，笑謂二尼曰：「若是蛇能爲我所殺，則我此身必殘廢。若不能殺，則我必死。死後可急置棺中，卽飭人抬往山巔無人迹處，以免流毒。我之力盡於此，如我竟死，可請吾師來，或有他法。吾師居隔山某廟中者言畢，卽緩步向草莽中進。丐甫近洞，忽大呼一聲倒地。二尼知丐已中毒，不可救藥，必死。急置棺中，抬置山頂。一如丐言。二尼覩此狀，方知青蛇之毒，心益懼，急命人往隔山某廟中覓其師。果見一老丐臥佛座下，呼醒之，告以弟子爲青蛇毒死事。老丐默然，隨之來庵後，察看良久，對二尼曰：「是蛇果毒極，今日無可爲。三日後當來除之。」是日老丐果擔一蛇而至，視青蛇仍伏洞中。老丐乃開其擔之一頭，取蛇入洞。蛇卽反跳而出，視之斃矣。老丐復取蛇入洞，蛇仍反跳出，死如前狀。如是者一擔之蛇試盡。老丐復於腰間出一竹筒，出二紅蛇，長可半尺許，亦如前法納入洞中。有頃，二紅蛇蠕蠕出，則青蛇死矣。老丐復收二紅蛇於筒中，衆大奇聞之。老丐笑曰：「青蛇之毒爲予平生所未見，初用滿擔之蛇爲其所殺，因欲分其毒也。至毒分去將半，乃用此二紅蛇入洞殺之。紅蛇亦甚毒也，但其毒尙不能及青蛇。青蛇果毒，但毒爲衆蛇所分，故紅蛇得勝彼而殺之。此青蛇吾實愛之，亦可收服如紅蛇然，但不解治是毒之藥，故不敢妄爲耳。衆皆嘆服。二尼持金謝老丐，丐辭不受。曰：「我去此毒蛇，已勝造七級浮屠，何用金爲？遂不顧而去。」

剡溪某姓家，遷一屋，耳室中凡人起臥。二三日輒病，家人患之，而莫解其故，亦不疑有他。一日，一捕蛇丐造門乞

以毒攻毒
其毒乃去

靈氣而知
蛇巧亦神

一蛇之值
可贖終身
捕蛇生靈
其亦不惡

食。家人欲叱逐之。丐忽大聲呼曰。弗逐我。室中有毒蛇。當爲捕之。家人益奇之。以爲痴癡。更厲聲叱之。丐誓曰。若無毒蛇。予甘受笞。能許我入室覓之。即可得矣。家人以其必受笞。姑許之。丐乃入屋徧覓。入耳室中曰。蛇在矣。取斧鋸擗去地板。果得一大坑。一巨蟒蟠伏。昂首據其中。蟒身周可半尺許。家人見而大恐。丐復覆地板如前狀。欣欣然曰。吾明日來當捕之。家人見蛇。始信丐言非虛。以爲神。是夜攝伏不敢聲。次晨丐者果負粗繩而至。全身皆塗以草藥。謂家人曰。吾將躍入坑中。爾等見蛇蟠我身。可抬蛇及吾於階上。袞下不可息。若子曰。停則停。言畢。乃入室。盡去地板。奮身躍入坑中。丐以二手緊握蟒之七寸。於是蛇身大轉動。頃刻間。丐蛇已不可辨。家人乃抬置階上。袞下一如丐言。上下可白。次忽丐曰。止。衆應命而止。視之。巨蟒斃矣。但丐身亦幾無全膚。衆稱奇。叩其故。丐曰。是蟒雖巨。然七寸爲吾所緊握。上已不得通其氣。又復節節受階石之袞軋。雖巨蟒能受幾次乎。况吾之受蟒也。初覺痛。旣而漸鬆。後竟不覺。身受巨蟒之蟠矣。故知其必死矣。何奇爲。衆聞之。皆咋舌。家人持金謝丐。丐辭不受曰。吾之願舍生命而來捕是蛇者。因欲得是蛇也。今幸而得之。吾願足矣。其皮之值。已足養吾終身。尙何用金爲。家人益大奇。置酒享之。丐乃痛飲。飲畢。以繩負蟒欣欣而去。是後耳室遂不復有臥病事。

某軍撫

東海

前清江蘇巡撫某公。粵人也。性仁厚。在任數年。政風頗著。嗣以宦途齟齬。差伍同僚。乃予告返籍。買權南歸。舟行數日。離粵尙遠。時值隆冬。雪花六出。飛舞長空。遠山風景。頓成白色。公閒倚蓬窗。小飲紅爐。顧而樂之。俄而岸邊來一丐者。單衣短袖。徒步往來風雪中。形神豪邁。絕無瑟縮戰慄狀。公諦視之。心異焉。遣僕逆之來。見公長揖而

撫軍大有
眼光

不拜。自云陳姓。命之坐。因與酒食。亦不稱謝。而提壺大酌。一舉十觴。食畢。手一烟管。長可尺許。中實烟絲。狂吸不已。時公所衣新裘。值金頗鉅。丐者在其旁。吸烟後。將餘燼擊出之。而公之新裘。已現熳火之微光矣。左右以其有意毀裘也。欲兵之。公止之以目。神色雍容。略不介意。徐與言。丐曰。客得無醉耶。然某方欲與君作竟夕談也。丐者狀若沈醉。但唯唯搖首而已。命役者爲展衾具。亦不辭謝。倒身竟臥。少頃而鼾聲大作。左右咸竊竊議之。蓋賤其人。且鄙其倨而無禮也。公獨拈髭微哂。比夜方半。衆皆熟睡。公亦就寢。輾轉苦不成寐。果聞水聲澎湃。濁浪排空。舟蕩搖上下。不沒者半版。從者大恐。公亦駭而起。問知所措。時丐者猶在醉鄉。嚶語喃喃。謔浪笑傲。諦聽之。則曰。君等休矣。乃公在此。慎毋爾爾也。言訖。波濤頓息。舟亦平定。衆復歸寢。公欣然若有所得。詰早公興。漱洗方畢。丐者亦起。向公再拜曰。公猶憶數年前東獄之少年陳某乎。我是也。戴公覆載。沒齒難忘。疇昔之夜。宵小無知。欲犯慈航。某幸已遣之矣。今別矣。願自珍重。停午。當有人寶物至。請納之。幸勿見疑。區區小物。匪敢言報。聊表微忱也。語畢。望江距踴一躍。則身在波中矣。冰寒水上。遊行如飛。一刹那間。已杳不知其所之。惟時公方望洋而嘆。其從者亦咋舌驚爲神奇。爭詰公前此招待之隆。謂其必有先見。公莞爾言曰。此亦無他。理本甚明。顧爾輩未察耳。氣寒如此。渠能於風雪中。便服單衣。絕不戰慄。豈常人可比哉。及登舟後。其氣宇舉止。卓爾不羣。固知其大勇。予輩此際之得免於險難。實伊之力也。爾曹無禮。白眼相看。然而不遭其辱者。亦云幸矣。由是衆皆驚服。初公之撫寧時。有少年陳某。粵人而僑於滬者也。爲其仇所陷。困於獄。公廉得其情。欲予超雪。其仇固勢家。賄賂公行。必欲置諸死地而後快。幸公廉介。力白其冤。而少年遂得出獄。不圖今日之有此奇遇也。及午公舟正鼓浪行。忽見遠處。

來一小輪。乘風破浪。行駛絕速。瞬息已到。一人立船頭。頻呼艤船相待。比過船。則手一小包。再揖而致詞曰。敝寨陳大王承公厚德。未嘗一日忘懷。謹遣某致白璧一雙。爲壽。希笑納。禮成。輒辭去。公解視之。則見羊脂光潤。絕無點瑕。返家後。每逢賓客滿座。輒出以示客。識者謂唐宋時物。實希世之珍。當與趙氏璧玉同其價值云。

野史氏曰。滿清之季。吏治貪鄙。富紳土豪。每奔走其門。以爲營私攻陷之地。賄賂交緣。何求而不可得。非公廉介。則陳某之死。固在意料中也。救人而卒食其報。宜哉。

記周玉

詩時

黃之愛玉
以其似己
也極極惜
極極信敬

周玉鄂夏口人。椿萱早逝。焚燹無依。途淪爲卑田院中人。蜀人黃某游鄂。遇之於江干。見其貌壯偉。異於羣丐。納爲僕。挈之歸。玉機敏勤懇。事主彌忠。每有事。他僕避不肯前者。玉輒慷慨自任。主因深器重之。黃某者。爲蜀之世家。饒貲財。而好施與。里有貧乏者。輒盡力資助之。揮金萬千。絕無吝色。玉亦深似其主。所得工資。大半散之。飢寒常不使有餘。同僚笑爲。獸夷然也。羅劉構兵時。省城大火。蔓延極廣。黃宅與焉。當火燎及庭時。舉家倉皇由後戶走避。行未遠。黃忽憶其兒未出。責乳媪欲身入救。玉進曰。火烈。若是。主弗輕入。奴受主深恩。義當代主一行。黃未及答。玉已冒烈燄而入。頃之。果懷兒。納主之手。黃大喜。視其兒。無毫髮傷。視玉則肌膚被灼。面目模糊矣。躡躡隨主逃。終以傷重不瘳。未幾卽死。黃感其忠而哀其遇。買棺函之。而葬其先塋之次。

詩時曰。周玉幼生編伍之間。長不習詩書之義。徒以感激主恩。忘身出其兒於熊熊烈燄之中。嗚呼。可謂義矣。抑吾每觀讀書談道之士。平時詡詡有不可一世之概。一旦膺顯職。猝逢風鶴。輒棄所守如棄敝屣。其與玉相去爲

何如耶。

病骸曰。智巧生而人心詐。讀書談道之士。智巧既生者也。遠不如目不識丁之夫。猶有純良之天性也。絕聖棄智而天下治。豈虛語哉。

徐寶山軼事

嘯虎

縣署捕役。以捕緝盜賊爲專責。外間必廣通聲氣。而後眼線始多。遇案可獲。以是前清末造。充捕役者。大率青紅幫首領。亦此勢所必至也。江都縣署。有捕役張某者。爲人和厚。遇鄉里亦甚善。人并不以下流薄之。徐公寶山當未發籍時。乃一長江著名梟販。綽號老虎。嘗以案入江都獄。張某格外優待。徐甚感之。某歲。江都歉收。米價昂貴。業米者多屯積。思待價而沽。於是搶米之案。日必數起。而仙女一鎮。尤爲獨多。以該鎮爲米業薈萃之區也。率衆搶米者。被捉入官。大率青紅幫中人。淮揚道蒞公光典。訪知張爲青紅幫首領。疑爲主動。乃執而下之獄。判爲永遠監禁。斯時徐公寶山已貴顯。常思營救之。而卒未得間。乃有朱大獅者。巨盜也。犯案多起。縣署求之急。徐公遂於斯時進言。謂朱盜非張某不能獲也。縣署然之。援帶罪圖功例。釋張某。令捕朱盜。張出而朱果獲。此非張之力。實則徐公早已爲之地矣。不過藉此爲張開脫。聊報前德耳。時在辛亥夏間。迨武昌光復。張勳欲堅守甯城。乃廣招衛甯軍。以厚兵力。徐公復薦張爲哨長。張刑後餘生。本無他志。但爲徐公薦。不得不勉應之。說者謂徐公早有革命志。欲衛甯軍爲內應也。張某既入甯城。張勳以衛甯軍爲新招。不可恃。使之爲前敵。退則白刃相加。時民軍圍攻甯城甚急。張進退不能。及甯城破。有人親見其縊紫金山而死。莊子曰。求其故而不得者命也。使徐公不爲

老虎亦知
報載非
老虎也

張某營救。則其於揚州光復時。亦安然出獄。乃不死於刑。而死於兵。一若其死地死法。有人佈置其間者然。非數也耶。

鄱陽盜

鄭良臣

前清時秣陵某公。巡撫江西。丁母憂。挾宦囊巨萬。奔喪旋里。時鄱陽湖多盜。而歸途必取道於斯。致進退維谷。適同鄉鎮台黃某。因事罷官。願偕行。黃某出身武舉。頗精拳勇。聞某公挾資患盜。乃自告奮勇。願保鏢。某公素耳其勇。欣然允之。並約若無意外虞。以金若干報。時方六月中旬。天氣溽暑。及舟抵湖口。暮烟四起。羣納涼篷外。遙見北岸樹林深密。有二白光閃爍。疾如飛隼。旋即繞舟三匝。仍歸舊所。忽聞艙內有聲。箱籠之鎖。無端自脫。急啓視之。則朱提累累。已皆不翼而飛。衆皆瞠目吐舌。莫爲之計。某公惟頓足嘆息。頻喚奈何。時黃某以白光既起自北岸樹林。往訪當可得蛛絲馬跡。遂請於某公曰。中途遭劫。某之責也。今日已晚。明日清晨。當冒死往探。不有以報命。不返也。翌晨。黃某隻身輕裝。上岸北行。奔走半日。毫無影響。而路途歧出。榆柏叢生。不知何處樹林。爲白光所起之地。時火繖當空。頭暈口渴。思覓一清涼地。聊爲駐足。遙見數武外。修竹中有茅屋數椽。一老者倚杖傍門。遠眺白髮蒼顏。面露英氣。黃遂向前致詞曰。小子探訪親故。迷失路途。奔馳半日。渴不可耐。幸長者垂憐。賜茶一飲。感德無盡也。老者曰。區區一茶。何云感德。客今乏矣。不嫌蓬草。曷入內少憩。若何。遂導之使入。見室中雖無陳設。而清潔邈常。老者曰。客請坐。老夫嘗入內烹茶奉餉也。黃唯唯。旋飲畢。別翁翁堅留少坐。與之絮語。黃心有所思。所答恆非所問。老翁曰。觀子之面。一似重有憂者。能否爲老夫一剖衷腸乎。語時一種誠摯之容。溢於言表。黃思

可謂三十
年老婦
纏孩兒矣

紅娘子釋
李三個亦
所謂英雄
情真離耶

一路馳驅。盜蹤杳不能得。曷以實告。或有消息可探。乃縷述昨日事。言適云探親者。實飾詞耳。老翁曰。異哉。是處昔固多盜。然今已矣。君實告余。余亦實告君。余名李三。幼時橫行鄱陽湖上。爲綠林事業者。二十年。積資巨萬。衆以余有驚人技。來去無蹤。故奉余爲首。四方豪俠之聞風投效者。絡繹不絕。聚衆至數百人。於是此鄱陽湖一帶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莫不悉遭荼毒。然余雖盜。自信尙有道。均取七而遺其三。且部下有傷人者。殺無赦。惟遇貪官污吏。必盡劫乃已。誠以官吏貪酷。較吾儕尤甚。故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使悖而入者。亦盡悖而出也。一日。余獨自出遊。散步林間。忽見一紅裳女子。後值一美貌小奴。且行且語。蹣跚而來。豔麗不可名狀。余英雄本色。心不爲動。然有一物。晶瑩澄澈。耀余眼簾。使余耿耿不能去懷者。乃一巨珠。光芒四射。懸於女郎頸際。余擄掠半生。珍異之物。所見亦復不少。乃從未覩此至寶。於是余故態復萌。躍躍欲一試。其妙手空空之技。不圖一剎那間。余忽覺遍身麻木。踣然仆地。欲躍起則力不能勝。時女郎怒目向余曰。何處狂奴。敢來犯吾。若亦知江湖上有紅娘子乎。言時顧奚奴曰。速殺此獠。免爲人患。時余惟瞑目受死。思此數秒時間。余之運命。殆將絕矣。一世英名。付諸流水。憤懣填胸。不禁大呼曰。天乎。李三蓋世英雄。乃傷女子之手。此天喪余也。女子曰。汝李三耶。江湖上早耳汝名。乃無用若此。真不值老娘一晒也。惟聞汝雖擄掠財物。從不放手殺人。盜而有道。有足多者。職是之故。姑赦汝命。後宜自慎。顧奚奴曰。去之。遂飄然去。余得慶更生。惶恐無地。惟時麻木轉甚。乃匍匐歸家。匝月始痊。亦不知女子爲何許人也。而向日雄心。消爲烏有。乃以餘資散給儕輩。改業爲良民。但一部份願仍操故業。亦姑聽之。惟此百里內不得肆劫。余遂卜居於此。平心靜氣。以求懺悔。將三十年矣。回首當時。恍如一夢。今垂

七歲能盡
得秘傳而
尚云厚然
則智者當
何若

垂已老。以向日之技能。未忍埋滅。遂傳諸二孫。蓋吾兒不幸已短命死也。二孫質雖愚。七年後盡得吾秘。故薄技幸不失傳。言時忽聞門外嬉笑聲。有二童子雀躍而入。逕趨翁前。拂鬢敲臂。憨態可人。翁曰。止。止。速趨客爲禮。勿使客笑予家教不嚴也。二童並揖黃某。黃某曰。令孫風姿英爽。將來必大翁門。翁曰。誠如客言。老夫之願遂矣。顧謂二童曰。汝等自昨晚至今。飲食無心。且時啁啾作私語。定有隱衷。懼爲余聞。速實言。否則將施鞭撻也。二童見翁震怒。斂容答曰。祖父亦知江西巡撫某公乎。夙聞彼敲剝民人。侵吞公款。民間之蠹賊也。今買舟過此。滿載而歸。爲孫偵知。乃略施小技。盡劫其財。今已埋藏後圃。正欲稟知。未識當若何處置之也。翁曰。有是哉。汝等此舉。雖不爲過。然余已痛改前非。此累累黃白物。有之實增余累。某公鑣客。現在此間。但令彼轉語某撫。能將此不義之財。散給貧苦。或作地方公益之舉。則予等何妨舉以奉還耶。言時復笑顧黃某曰。客歸須轉語勸導。不然。雖千里之外。某能褫其魄也。黃時汗流浹背。面色灰白。長隱請曰。翁之豪俠。實令小子欽佩無已。惟此渡鄱陽湖。長途渺渺。倘再遇變故。決不復如翁之任俠週全。其奈之何。翁能始終成全。助小子護某公安渡鄱陽湖。雖結草啣環。猶嫌報之尙微也。翁笑曰。客真所謂得隴復望蜀者矣。老夫不作馮婦。於茲三十載。技久荒疎。况日居清淨之鄉。懶骨已成。何堪復爲世用。無已。二孫年雖幼。技尙可觀。命彼等爲一臂可耳。黃欣喜不勝。即欲告辭歸舟。乞翁命僕從運原物歸趙。二童哂曰。客誠愚哉。不見余取之之時乎。既如此而取。亦如此而還。客今速返。明日日中。予等當自至也。黃某堅請訂約而返。時某公久俟舟中。心乃轆轤。焦灼萬狀。正欲使人追蹤刺探。則見黃急馳而至。面露喜容。某公心亦稍慰。黃登舟。縷述前事。且曰。此後予等可高枕無憂。不虞強暴矣。某公驚駭之餘。天良發現。曰。以

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比返家鄉。必以宦囊捐助地方義舉。以副老翁之期望也。翌日停午。某公命啓箱熟觀。思一驗其若何。送至。移時忽見二白光破窗而入。燦爛不可逼視。瞬息間黃白物已列置箱中。驗視則固未損毫末也。而久候二童不至。不得已揚帆進發。及夜。忽聞呼嘯一聲。月光下有羣盜踏波而至。黃某亟發一鏢。盜首接而還擲。黃某立仆。衆方大驚。忽見羣盜以次墜湖。紛紛倒退。衆又大喜。某公避至船梢呼曰。此二童又何來哉。蓋仰視見二童箕踞桅上。手持青蚨數十。遙擲羣盜。發無不中。中者立殤。少頃波平如鏡。皓月當空。而羣盜均與波臣伍矣。某公固請二童下桅。二童曰。此去已出荆棘。而履康莊。公請無虞。惟前言在耳。慎記勿忘。不然者恐不利公也。化二白光騰空飛去。不知所之。時黃某已自出金瘡敷於傷處。進謂某公曰。是殆劍俠之流也。某公自此不復爲官。出資捐助地方。隱居以終老焉。

病骸曰。世有如李三者千百人。吾知雖有極貪黷者。亦不敢好官自爲。妄括民脂矣。顧世少李三。此以官爲利者之所以多也。

勞玉如

阿鵲

趙延齡有女名娟。若姿態秀麗。天姿穎慧。喜讀書。頗知大義。趙珍逾掌珠。搆小樓以居焉。樓在後園西隅。地瀕伯鸞溪。百葉窗啓。則西神翠巒環供。几側十里烟水。玩之席上。夫以娟若之明媚瀟灑。而處此雲林尺幅之間。亦可謂相得益彰。無缺憾矣。

溪榜人家。多以種菱爲業。夕陽未墜。微風吹浪。十七八好女子。素手相攜。輕盪蘭漿。徐向水雲鄉裏而去。未幾清

歛四起。響遏行雲。所謂探菱歌是也。娟若至此。則斜倚紅欄。凝神細聽。其中以緋裳女郎之妙音爲冠。娟若尤爲屬意。緋衣女郎。苟一不至。娟若則神爲之悵。意爲之鬱。見則清興盎然。黛蛾爲舒。彼此雖未相識。而愛慕之忱。殆不淺矣。然而緋衣女郎。固不知也。無何。黃葉滿地。秋深矣。溪頭歌聲。水邊菱影。已成廣陵之散。徒曠得一泓冷水。數點青萍。爲天地間點綴此荒涼之境。娟若處此。宜如何乎。

緋衣女郎。小家碧玉也。生長陶家村。村在伯鸞溪西濱。與娟若讀書樓對峙。相距不過一里。鷄犬聲可相聞也。村中皆姓陶。其父業漁。所生僅一女。女名倩娘。七歲失恃。父出漁。女恆獨居。村西有蕩子名小七。涎女色。有日矣。女嚴正不得違。而心猶未死。嘗欲圖之。倩娘有媼尤氏。寡而蕩。恆與里中惡少狎。小七其一也。倩娘甚鄙之。平日頗不願與周旋。一日村中來一人。謂訪探菱女。衣緋色裳者。尤氏聞之。詢其人。知係趙家使者。心竊慮焉。八月探菱時。倩娘非穿緋色舊羅裳耶。然則探菱女甚衆。趙家小姐。曷爲獨訪倩娘耶。豈以其歌音清妙愛之耶。則謂其人曰。緋衣女。吾家倩娘也。此時適外出。歸後。當令其應召。至。其人乃諾而去。

稍娟若自不見倩娘後。寤寐之間。若猶聞其妙音。久而久之。相思益深。人面非復舊時矣。延齡愛女特甚。頻詰之。始舉以告。延齡遂爲之訪求。一日有中年婦僮一少女。踵門求謁。詰之。蓋卽所訪之倩娘。及其媼尤氏也。不勝欣喜。迺延之入。娟若聞之。急促倩娘見。至卽命其歌探菱曲。聽之。似不若昔日之妙。尤氏代言曰。近日略感風寒。嗟子較昔稍退。娟若乃不再詰。且請留焉。尤氏允之。倩娘於是宵遂與娟若同宿。

翌晨。伯鸞溪畔。小酒店中。喧譁趙家盜劫事。謂趙女之慘死。尤令人嗟悼。尤奇者。矛弧之盜。乃係一女子。蓋卽陶

吹簫一池
春水干癯
其事

陶家老漁之女倩娘也。娟若小姐。因聞其歌聲慕之。特徵之家。詎知引盜入室。自招無妄。今倩娘已不知下落。而老漁苦矣。陶家村人聞之。遂揚傳於村中。村中人皆不之信。以倩娘未嘗出也。惟嬌尤氏。清晨即不見。而其門亦洞開。皆指爲可疑。所謂老漁者。即倩娘之父也。以其老於漁事。故名之老漁。聞此。不勝震駭。歸與倩娘語之。倩娘亦怵然。惟連呼冤。號啕不已。哀聲達戶外。村中人皆來慰勸。就中有勞玉如者。俠義有朱郭風。平生樂爲人抱不平。且素重倩娘之貞淑。暗思隔昨既未出。而此不白之冤何來乎。當必另有有人在。尤氏既至趙家。今猶未歸。自涉嫌疑。所謂倩娘者。必爲贗鼎無疑。乃厲聲於衆前曰。光天化日之下。誰謂無包拯。緹騎來吾當首之。村中人始皆驚懼恐波及。及此乃羣情轉安。有若黍谷回春。且氣壯辭厲而言曰。吾等當爲公後盾。

趙延齡既抱傷女之痛。復受失物之恨。憤甚。遂即稟報縣署。縣令即飭吏捕陶倩娘及其父老漁。尤氏不在。乃免勞玉如。如果首官廳。力白倩娘被冤事。時縣令趙某。與趙延齡同族。對於此案。格外注重。雖知倩娘老漁爲人陷害。然與案情有關。不容疎視。故經一度之鞠訊。即收入內監。一面飭吏偵緝尤氏。老漁以年將六旬之人。又未經慣此等磨折。入獄未滿一句。即以憤死。勞玉如聞之。捶胸跌足。向天而言曰。吾勞玉如苟今日死。即已。若天假我年。吾於此案。決不使彼糊塗定讞也。彼狠心狗肺之尤氏。縱在天之涯。地之角。吾必踏遍九洲。覓之以雪此冤也。言畢。囊金而出。滬上爲海內第一商埠。故勞玉如尋覓之手續。以上海爲第一步。既至滬。則四出探訪。顧人海茫茫。何處可得。居半月。擬離滬赴杭矣。乃於南京路閒行。忽見一人倉皇。追踉蹌而行。勞玉如疑之。則尾之行。其人狀更窘迫。忽一摩托車。突如其來。其人不及避。則被撞倒地。巡捕馳至。止車勿行。勞玉如亦追至。其人非他。蓋即

勞玉如日夜所覓之尤氏也。

婦若死
太寬未
快閱者
不免

先是娟若之美。小七固亦羨之。緣自顧形穢。知不足當娟若之一盼。妄念乃息。後聞尤氏謂趙使訪倩娘之事。乃死灰復燃。奸心斯熾。遂與尤氏計議。飾己爲倩娘。令尤氏伴送趙家。娟若既愛慕之切。若是一旦相見。當必親之倍。蕤倘得同宿。吾卽相機行事。尤氏以爲善。乃如計行之。趙家果不之疑。蓋倩娘之面。彼等初不識也。娟若雖稱其爲緋衣女。而臨高望下。狀貌究難明辨。惟其聲音。略可記憶。然而相隔多日。亦難審別。故尤氏爲曲解之。娟若卽深信不疑。迨與同宿。始悟爲惡少所陷。而身已被困。縱竭力抗拒。究非小七之敵。卒爲亂扎而斃。蓋小七恐計或不成。翻爲所虜。故懷利刃而入。以備不測也。娟若既殤。傍有小婢亦被扎。於是翻箱倒篋。掠貴重之物而颺。蓋小七於柔術習之有素。娟若所居之樓。旣不甚高。小七視之。直躡堦耳。尤氏夜坐不寐。窗櫺忽起彈指聲。啓視之。乃小七。則詢所由來。小七舉以告。遂復密謀。卽於是宵。他遁。潛居滬濱。迨聞倩娘被逮。老漁死於囹圄。彼卽揚鱗大笑曰。吾之始願固及此也。蓋小七以倩娘之堅貞。屢受投梭之拒。銜恨固深。而尤氏亦以倩娘平日之冷疏。陽雖和之。心實仇焉。所以設此毒計。詎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乃於此適爲勞玉如撞見。尤氏畏之若虎。故見而卽逸。又爲汽車所阻。尤氏於此。亦自知無可復逃。顧奸譎性成。處此山窮水盡之際。猶冀萬一之幸。乃施其媚惑手段。笑視勞玉如而言曰。幸矣。尙未傷及。不識勞伯至滬幾日矣。今日何緣。邂逅於此。盍來妾處一玩也。勞玉如默計此婦甚狡。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且彼事決非一人所能演成。今旣匿處此間。奸人當必與俱。不如將計就計。隨彼至寓。一併羅之也。意旣決。乃亦笑顏相承。如約而行。巡捕以人旣未傷。旋亦散。勞玉如隨尤氏行。經無

在租界中
捕獲罪犯
其間尚不
手解送也
此爲小說
姑仍之

數曲折。始達彼寓。寓爲一矮屋。其地爲法界敏體尼蔭路盡頭處。異常冷落。惟有一如螢之電燈。吐寒芒於黑暗中。胆怯者至此。當必毛豎體戰矣。勞玉如孔武有力。固不以此爲虞。但思旣入其巢穴。勢必驚彼羽黨。彼時欲以雙手而捕二人。必難全獲。且身陷內地。究非所宜。不如先制尤氏。而後及他。較爲穩也。於是乘尤氏不備。卽以一手按倒於地。撕襟布塞其口。躍向扉前輕扣之。果有人出應門。音似相識。門旣開。勞玉如卽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一掌擊去。其人果大呼一聲。應拳而倒。恐其躍起。復以足踏其胸。使不能運力。於是出繩縛其手足。而後起。蓋勞玉如在滬多日。出必腰纏繩索。懷利器。以備不時之需也。尤氏與小七旣被獲。室內僅一垂髻女。見勞玉如則掩面入。勞玉如疑猶有餘人。更持刀竄入。見小婢假伏屋隅。餘無他物。遂諭小婢以尤氏及小七事。小婢心始安。勞玉如察其非僞。卽詢捕房所在。使報告之。小婢諾而去。未幾。履聲橐橐。法捕至矣。勞玉如卽告以案。並請收押以待引渡。捕房允之。勞玉如乃以此消息聞於錫。

閱數日。無錫社會上。遂喧傳趙家盜案已破獲。真犯尤氏與小七。已由滬解錫矣。陶倩娘的是被冤。現將開釋。畢竟天理昭彰。不虧善人。疑案到頭。卒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彼尤氏與小七。懷此狠毒之心。豈能免哉。讞旣定。遂於是年將尤氏小七。宣告死刑。臨刑之日。人人稱快。

邑中有某士人。欲倩娘之賢。乃聘之爲媳。生三子。均穎慧異常。以次子爲陶嗣。俾紹先緒。

勞玉如畢此事後。志滿意得。恆逍遙於山水之間。鄉人亦敬之如神。每式其儀以爲後生法云。

此事發生於清光緒時。距今二十餘年矣。余幼時。恆聞長者言之。倩娘與勞玉如。余曾見之。倩娘幽閑貞淑。自是

武俠大觀 勞玉如

純良婦人勞玉如俠骨崢嶸。豪氣逼人。洵不愧濁世大俠。崇仰之餘。傾羨莫名。語曰。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吾於勞玉如見之矣。

中國精武體育會章程

第一章 定名

第一條 本會初由中國技擊專家霍元甲君發起專事技擊一科繼欲擴充體育範圍附增游藝兵操文學三部定名中國精武體育會

第二章 宗旨

第二條 本會以提倡武術研究體育鑄造強毅之國民爲主旨然武術本屬專門之學必須專心致志乃可期成凡屬政治結社及一切團體概不預聞免礙學業

第三章 會所

第三條 本會所設在上海提籃橋倍開爾路工部局公學隔壁第七十三號門牌電話第東一百十九號

第四章 會員

第四條 凡立志堅忍確無嗜好年在七歲以上有商界或會員介紹者得爲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會員分特別通常會員名譽贊成員夏季會員四種

(甲) 特別會員 入技擊部而兼他部者

(乙) 通常會員 祇入游藝部者

(丙) 名譽贊成員 贊助本會及捐助經費者

(丁) 夏季會員 入技擊部而兼他部者唯以暑假四十天為限

第五章 職員

第六條 (一)正會長一人總理會務 (二)副會長一人協理會務遇正會長不到時得代行其職權 (三)

幹事長一人駐會執行會務 (四)書記員一人司書札記錄 (五)會計員一人司進出款項 (六)調查

員二人調查會員行止及各界對於本會意見藉資奮勉以期會務日臻完備 (七)幹事員二人司本會一

切庶務 (八)會醫一人司本會衛生醫藥事宜 (九)名譽會董無定額凡滿任會長本會均舉為名譽會

董俾遇事有所就正

第七條 本會各職員除正副會長外均由會員推舉其富有責任心者當之一年期滿如為職員部挽留亦可

連任

第六章 會費

第八條 特別會員每月收費二元每半年收費八元每年收費十二元十六歲以下之會員年月費均減半通

常會員每半年收費二元夏季會員每四十天收費一元均於入會時繳交會計處

第七章 科目

第九條 (一)技擊部 拳術 兵器 對手(即拆法) 內功(即運氣) 箭術

(二)游藝部 足球 網球·木球 鐵球 鐵餅·彈子 乒乓 槓子 籃球 鞦韆 溜冰術

凌空術 攝影術 平檯 木馬

(三)兵操部 兵式操 野戰術 汽鎗打靶 畋獵

(四)文學部 各種體育書報 (中西文夜學) 打字 圖畫 音樂 (京調粵調軍樂洋樂)

附技擊名目派別表(另有內功(即運氣)課程不列表內)

黃河流域派技擊術

(一)拳術 潭腿 工力拳 節拳 硬腿 大戰 脫戰 短戰 十字戰 少林拳 穿拳 插拳 二郎

拳 五虎拳 五虎架 溜腳式 金剛拳 擋拳 霍氏練手拳 撩擋拳 殺蛟拳 太祖拳 關西

拳 八極拳 小紫拳 腰步槌 順步槌 黑虎拳 醉八仙 懶拳 孫膺拳 臥地豹 十二步架

青龍拳 伏虎拳 形拳 四陸拳 (以上拳術獨習類)

接潭腿 合戰 串子 八拼 猴拳 擋步槌 五郎槌 三步架 四門拳 捏手拳 套拳 紫拳

開門豹 湧步槌 (以上為拳術對手類)

(二)兵器 達摩劍 綈袍劍 五虎鎗 夜戰鎗 提爐鎗 攔門鎗 花鎗 露花鎗 金輪雙舌鎗 春

秋大刀 提爐大刀 太極大刀 方天戟 雙鋼 雙刀 雙八卦刀 九節鞭 雙左鈎 虎頭鈎

峨嵋鎗 雙刺 攔門缺 八卦刀 協八卦刀 六合刀 解腕刀 抱月刀 劈山刀 二郎刀 露

花刀 雪片刀 虎撲羣羊棍 齊眉棍 擱耳棍 孫臍拐 大掃子 太極大鎗 老子鎗 雙峨斧
幡刺 (以上兵器獨習類)

對手鎗 戰鎗 雙刀對鎗 單刀穿鎗 大刀對鎗 拐刀對鎗 雙拐對鎗 金剪鎗 雙掃子
鎗 雙刺對鎗 虎頭鈎對鎗 三節棍對鎗 盤龍棍對鎗 對手大刀 大刀對方天戟 對手雙刀
對手八卦刀 對手單刀 斷門刀 單刀對大刀 對手三節棍 對手棍 霹靂棍 (以上兵器
對手類)

(三)空手入白刃 空手奪鎗 空手奪刀 空手奪雙七

▲長江流域派技擊術

(一)拳術 四門重手 天罡手 十字手 八黑手 蔣拳 林氏下山拳 小梅花拳 照陽手 金鎗手

興唐拳 武氏十八技 脫桎拳 獨臂拳 醉溜腔 醉八仙 (以上拳術獨習類)

紅操 黃操 花鮑操 短手 (以上拳術對手類)

(二)兵器 梅花鎗 鳳池刀 蹤撲刀 武氏刀 少林棍 金箍棍 五郎棍 板橋 (以上兵器獨習
類)

第八章 時間

第十條 (一)技擊部 每晨六時起至晚上九時止由教員分班教授凡屬特別會員無論何時均可來學

(二) 游藝部 足球運動在星期六及星期日 網球運動每日下午四時至七時星期六及星期

兩日則由下午二時至七時其餘若彈子攝影術等則可隨時為之

(三) 兵操部 兵式操及野戰每星期五六兩日由上午七時半至八時半星期日由上午八時至九時 汽鎗打靶每星期日上午七時起至八時止收獵無定時

(四) 文學部 夜學每星期一二三四晚由七時上課至九時音樂每星期一四二五晚由七時至九時 星期日則由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三時至五時 打字圖畫無定時

第九章 畢業

第十一條 技擊部會員滿兩年給以初等畢業文憑滿四年給以中等滿六年給以高等畢業文憑各等畢業均於開秋季運動會時舉行高等畢業後有欲再求精進以竟全功考尤為本會所歡迎其會費并可按年遞減

第十二條 兵操部會員操滿兩年後由主任者考試程度及格者給以畢業證書作為模範隊畢業後每星期日仍須會操一次以資後覺之觀摩而促操務之進行一年期滿即退伍作為續備隊

第十三條 攝學部員畢業不拘年限但須將所攝景物成績交該部主任評定認為合格始以畢業證書以謀藝術普及廣招同志不限會員外人成績及格亦可得畢業證書唯須繳證書費一元

第十章 運動

第十四條 本會每年開秋季運動會一次

第十一章 開會

第十五條 本會各職員每日晤面必有定時遇事自可隨時解決如遇有重要事項則開全體大會議決屆時先由書記員發信通告

第十二章 書報

第十六條 本會所置中西書報祇以供會員夜學之研究及公餘之檢閱無論新置舊存一概不能攜出本會書報室外以免散失及妨礙他人之取閱

第十七條 會員所送或暫存本會之書籍祇許本人借用但須在借書簿填明姓名及交還時日以便管理者檢查此外無論何人均不得沿例借用

第十三章 規約

第十八條 同人組織此會為強種保國起見凡屬會員均宜奮勉練習以養成剛健強毅之風而剷除萎靡頹惰之習

第十九條 特別會員每日練習須依所訂技擊課程表由教員教授間有不諳方言及不明所授要旨者儘可詢問各畢業會員自當詳細解釋

第二十條 特別會員因事不暇練習者須致函書記處告假（惟遵守勵志團規約者不在此例）

第二十一條 本會所置技擊器械會員均宜愛惜用畢須妥置原處幸勿隨意拋棄餘如所植花木各種游藝器具及彈子檯等尤宜格外將謹以保公物

第二十二條 浴室內所置灑水浴器及磁盆等會員均可享用惟水管龍頭啓閉用者須特別留意以免濫耗
冷熱水

第十四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凡特別會員而遵守勵志團規約者(勵志團規約另載)本會免收其夜學費外並爲之備衣櫃鞋箱各一個藉表歡迎勤奮會員之誠意

第二十四條 兵操部員之操衣及汽鎗均可由本會代辦如覺有切實保證不致半途輟者其中費用併可豁免

第二十五條 攝影術部之暗房沖片器具及佈景等物會員皆可借用惟相片及沖片藥水須用者自備

第二十六條 游藝部會員來會運動時須攜帶本會所給會證俾易查詢而免外人雜羈

第二十七條 各部細則未克備載會員欲知詳細者請逕向各部主任面詢一切

精武體育會勵志團規約

往哲有言業進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惰嬉之與惰多乘人於不覺此本團之所由創立也夫吾人初心向

學孰不欲日焉精進學業有成然而陋習中人賢者不免初則有因而曠課尙謂補之以來朝繼且無故而自欺寢假遂成爲痼習噫嘻旣嬉以惰乃荒而毀矣同志等有鑑於此特組斯團命名勵志以不曠課爲主旨以無自欺爲決心嚴訂約章不事假借切望同人持以毅力策以朝氣養成堅忍強毅之性毋負昂藏七尺之軀凡我同人愿終始焉旣證此盟望守規約

(一)本團公舉團正一人統理應行各事會計一人司理進出帳項以一年爲期每年正月開會選舉團正及會計當選者得連任

(二)團員分普通學生兩種普通團員曠課一次罰洋一元學生半之

(三)團員如因事告假須在上午九時以前逾時卽作曠課論并須照罰款繳一成以作告假費若用電話告假則照罰款之半數繳納

(四)團員因重要事務須告長假若一月以外其告假費得減半繳交唯無論長假短假其告假費最多收至一個月(卽一元五角)卽行停止告長假後而到會一次者卽將假期註銷

(五)音樂部會員每星期祇上課三次不易受罰故罰款及告假費均照定例加倍以昭公允凡音樂部員逢聚宴時經教員指令歌唱或操各種樂器者均不得規避否則罰如曠課

(六)本團員上午九時以前技擊兵操槓架平槓及田徑賽外不得作種種游藝違者罰如曠課

(七)曠課罰款一月以內不得逾十元之額學生不得逾五元之額否則將受罰者名字註銷所有罰款及告假

費均須每月繳清

(八)逢雙十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新年日及運動會後一日本團均放假一天設遇特別放假則由團正臨時宣布

(九)團員倘一年內無告假及被罰者當以團體名義撥款製銀牌贈之若勇於赴學為教員團員所公認者則贈以金牌藉表歡迎勤奮同人之誠意牌分三等一年刊勤字二年刊奮字三年刊毅字

(十)本團每年均有宴會臨時不到者須預早請假否則照上列第二條議罰

(十一)遇聚宴時無論何項團員均可自由請客藉增興致唯每次每客須代繳一元

(十二)酒能誤事亦且傷生昔賢引為大戒體育家尤當禁絕第恐陋習相沿積重難返逼得嚴訂罰例以示節制每次罰洋一元酒值仍須自給外客飲酒則請客者仍照罰一元

(十三)本團體真意無非欲養成各團員自治能力俾互相淬勵其精神以為將來擔當繁劇之準備深願罰款寥寥無幾金牌日見增加則非特本團體之幸抑亦社會之福也但本團體為尊重人格計并無介紹逼等手續如自願入團者請逕向會計處註冊可也